

# 易經講話目錄

自序	一
問答一	五
問答二	一〇
第一講 元亨利貞（附長短略）	一七
第二講 吉凶悔吝（附分合略）	二二
第三講 現象段落的分析（附動靜略）	二七
第四講 形勢如何樹立（附通塞略）	三二
第五講 由分合到異同（附假托略）	三六
第六講 陰陽與進退（附進退略）	四一
第七講 發創時期的作法（附取與略）	四六
第八講 蒙昧時期的自處（附公私略）	五一
第九講 怎樣運用對待的原理（附順逆略）	五五
第十講 需要和爭執（附是非略）	六〇

第十一講	羣體之統率（附利害略）	六五
第十二講	幾種不同的結合（附隱顯略）	七〇
第十三講	兩極現象（附多寡略）	七五
第十四講	消息往來（附趨避略）	八〇
第十五講	二重畜養（附寬狹略）	八五
第十六講	如何向前行進（附視聽略）	九〇
第十七講	剛柔相濟（附專眾略）	九四
第十八講	時位作用（附勞逸略）	九九
第十九講	泰否之間的關係（附恩怨略）	一〇四
第二十講	能同則大（附遠近略）	一〇九
第二十一講	處世最基本的態度（附同異略）	一一四
第二十二講	振奮的條件（附虛實略）	一一九
第二十三講	綜錯互變（附馴傲略）	一二四
第二十四講	應比乘承（附警懈略）	一二九
第二十五講	爲什麼需要整飭（附甘苦略）	一三四

第二十六講	何以臨民（附反復略）	一三九
第二十七講	風教由來（附錯對略）	一四四
第二十八講	動靜一解（附損益略）	一四九
第二十九講	對人的觀察（附乘除略）	一五四
第三十講	剝復之幾（附緩急略）	一六一
第三十一講	處困之道（附主客略）	一六六
第三十二講	什麼叫做鼎革（附前後略）	一七一

## 原易目錄

○易之涵義	一七七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一八〇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一八五
○先天八卦與後天八卦	一八七
○重之爲六十四卦卦分六爻	一九二
○象數理及綜錯互變	一九八
○五行與河圖洛書	二〇九

⑦六十四卦指要

二一六

編後餘言①

二三一

編後餘言②

二四九



## 自序

易與天地準，所包者廣，而又無微不至，所入者深，惟其廣也，故據一以類萬，語乎此而涉乎彼，非僅一學一藝之範圍，惟其深也，故因顯以窺隱，原諸始而要諸終，非僅可見可聞之境界，自王弼掃象，易漸不明，有眩於易之廣，不免執偏概全，有味於易之深，以致捨本逐末，而世所習見之程傳朱義，專就文辭求其理之可解者，象既不存，數亦見絕，宇宙造化之妙，更略而不詳，易遂愈趨愈狹，所得知者，夫婦尊卑之倫常已耳。

夫易之爲易，通幽明，知生死，彌綸天地之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析而言之，寒來暑往，四時成序，有關於天體運行者，易也，安貞厚載，品物咸亨，有關於地勢含弘者，易也，雲行雨施，雷風相薄，有關於氣象變遷者，易也，天地絪縕，男女構精，有關於萬物化生者，易也，開物成務，制器尚象，有關於人文經綸者，易也，消息盈虛，反復其道，有關於盛衰嬗遞者，易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有關於鬼神情狀者，易也，參伍綜錯，觀其會通，有關於吉凶幾微者，易也，旁及奇正長短，文韜武略，由於易之發揮者也，陰陽五行，醫藥術數，由於易之啓迪者也，丹鼎黃白，太乙奇門，歷來所傳

之方技，無一而不淵源於易也，不觀夫孔子之贊大象乎？孔子於六十四卦大象，不曰「君子以」，則曰「先王以」，以者，因之也，用之也，以「天行健」而「自強不息」，以「地勢坤」而「厚德載物」，即因宇宙法則而用爲人倫規範焉，是則易之本旨，固在鈎深致遠，所探討者乃整體之宇宙，用爲人倫規範，不過孔子引伸之一義，豈徒局促於夫婦尊卑而已哉？

易之深且廣，無論矣，尤其爲道也，流動不居，惟變所適，變則其情恍忽窈冥，甫覺其爲是，倏焉而又覺其非是也，故治易者，必有所以治之者資爲依據，於是而有象，而有數，而有理，乾馬坤牛，乾首坤腹，象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數也，初潛上亢，陽極陰生，理也，象以擬之，數以測之，理以證之，三者備，然後可以言易矣，蓋以易之變，即爲宇宙萬有之變，宇宙萬有，雖其變化錯雜紛紜，而於錯雜紛紜之內，究有變化之形迹在焉，擬其形迹，斯不得不求之於象，品類分佈，各具等差，大如泰山，小如秋毫，壽如彭祖，夭如殤子，凡此空間之大小，時間之長短，自非偶然，測其等差，斯不得不求之於數，熱極則風，壅極則通，宇宙變化，莫不遵循一定之法則，以爲之脈絡，易之涵義，變易而外，更有不易之義者，即指此也，證其不易之義，斯不得不求之於理，然而象如不明，理從何出，數如不究，理必難精，故理也者，應以象數居其先，

不務象數，而欲求理，是猶不苗而求穀，無本而求花，行見其徒勞心力耳，或曰象數失傳，莫可究詰，斯言也，無乃未之思也，京氏之八宮，邵子之皇極，固皆本諸象數，以析易理，且有連山歸藏之遺意焉，獨惜後之學者，囿於程傳朱義之說，展轉相因，益以象數遂輿，非涉獵粗疏者所能得解，坐是而易學不明，可慨也夫！

鼎革而後，西學大行，國人醉心於聲光電化，又懾於堅甲利兵，向之所奉爲傳統典常，至是則漸生疑慮，以爲過於陳舊，無補時艱，所謂新文化運動，遂從而推波助瀾，以「紅學」爲天下倡（新文化運動者稱紅樓夢爲紅學），而對四書五經，輒斥之不遺餘力，數十年來，經學一科，不登於講席，寂焉莫聞，幾已成爲絕響，夫經學之爲義，宇宙間之真理所在也，真理所在，無古無今，何新舊之有？嗚呼！風氣披靡，積習已深，今之讀書士子，不知經學爲何物者，比比皆是，以易而言，求其能通程傳朱義，尙不多見，遑論京氏之世應飛伏，邵子之日月星辰乎？近讀德人衛理賢（Richard Wilhelm）及美人柏仁斯（Cary F. Baynes）所譯解之周易（一九四九年出版），有歐洲心理學泰斗爵恩氏（C. G. Jung）爲之序，若曰：「如人類世界有智慧可言，則中國易經，卽爲唯一之智慧寶典，吾人在科學方面所得之定律，十九皆爲短命者，而易經沿數千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且已駕乎因果律之上，而與近日原子物理學，頗多類似之處」。外

國學人，不以爲舊，其肯研究也且如此之勤，而所表彰者又如此之力，國人對之，應知所以自反矣！因於講易之餘，輯稿成編，謀與海內外諸君子共維絕學，初未嘗計其淺陋云。

是編所輯，多爲電臺廣播詞，電臺廣播，不能與聽者親切相對，且無從畫卦作圖以曲盡其情，故師孔子大象之意，由人事以明天理，將宇宙造化引伸至於社會現象，藉使人天之際，融爲一體，庶乎意遠而言近，不致遽奧難解，人人得以知易矣，但易之深且廣，固不止此也，故益之以長短略，而附原易八章，首太極迄於六十四卦，各申其義，兼作綜合說明，以便初學者循序而進，稍窺四聖宗廟於萬一，至於編內各節講解，有泛論易例者，有分釋卦理者，要皆順其層次，參照序卦，慎爲排比，期能前後一貫，並在編首增列問答二則，先明其概焉。

桐城周鼎珩序於乾初易舍

## 問 答 一

問：一般知識分子，對於易經這部書都很陌生，看到易經裏面畫的些卦，大家總以為是部卜卦的書，而且江湖賣卜的人，有好多拿易經來號召，究竟易經是不是專門卜筮之書？

答：我想這是流俗相傳的錯覺，固然，中國古代設有卜筮之官，遇有國家大事，便運用易經的原理，以占吉凶，那是因為易經包括太廣，含有各種推理方法，於是卜筮之官，遂將易經各種推理方法，引伸到占斷上面，以作卜筮之根據，並非易經就是專門研究卜筮的，卜筮不過是易經的餘緒罷了，試觀四庫全書，圖書集成，或則是永樂大典，編列次序，都以易經冠其首，假使易經只是卜筮之書，那不過居於藝術部門的一種而已，如何能為羣書之冠？以孔子天縱之資，刪詩書，著禮樂，作春秋，而對於易經，則曰假我數年，可以學易矣，詩經書經可以刪，禮記樂記可以著，春秋可以作，獨對於易則曰學，由此便可窺見易經的廣大精深，那裏是卜筮小術能够概括得了？

問：易經既然不是卜卦的書，那麼，為什麼畫些卦來表達意思？就是經文的用語，也極其別緻，什麼龍呵，什麼馬呵，令人猜測不透，近乎玄虛，所以有人稱之為玄學，

是嗎？

答：固然，易經是以卦為主體，經文的說明，也是從卦引伸出來的，為什麼以卦作意思表達的方式？因為人類的語言文字，在表達意思的功用上，有些時候是不够的，日常生活中，由於語言表達的不正確，以致很好的意思，而使對方誤會為很壞的意思，這種情形，是常常有的，譬如人在生病的時候，對醫師說明病痛，只能說出某部不好受，某部難過，至於怎樣的不好受，怎樣的難過，那種滋味，是無法形容，語言表達的缺陷，於此可見一斑，至於用文字來表達意思，在功用上還不及語言，而且中國文字，據康熙字典所蒐集的字數，只有四萬七千多字，有好多意境，是寫不出來的，何況易經的原理，不僅限於人事之一環，而是探討整個的宇宙，宇宙是那樣的廣大無涯變化莫測，所以只有拿卦來表示，纔可以活動的描摹宇宙情態，易經的卦，雖是八卦六十四卦，但其變化無窮，由六十四卦引伸，便為四千〇九十六卦，再引伸便為一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卦，以至於無窮，可與宇宙同其變化，因此，易經就以卦來表達這些複雜的意境，也可以說：易經的卦，就是意境的符號。

至於易經用語，如龍馬等類的文字，那完全是因象取譬，說龍並不是講實際的龍，說馬並不是講實際的馬，易經的某一卦，是統攝某一類的現象，如乾卦是代表宇宙間動

能，所有一切無形體可見的動能，皆爲乾卦所統攝，故乾卦常言龍，因爲龍是變化莫測的，可以在空中生存，可以在水中生存，可以在陸地生存，是無往而不在，如同宇宙間一切放射的能力，變化莫測，無形體可見，且可以任意馳騁，所以就拿龍來形容這一類現象，馬則與龍有其不同之處，龍是騰空的，莫知其然，馬是着地的，有迹可見，但龍之與馬，都是代表向前行進的一種動能，所以馬也是形容動能的，不過與龍不同的是：龍是代表純粹的動能，馬是代表附於體質上的動能，如花之開放，其開放的動能，附於花體之內，卽所謂馬。

依據上面所說，易經的原理，並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縹緲幻想，如果認爲是玄學，似乎不妥。

問：易經不是玄學，而是探討宇宙的實際道理，我們知道了，可是要進一步問，易經的內容，究竟包括的是些什麼？哲學嗎？科學嗎？他的性質又是怎樣？

答：易經在學術上的範圍，涉及的很廣，易經是探討宇宙的，當然是一種宇宙論，而六十四卦，又指示六十四種最高法則，所以又是方法論，從這一點看，易經是哲學，但是易經含着星斗節令的天文，山川土石的地質，河圖洛書的演算，來往消息的物理，從這一點看，易經又是科學，本來，中國學術，是綜合性的，哲學裏面有科學，科學裏

面有哲學，不僅易經是如此，其他經書子書，大半都是如此，就中國學術而論，舉凡百家者流，如兵家的奇正，名家的異同，縱橫家的長短，道家的窮變化，儒家的致中和，乃至陰陽家的二氣五行，無一而不是根據易經來的，就是中國的醫學，也是淵源於易經，我們可以這樣說：易經是一切學術的根本。

問：易經如此廣大高深，最初是什麼人創作的？後來的演進又怎樣？我們要學易經，是如何的學法？可以給我們一個學習的途徑嗎？

答：易經的創作，是經過四聖的手筆，最初由伏羲氏畫卦，再由文王作卦辭，次由周公作爻辭，復次由孔子贊之以十翼，所謂十翼，包括彖辭、大象、小象、文言上、文言下、繫辭上、繫辭下、說卦、序卦、雜卦等十種，自孔子以後，易遂演變而有各種派別，有言禍祥，如焦延壽京房，即其代表之人物，有尚象數，如鄭康成虞翻，即其代表之人物，有窮造化，如陳希夷邵雍，即其代表之人物，有據義理，如程伊川朱熹，即其代表之人物，幾千年來，研究易經而有成就的，代有其人，據四庫全書所收的易經，共有三百一十七種，四庫全書未收的易經，據估計當亦不下三百種，其中以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較為完備，學易的人，應該先看這一部書，易經的探討，是遵循象理數三個途徑，首先觀象，其次窮理，又次演數，初學易的人，只要把象和理弄清楚，至於數可



以放後一步。

問：易經的創作，遠在伏羲，經過時間這樣的久，那麼，易經上的道理，是不是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有些不適用？現在已經進入原子時代，遠在四五千年前發現的道理，還可以適用於這個新時代麼？

答：宇宙間的真理，是沒有時間性的，一萬年以前是如此，一萬年以後還是如此，譬如「否極泰來」，這句最流行的口語，就是淵源易經上來的，所謂否，是陰爻居內卦，陽爻居外卦，所謂泰，是陽爻居內卦，陰爻居外卦，否與泰，恰恰相反，簡單的解釋，陽爻是代表熱的，代表動的，陰爻是代表冷的，代表靜的，按照卦的內外部位，就是熱的在裏面，冷的在外面，便成爲泰，如果是冷的在裏面，熱的在外面，便成爲否，拿動靜來講，裏面是動，外面是靜，便成爲泰，如果裏面是靜，外面是動，便成爲否，何以言之？如人在健康的時候，裏面腑臟是熱的，外面皮表是冷的，假如生病發燒，裏面臟腑是冷的，外面皮表是熱的，在往來人情上，亦復如此，對朋友的孩子，見面時每每贊不絕口，而許爲金馬玉堂之大器，但過後便會忘得一乾二淨，對自己的孩子，不會像對人家的孩子那樣稱讚，甚或嚴加管束，不假顏色，但內心却時時惦念着自己的孩子，惟恐其不上進不成才，這就是基於冷熱所居內外之不同，而成泰否兩種相反之現象，至

於動靜，如果一個人或是一個國家，內在作有計劃的動，而外表却非常的安詳恬靜，那當然是泰，如果一個人或是一個國家，內在已淪於死氣沉沉的靜止狀態，而外表却表現煞有介事的衝動，那當然是否，試問，這種泰否的道理，是不是不適用於這個新時代？我想不僅現在可以適用，就到千萬年以後，照樣的可以適用，現在美國德國對於易經，都很重視，所以我們要特別提高警覺！

## 問 答 二

問：有些人在說，易經是東方的辯證法，辯證法是西方的易經，因為這兩種學術，都以宇宙和社會的變化為研究中心，尤其唯物辯證法，而且也確實發生些影響，究竟與易經思想比較是如何？

答：易經與辯證法尤其唯物辯證法，根本就無法相比，因為易經所研究的範圍，是窮盡了整個宇宙的全體，語乎大，大到日月星辰以外，語乎小，小到滴水微塵以內，舉凡哲學科學甚至宗教家所講的神學，只要是學術上能夠涉及到的，易經都無一不備，至於唯物辯證法，不過僅就變化中的現象，截取某一個段落，以作研究的根據，這個段

落以前是怎麼來的，這個段落以後是怎麼去的，都沒有適當的交代，而且易經對於宇宙的看法，最初是由太極變爲陰陽兩儀，再由陰陽兩儀的複合，逐級化生萬物，所謂陰陽兩儀，陽是代表能力，陰是代表物質，宇宙之所以能够發展，就是基於太極一本而來的能力和物質相互爲用，目前原子科學已經證明：在各種物體所組織之固態世界的背後，還蘊藏著有一種能力，這種能力，可以用質子同步加速器顯示出來，而唯物辯證法，顧名思義，僅僅以機械的眼光，注意到物質的一環，何況，唯物辯證法的內容，即使在物質的一環，也沒有概括得完全，其次易經固然是思想方法的研究，但易經包羅太廣，思想方法，不過是易經的內容一種罷了，就以思想方法而論，易經的思想方法，是根據一個真理而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任何一種思想進行，都本乎六爻，而以六個段落向前發展，不僅是踏實，更顯得周密，不像唯物辯證法，是同時可以看作非，非同時可以看作是，只有正反合三段的演進，這兩者之間，孰精孰粗，不言而喻，總之，無論在範圍、性質、或是方法上，都不能够相比，要是比，那就比之不倫。

問：唯物辯證法雖然和易經是有些不同，不過唯物辯證法裏面的法則，如「矛盾的統一」似乎是可以說明宇宙的發展，尤其在歷史上的軌迹，每每是由於矛盾的鬭爭，旋即克服矛盾而統一之，易經的思想，難道不是如此，而能够另外具有解釋的方法麼？

答：易經對於一切現象的觀察，分出「常」與「變」，現象在常態的當中，總是兩兩對待，而不斷的運行，這種對待，形式上固然有對待的兩面，可是交互作用，相輔以成，根本就談不上什麼矛盾，現象到了變態的當中，對待的關係，彼此脫了節，不能發生交互作用，無從運行，於是乎纔有所謂矛盾出現，例如人類的意志和身體，意志是空洞的，身體是實在的，意志是奔放的，身體是凝結的，意志多半是無止境的活動，身體多半是好逸而惡勞，意志和身體，就是對待的兩面，因為意志是屬於乾陽，身體是屬於坤陰，在正常生活情形之下，乾坤往還，交互作用，身體以意志為主宰，意志藉身體而發揮，從沒有聽說意志和身體發生過矛盾的事實，除非在疾病快要死亡的時候，意志主宰不了身體，身體發揮不了意志，兩者之間，對待關係脫了節，以致形成矛盾的狀況，然而人在疾病快要死亡的那一個過程，究竟是現象的變態，為時甚短，按照易經的卦爻之數，變態僅居七分之一而已，不能與常態相提並論，放棄七分之六常態的對待關係不說，而只追求七分之一變態的矛盾狀況，這種思想，無異乎導致人類走向死亡的途徑，況且真正的發生了矛盾，意志和身體，既經由於快要死亡而脫了節，怎麼還能夠統一？唯物辯證法或許根據歷史上的推演，每當一個朝代衰微，便有另一種力量起來，而與這一個朝代勢成矛盾，結果是另一種力量接替了這一個朝代，於是乎就看作「矛盾的統一」。

「，其實，這在易經上叫做卦變，就是由這一卦遞變到那一卦，而屬於現象的變態，並非現象的常態，決沒有一卦的本身而有這種矛盾的存在，就宇宙序列而論，這是縱的一前一後兩個輪轉，各有生長衰變，唯物辯證法把縱的新陳代謝，看作橫的矛盾並立，根本就沒有弄清楚宇宙的序列。

問：「矛盾的統一」這個法則不能成立，我們瞭解一個輪廓了，可是唯物辯證法第二個法則，「由量變到質變」，運用起來，確實有些道理，假如有十個人辯論一項是非的問題，主張非的，由一二人逐漸增加到六七人，那這項問題，即使本來爲是，也變成非，在易經上又是怎麼講法呢？

答：易經裏面的數，是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所謂天，就是陽，所謂地，就是陰，一三五七九這五個奇數，是屬於陽的性質，二四六八十這五個偶數，是屬於陰的性質，如由「一」增加到「二」，量變了，在外形上好像是「一」的奇數之陽變爲「二」的偶數之陰，然而「二」的裏面，仍舊還有「一」的存在，「一」是屹然不動，決不致於因爲量增加到「二」，而「一」的本質就被消滅了，以此類推，由「三」增加到「四」，「四」不能消滅「三」的本質，由「五」增加到「六」，「六」不能消滅「五」的本質，由「七」增加到「八」，「八」不能消滅「七」

的本質，由「九」增加到「十」，「十」不能消滅「九」的本質，我們從易數中的量和質，就可以看出量變決不能夠影響到質變，是再清楚不過的一種說明，有某些人們，固然是在經常的運用「由量變到質變」這一個技巧，以作政治上的號召，有如策動大多數人反是說非，結果就會將是變成非，這不過和花店裏玩弄玫瑰花一樣，一株玫瑰花，吸引不了人家的欣賞，增加到一百株以上，而擺在一起，於是花開燦爛，人家的觀感就有些不同，其實，一株玫瑰花是玫瑰花，一百株玫瑰花還是玫瑰花，不能因為增加到一百株，而玫瑰花就變了質，成為更香豔的牡丹花，只是刺激人家的觀感，發生錯覺作用，說起來，就是障眼法，所謂「由量變到質變」，其方法就在此，當然不失為一種辯論的技巧，所以政治專家們運用自如，但不能與常態相提並論，這種思想不是宇宙的真理，宇宙的真理究竟有個是處，不允許任何技巧加以變更。

問：有些人的理論中，常常認為由稻種變成秧苗，稻種的形態就沒有了，於是秧苗否定了稻種，由秧苗變成禾穀，秧苗的形態就沒有了，於是禾穀又否定了秧苗，所以唯物辯證法第三個法則便為「否定之否定」，這種說法與易經的思想，是不是一致？

答：這種說法，更與易經不同，由播種到結穀，其間所經過的段落，依照易經的六爻升降是這樣：由播種而種子開化，是第一個段落，在卦為復，由種子開化而最初萌芽

，是第二個段落，在卦爲師，由最初萌芽而抽出秧苗，是第三個段落，在卦爲謙，由抽出秧苗而長成禾苗，是第四個段落，在卦爲豫，由長成禾苗而結成稻穀，是第五個段落，在卦爲比，由結成稻穀而成熟下垂，是第六個段落，在卦爲剝，剝了以後，又經過坤卦而變爲復，六爻升降，往返循環，這是宇宙萬物生化的程序，一個輪轉而有六個段落，各段落有各段落的發展，因爲正在發展，所以外形上有些不同，但在播種的開始是稻穀，而最後結成的還是稻穀，是這樣的因素，就是這樣的結果，完全一條線的在發展，根本就扯不上什麼否定，我們不能夠看到發展的過程中，在外形上有些不同，就說是否定，否定是相反的，如生的否定是死，發展的過程中，果真是否定了，還能夠繼續成長麼？至於「否定之否定」，實際上，就是肯定，宇宙間就沒有二重否定的存在，一個人面對著正東的方向立正，如果是向後轉，就變爲相反的方向而面對正西，與原來的方向成了否定，如果再來一個向後轉，那又回復了原來的方向而面對正東，所以易經上乾卦相反的錯成坤卦，坤卦相反的仍舊是錯成乾卦，屯卦相反的綜成蒙卦，蒙卦相反的仍舊是綜成屯卦，錯卦是性質上的相反，綜卦是位置上的相反，不問是性質或位置，就正反而言，只有一正一反，目前原子物理學鑑定，有正質子有反質子，有正中子有反中子，有正電子有反電子，假使像「否定之否定」的說法，那應該還有反反質子、反反中子、

和反反電子，可是在原子物理學上，就沒有發現過這回事。

問：唯物辯證法三個法則，既然是如上面所解釋，那麼，易經的思想方法是怎樣呢？能不能夠很具體的也提出幾項法則，指出研究的門徑，要不然，一般人提到易經，就有些莫明其妙。

答：易經的思想方法，和唯物辯證法完全不同，唯物辯證法不過是政治家所提出的一套思想理論，目的只在運用這一套思想，藉以說服人羣，第一個法則是矛盾統一，沒有弄清序列，第二個法則量變到質變，是非並不明確，第三個法則否定之否定，實際就是肯定，至於是不是宇宙真理，在所不論，我們試想一想，宇宙變化如何的紛繁，人類思想如何的複雜，那是這樣簡單的三個法則所能說明得了？易經的思想方法可就具備一個最完整的體系，縱的是從宇宙開始一直演下來，橫的是反復錯綜而窮極其關係起處，當然是比較艱深，因為宇宙本身就是一個很艱深的對象，不過根據體系，一層一層的探討，並非不能貫通，所謂體系，是一個真理，兩者對待，八項原則，六十四種方法，講到方法，易經是將宇宙所有的現象，劃分為六十四個類別，並由這些類別，確立六十四種方法，再用這些方法，引來推往，分合參證，從而追求宇宙所有的現象，以易經的思想方法分析唯物辯證法，這兩者之間，孰精孰粗，不言而喻。



# 易經講話

桐城周鼎珩者

## 第一講 元亨利貞

在舊曆年節裏，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家寫着「元亨利貞」四個字黏貼在門窗上，好像這四個字含蘊着有很吉祥的意味在內，到了年節，便寫出來祝福，其實，這四個字的意義，並不是什麼吉祥不吉祥，到是整個宇宙一種最高的法則，尤其是我們社會上的一種最重要的法門，所以在易經六十四卦裏面，總是離不開這四個字。

「元亨利貞」這四個字究竟怎麼解釋呢？孔子的文言，說得太籠統，很多的人不大容易明白，現在比較通俗一點來講，所謂「元」，「元者始也」，就是「創始」的意思。同時「元者大也」，又表示「博大」的意思，為什麼既然說是「創始」而又加上「博大」呢？一件事情在「創始」的時候，是剛剛纔表現出來微微的一點頭緒，如何談得上「博大」，豈不是牽強嗎？這却不然，而且重要的道理就是在此，因為一般人，在他的人生過程中，總有些「創始」的機會，例如開辦一個新的公司，就是「創始」或者初成立一個新的家庭，也是「創始」，「創始」是人人皆能，「創始」而能「博大」，那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謂「創始」而能「博大」，就是在一件事情「創始」的時候，對於這一件事情所涉及到的範圍，裏裏外外，前前後後，無所不至，都要想像到，都要檢點到，一點兒空隙都沒有，那纔叫做「博大」，我們看到社會上好多事業，在開創之初，何嘗不是轟轟烈烈，可是不久，什麼毛病都出來了，這就是因為在「創始」的時候，莽莽撞撞，粗枝大葉，一開始就隱藏了許多漏洞在裏面，後來自然是會暴露的，只知道「創始」，而沒有達到「博大」的程度，根本就不合乎易經上「元」的條件。

所謂「亨」，「暢也通也」，就是「流暢」的意思，同時又是「通達」的意思，「流暢」和「通達」，在字面上來看，好像是一而二，二而一，沒有什麼區別，如果深一層的想，那就具有主觀和客觀兩面的涵義，比如我們向某一個機關或某一個法團接洽一件事，我們的態度，要是很明朗，表示意思，非常的「流暢」，那對方的答復，可能也是比較圓滿，而我們所接洽的事，也就可能獲得「通達」的效果，假使我們的態度很含糊，說話是吞吞吐吐，表情是曖曖昧昧，一點兒也不「流暢」，那對方看了這種情形，必然的會發生戒心，決不能够有圓滿的答復，而我們所接洽的事，是百分之百的「通達」不了，由此可見得要想獲致「通達」的成果，先得要有「流暢」的表現，不過有些時候，縱然是「流暢」，還不能够「通達」，我們常常看到山上的瀑布是極其流暢的，可

是流到山下深潭以後，並不一定就能够通江達海，所以「流暢」不一定能「通達」，而「通達」是必然的要「流暢」，這就是易經上「亨」的意境。

所謂「利」，綜合過去各家的解釋，「利者事之宜義之和也」，通俗的講法，就是「適宜」與「和諧」的意思，「適宜」與「和諧」兩者之間，本來就有相從的關係，凡是一件事，弄得「適宜」了，自然就會「和諧」，例如一間房子所有的陳設裝璜，佈置得很「適宜」，那任何人走進這間房子裏面，都會感覺到心曠神怡，而有一種「和諧」的氣氛，又如一個機關，人與人的配合，人與事的配合，自上至下，都安排得非常的「適宜」，那這一個機關的表現，毫無疑問，一定是很「和諧」、從前有個木匠，以圓的木柄，納入方的孔中，弄了半天，安不進去，這就是因為圓的柄，方的孔，根本就不「適宜」，所以不得「和諧」，而造成「鑿柄不入」的笑話，因此，我們要想得到「和諧」的局面，先得要反躬自問，自己的作法是不是「適宜」，「適宜」了，就會「和諧」，還愁着不能夠順利麼？

所謂「貞」，易經的注解，通常是用正字與固字做說明，正，就是「端正」，固，就是「穩固」，「端正」屬於內在的德性，「穩固」屬於外在的形勢，不論是物理或是人情，有了「端正」的德性，纔能獲得「穩固」的形勢，例如一只茶杯，很「端正」的

放在桌子上，當然是很「穩固」的，如果歪歪斜斜的放在桌子上，那一定會跌下來，甚至於打碎，又如一個家庭，生活起居，非常有規則，無論男女老少，都是很「端正」，這個家庭，不用說基礎是很「穩固」，假使男不男，女不女，老不老，少不少，亂七八糟，一切生活都失了常軌，試問這個家庭還能維持得住麼？推而至於一個國家政府，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春秋時候的齊桓公，是五霸之首，當時齊桓公本着尊王攘夷的政策，很「端正」的執行，所以纔能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等到管仲死了，易牙豎刁用事，於是朝政日非，失去正常的軌道，不但霸業一敗塗地，連齊桓公本身，弄到不得善終的收場，所以我們如何能够符合易經上「貞」的條件呢？就是要從「端正」走到「穩固」的地步。

合起來講，元亨利貞這四個字，在我們人類生活上是離不開的，我們不論做什麼事，第一步總得要開端創始，而在開端創始的時候，尤其要設想得很遠，很周到，合乎博大的條件，可是社會上有些事業，雖然合乎條件的創始了，不一定就能做得通，好多事業，中途夭折，就是很顯明的證據，所以第二步我們就要設法求通達，通達並不是憑空得來的，是要我們自身表現得很流暢，假使流暢而通達了，是不是就可以一直的和諧發展下去，還不能够有確切的把握，青年男女在談戀愛的時候，是何等的甜蜜，等到結婚

以後，常常會鬧翻了臉，這就是不能和諧的發展，所以第三步我們應該覓致和諧發展的途徑，和諧發展的途徑，是依靠了適宜的做法來開闢，在此，更得要注意「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越是接近成功的階段，越是要提高警覺，通常的人情，總以爲事業已經和諧順利了，於不知不覺之中，就漸漸的比較鬆弛，可是就因爲這一鬆弛，事業便走了樣子，所以第四步我們應該更嚴格的控制自己，很端正的，一點兒不能偏差，從端正的當中求得穩固，這就是我們運用元亨利貞四步的法門，不過易經上元亨利貞，除了以上所講的，還有「貞下起元」的一個意義，所謂「貞下起元」，就是元亨利貞四步程序完成以後，又重新循序進行元亨利貞，因此，我們對於事業做得很穩固了，不要以爲已經成功而可以停止，應當由事業再生事業，要知道元亨利貞，貞下起元，是生生不已的，惟其生生不已，纔能够永遠的保持生機，纔能够永遠的保持事業。

### 長短略

以長攻短，是爲闢力，以短攻長，是爲闢智，以敵之長，攻敵之短，以敵之短，攻敵之長，則爲闢之以神。

## 第二講 吉凶悔吝

易經上有四種斷辭，一曰吉，二曰凶，三曰悔，四曰吝，這四種斷辭，只有吉是屬於好的方面，至於凶悔吝三種，凶固然是壞，就是悔和吝也屬於壞的方面，不過在程度上較凶略次一籌而已，我們平時接觸一般人士，談起彼此身世，總是不滿意自己的現狀，縱然是有些成就的人，隱藏在背後的辛酸經過，還是很多很多，所以說：「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這是什麼緣故呢？易經上吉凶悔吝，就是針對這個疑問所作的答案。

任何現象，在現象演進的過程中，只有一個段落是最得意的時候，我們對於這一段落得意的時候，可以稱之為中心段落，其餘各段落，都爲了這一個中心段落作準備，或者都是中心段落的一種餘波，這可以概括整個的宇宙，不僅社會現象如此，凡屬自然現象都是如此，例如一株花，他的中心段落是在開花，可是開花的段落，就只那麼短短的時間，開花以前各段落，是爲了準備開花，開花以後各段落，是爲了恢復生機，開花是吉，花落是凶，開花前的準備和開花後的恢復，那便是悔吝的兩種境界，有些人不明瞭這些道理，對於自己的人生經過，總覺得艱苦的成分太多，快樂的成分太少，對於國家歷

史的演進，總覺得混亂的時間太長，太平的時間太短，於是乎怨恨自己的人生，咒罵國家的歷史，其實，怨恨和咒罵都是多餘的，假使沒有艱苦，試問那裡有所謂快樂？假使沒有混亂，試問那裡有所謂太平？唯其快樂的成分少，太平的時間短，總覺得快樂和太平的可貴，纔能够促進人類社會的奮鬥精神，要知道一株花，沒有個永遠在開花而不凋落的，也沒有個永遠在凋落而不開花的，這是宇宙的法則，任何人都變更不了。

吉凶悔吝的法則固然是如此，但這不是說，我們就聽天由命，撒手不管，還是要看我們自身的努力，吉之所以爲吉，凶之所以爲凶，悔吝之所以成爲悔吝，並不是憑空而來，是有一定的源頭，假使我們能够把握住這種源頭，那就是操之在我，易經上的吉凶悔吝，是一個循環的排列，由吉而悔，由悔而凶，由凶而吝，由吝而又吉，這可以從春夏秋冬節氣輪轉來看，在春天節氣裡，草木萌動，燕語鶯啼，蟄者起而潛者躍，萬物都顯露生機活潑，欣欣向榮，當然這是吉，輪到夏天節氣，草木因枝葉過於繁茂，根莖漸漸不足，虫魚鳥獸，亦因過於飛舞而有倦容，萬物生機皆由於發洩太過，本身氣力感受到損傷，當然這是悔，悔就是本身有了損傷而發生懊悔的意思，輪到秋天節氣，草木是在紛紛的凋落，虫魚鳥獸，都變得困頓不堪，有的脫殼，有的脫毛，有的是潛伏下去，有的可能就結束了短暫的生命，萬物日趨於剝削，當然這是凶，輪到冬天節氣，草木經

過凋落以後，所有的生命力都含蘊在根莖上面，虫魚鳥獸，更是各自收藏起來，再也不肯浪費本身的生命力，好像萬物對於生命力，都非常吝嗇而看得很重，當然這是吝，吝就是外在施展不開而內在又捨不得一種羞吝的意思，由此可知吉在吝之後而生悔，凶在悔之後而轉吝，吉而生悔，便是凶之源頭，凶而轉吝，便是吉之源頭，吉凶的源頭弄明白了，我們纔可以談得上如何的把握這種源頭。

在此，還得要補充說明，為什麼吉而生悔凶而轉吝呢？這就是易經上「消息往來」的道理，山有高低，水有漲落，一起一伏，相與循環，就人事現象來講，人在吉的時候，一切都比較榮華優越，最容易得意忘形，因而導致錯誤，錯誤一多，本身就要遭受損傷，產生所謂懊悔，有了損傷，於是乎便急轉直下而成凶境，既經陷入凶境，在內心裡反省之下，勢必感覺到羞愧，而向外表現的行爲，自然而然的也就不敢放肆，甚至盡量緊縮自己，因之變成所謂羞吝，一個人果真的羞愧於內緊縮於外，雖處凶境，慢慢的就可以化凶爲吉，從前唐明皇在開元的時候，國富民強，開疆拓土，本來有太平盛治之稱，而姚美貞觀，可是到了天寶以後，僻幸楊妃，宴安是務，滿以爲天下太平，無所事事，結果是造成安史之亂，唐代國祚，幾乎中斷，開元是唐明皇，天寶還是唐明皇，兩相對照，判若天淵，這就是由吉生悔以至於凶，越王勾踐在被吳國攻陷以後，卑顏屈膝，



臣服於吳，但不因此而就自暴自棄，臥薪嚐膽，忍辱負重，與全國上下共同甘苦，一切反求諸己，從未稍自寬縱，結果是一舉而滅吳，於危亡之中，重新振作起來，勾踐何以失敗於前，而能恢復於後，這就是由凶轉吝以至於吉，所以當我們處在吉的時候，最關緊要的是避免得意忘形，以防生悔，吉而無悔，不會成凶，當我們處在凶的時候，最關緊要的是力求謹內飭外，以便轉吝，凶而不吝，不能獲吉。

不過由吉而至於悔，所經過的歷程，是向外放縱的，如富貴則奢而驕人，是一種任意發揮的生活，其勢爲順行，由凶而至於吝，所經過的歷程，是向內收斂的，如貧困必儉而約己，是一種嚴加控制的生活，其勢爲逆轉，無論是自然現象或是社會現象，順行而放縱，總是比較易，時間也比較快，逆轉而收斂，總是比較難，時間也比較慢，因此，我們得到進一步的認識，凡是吉之來，是來自凶而吝，就是由於收斂中的逆轉而來，所以來得很慢，而且很難，凡是凶之來，是來自吉而悔，就是由於放縱中的順行而來，所以來得很快，而且很易，一株花，要使令開花，必須事先扶植澆培，經過相當的時間，纔可以達到開花的目的，可是花開了以後，只要一陣暴風雨，便就完全凋落了，一棟房屋，建築起來，非經年累月的時間不可，如果折毀一棟房屋，那只是三兩天的時間，便可以折毀得一乾二淨，根據這種認識，一個人乃至一個國家，如果要想弄好，那就很

費事，須經十年二十年長時間教養的功夫，如果是弄壞，那就很容易，只在三兩年的時間就壞得不堪聞問，那麼，我們怎樣纔能保持好而使令不會壞呢？還是要參照吉凶悔吝的往來關係，吉之所以變凶，是在乎悔，凶之所以轉吉，是在乎吝，吝之後是吉，悔之後是凶，我們如果能够做到無悔而吝，就是趨吉避凶的不二法門，但這裡所謂吝，固然也是吝嗇之吝，而所指的對象却不同，通常所說的吝嗇，以「錢財」為對象，這裡所講的吝嗇，以「言行」為對象，一般人只知道愛財，對於一個錢的花費，吝嗇得很，惟恐花費的不得當，其實要把這種愛財的習性，移到言行上來用，那就好了，我們說一句話，如同愛惜錢財一樣，非常吝嗇，惟恐這句話說得不妥當而浪費了，我們做一件事，也如同愛惜錢財一樣，非常吝嗇，惟恐這件事做得不完滿而浪費了，其他一切動作起居，都是如此檢點，自然可以獲吉，即使有凶，也能够很快的安詳渡過。

### 分合略

分之合之，其形立見，合之分之，其勢立變，幸其敗也，抑之以分，圖其成也，提之以合，然所貴者，反用分合，徯爲之合，合而反分，徯爲之分，分而反合。

### 第三講 現象段落的分析

宇宙間任何一種現象，在他的發展過程中，都有各個不同的段落，不過一般人不大注意罷了，例如一株花，由萌芽而含苞，由含苞而開放，由開放而茂盛，由茂盛而萎縮，由萎縮而凋謝，由凋謝而再涵養生機，易經就基於這些宇宙現象的自然發展段落，而將一卦畫成六爻，所謂卦，就是代表現象，某一卦就是代表某一類現象，卦與挑手邊懸掛的掛字相通，是指示我們周遭懸掛的一些現象而言，至於爻呢？據歷來的解釋，爻是多面相交的動態，是指示每類現象中發展段落而言，六爻就是每類現象中六個發展的段落，為什麼現象的發展分爲六個段落呢？這是根據自然現象以及社會現象自身的表現，並不是有意的勉強劃分，如音樂上所用的音符，中國是「柳工車商士合」六種，西洋用的是「1 2 3 4 5 6 7」，好像是多一種，但「7」是半音，化學上的元素週期表，由第一位數到第七位，却又回復到第一位，光學上的光帶，連紫外之半和紅外之半合計，只有六色光帶，電學上的電子，繞行質子至第七軌道，便有變化，不僅聲光電化是如此，人類本身的情形，也是如此，我們知道，傷寒症是很危險的一種病，但是在適當的調護之下，由太陽而陽明，而少陽，而太陰，而厥陰，而少陰，傳過六經以後，傷寒病的

現象，會自然消失，而代之以恢復健康的現象，所以不論是什麼現象，發展到了第六段落，便已達到飽和點，進入第七段落，就會發生變化，這便是一卦包括六爻的道理。

西洋耶穌教有所謂來復會堂，每七天做一次禮拜，現在已成了西洋普遍的風俗，而且漸漸流行於全世理，如果追求他的由來，可能是淵源於易經，易經上說過「七日來復」，這就是很顯然的一個證明，因為易經的創作，遠在耶穌教之前二千多年，在西洋沒有禮拜之前，我們早就有七日一來復的生活規律，試檢查中國歷史，春秋以前，官場裏已經有「沐日」的設置，所謂「沐日」，就是每隔六天，休息一天，以便沐浴清身，所以說西洋劃七天為一個禮拜，可能是受易經的影響，至少也是不謀而合，我們從這些風俗歷史的痕迹，可以看出易經對於任何現象，都是劃成段落，而且所劃的段落，都是至六而極，至七而復。

固然，易經的六爻，是本着現象自身的段落而來的，但是我們把一個現象劃分出段落，究竟作用何在呢？這可以從幾方面來看，首先，試就乾卦說明，在人事現象中，乾卦是代表人類意志的，乾卦第一爻曰：「潛龍勿用」，第二爻曰：「見龍在田」，第三爻曰：「終日乾乾」，第四爻曰：「或躍在淵」，第五爻曰：「飛龍在天」，第六爻曰：「亢龍有悔」，這裏所用的龍字，是形容人類意志的飛揚變化，例如我們發起一個企

業公司，在開始第一個段落的時候，只有創辦公司的一種意念而已，剛起來的一種意念，當然不能拿來作用，所以說「潛龍勿用」，潛是潛伏，龍是意念，意念還在潛伏的時候，只能夠保留、含蓄、多加考慮，不能表露出來，到了第二個段落的時候，這種創辦公司的意念，經過保留含蓄和考慮以後，可以表現出來了，不過還不是漫無涯際的表現，應該從基礎上將意念表現出來，諸如起草章程，籌集股資等類的最基本事項，所以說「見龍在田」，見就是表現，田就是基礎，見龍在田就是表現意念於基礎之上，到了第三個段落的時候，這種創辦公司的意念，雖已經過基礎上的表現，但表現得不够，適當不適當，這個段落是最關重要，好多事業，不能如意完成，就是在這個段落疏忽了，所以說「終日乾乾」，「終日乾乾」就是一天到晚，都要孜孜不輟，不能有絲毫的鬆懈，到了第四個段落的時候，這種創辦公司的意念，經過一番勤勞的努力以後，可以斟酌情形，躍進一步，向外發展了，不必只偏重於內在的基礎，因為事業到了某一個時候，外在的發展可以增強內在的基礎，所以說「或躍在淵」，或是斟酌，躍是躍進，淵就是指龍藏身的所在而言，到了第五個段落的時候，這種創辦公司的意念，業已完全成熟，可以如意的發展了，所以說「飛龍在天」，龍之飛天，是最得意的時候，就是形容我們創辦公司的意念，到了這個段落，已經登峯造極了，到了第六個段落的時候，這種創辦

公司的意念，已經登峯造極，就應當持盈保泰，不能進進不已，任何現象，超過最高的程度，便有相反的結果，所以說「亢龍有悔」，亢是過高，悔是懊惱，發展得過高，便會生出懊惱。

其次，我們根據乾卦的六個段落，可以看得出：一二兩個段落，是應該集中精力於基礎的建樹，一聲不響，埋頭創作，五六兩個段落，是應該密切注意於對外的發展，可進則進，可止則止，至於三四兩個段落，恰好界乎將成未成的中間，特別要提高警覺，一面要加強內在基礎，一面要配合外在的環境，易經上說過：「三多凶，四多懼」，足見三四兩個段落的重要，中國有句俗話，說是「不三不四」的，這句話的意思，凡是一件事，在中途發生尷尬，以致前途渺茫，於是就加之以不三不四的批評，當然也是從易經上運用出來的，所以分析現象的段落，不僅有利於我們自身的操持，同時，可以用這種道理來觀察社會上任何一件事象，對於一件事象，先看他一二兩段落的基礎，再看他三四兩段落的努力，那麼，他的未來五六兩段落的發展，便不難想像而知。

復次，六個段落之間，有互相呼應的作用，因為六爻分爲內外兩卦，一二三三爻爲內卦，四五六三爻爲外卦，內卦是表示內在的基礎，外卦是表示外在的發展，內在基礎和外發展，當然是互相呼應的，內在基礎好，外在發展一定強，內在基礎差，外在發

展一定弱，所以內在第一段落和外在第四段落相呼應，內在第二段落和外在第五段落相呼應，內在第三段落和外在的第六段落相呼應，此如人在十歲前後之管教，可以影響四十歲前後入世之操持，二十歲前後之學養，可以影響五十歲前後事業之途徑，三十歲前後之歷練，可以影響六十歲前後成就之規模，十歲前後是第一段落，四十歲前後是第四段落，此兩段落相呼應，二十歲前後是第二段落，五十歲前後是第五段落，此兩段落相呼應，三十歲前後是第三段落，六十歲前後是第六段落，此兩段落相呼應，所以只要知道第一段落是如何，便可以推知第四段落是如何，只要知道第二段落是如何，便可以推知第五段落是如何，只要知道第三段落是如何，便可以推知第六段落是如何，這樣對於一種現象未來的發展，就不難獲得透闢的觀察。

### 動靜略

動極則靜，靜極則動，動以成靜，靜以成動，故以靜爲動，其動日強，以動爲動，其動日弱，而以動馭靜，靜而可久，以靜馭動，動而可大。

## 第四講 形勢如何樹立

中國歷來的大政治家，對於形勢都特別重視，因為形勢一經樹立成功了，其他的一切，就比較容易推進，其實，不僅政治上是如此，我們創辦任何事業都是如此，比如我們開公司推銷製成品，先得要運用廣告宣傳，使令一般社會人士對於我們的公司製成品，有了深刻的認識，而發生向心力，然後製成品的銷路，纔能够一天一天的擴展，這種引起社會上的向心力作用，就是為公司樹立形勢，講到個人方面，也有一種形勢，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社會，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生活圈，每一個人的生活圈和社會，就是每一個人的形勢，假使這一個人的生活圈和社會很開朗，而且很結實，那這一個人的生，就必然的很飽滿，孔子周遊列國，沒有獲得出而問世的機會，於是就回過頭來，廣聚門徒，奠定儒家的基礎，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樹立個人的形勢，所以形勢無論是在政治上事業上乃至個人方面都很重要。

那麼，我們應當怎樣的才能够樹立形勢呢？易經上的坤卦，有過這種啓示，坤之大象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因為坤是純陰，陰之性能是凝聚的，純陰是最富於凝聚的性能，所以才能成就一種勢，勢是有形的現象，我們常常講的口語，諸如「山



勢巍峨」、「水勢涵湧」等等，都是拿勢字來形容這些個現象，勢字的意義，既然是屬於有形的，所以說「形勢」，地球之所以能够成就地球的形勢，就是因為地球具有坤德，最富於凝聚的性能，關於這一點，西洋科學的看法是和我們易經相一致，西洋科學認為地球具有一種吸力，因為有了這種吸力，所以地面上的萬物，才能够吸引得住而成就地球的偉大，西洋科學所講的吸力，就是易經上所講的凝聚性能，不過名詞不同罷了，我們要知道，凡是一種有形的現象，都是許多分子凝聚而成的，山的巍峨，是許多土壤砂石凝聚而成的，水的涵湧，是許多河川水流凝聚而成的，地球的偉大，當然也是萬有物體凝聚而成的，所以說「地勢坤」，我們要樹立形勢，就要體會這種地勢坤的道理，能够凝聚住社會，能够吸引住社會，形勢才能够樹立得起來，可是凝聚社會，吸引社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地球具備物理上的吸力，才能吸引，具備物理上的凝聚性能，才能凝聚，至於我們人類，可沒有這種物理上的條件，如何能吸引？如何能凝聚？這在坤卦大象上所講的「君子以厚德載物」，就是我們對於社會吸引的條件，也就是我們對於社會凝聚的條件，所謂「厚德」，用現代口語來解釋，就是最高的同情心，我們如果發揮出最高的同情心，就能吸引住社會，這就是我們的吸力，所謂「載物」，用現代口語來解釋，就是最大的包容量，我們如果放開最大的包容量，就能凝聚住社會，這就是

我們的凝聚性能。

不過僅僅具備同情心和包容量是不够的，因為坤卦的德性，不僅是吸力和凝聚性能，除此而外，還有別的內容，坤卦的六爻都是陰，同類相聚在一起，爻與爻的彼此之間，只有所居的位置不同，並無性質上的區別，這就是表示一種和而不同的現象，所以我們要在社會上樹立形勢，必得要與衆和同，換句話說：就是要和大衆看齊，不能在大衆之中表現特別，所謂和大衆看齊，又不僅是在物質生活上的平民化，尤其在精神上要平易近人，而與大衆融成一體，有些人不明瞭這種道理，以為生活平民化，就可以接近大衆，但在精神上擺出一副矜持造作的樣子，無形之中，就和社會大衆劃了一條鴻溝，試問如何能够吸引得住社會？如何能够凝聚得住社會？易經上又講過：「乾剛坤柔」，「乾健坤順」，所以坤卦的德性，還包括有柔順的涵義在內，什麼是柔順呢？柔順以人類社會來說，就是順應社會的民情，不能固執己見，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社會民情之所趨，就是一種真理之所在，順應社會的民情，等於順應宇宙的真理，我與真理相通，我與民情一致，還愁着形勢不能樹立嗎？可是有些人常常歡喜先拿出一種成見，來和社會周旋，不管自己的成見對與不對，為維持自己的顏面關係，總以為別人的見解不如自己，這樣的樹立形勢，那無異乎南轅北轍，只有失敗，不會成功。

我們在社會上樹立形勢，除了上面所講的這些條件而外，還要注意到一點，坤卦的初爻曾經說過：「履霜堅冰至」，這裏所謂霜和冰，是表示坤的凝聚程序，天氣冷了，地面上的水份，先凝聚成霜，然後才結成冰，霜是冰的開始，冰是霜的後果，「履霜堅冰至」，意思就是說：只要進展到了霜的程度，很堅實的冰就會到來，有了霜就不愁沒有冰，要想結成冰，先要凝聚成爲霜，所以樹立形勢，先要找出開始凝聚的一點，從這一點漸進的吸引社會，漸進的凝聚社會，然後整個的社會形勢就不難樹立起來，不是漫無頭緒的，一開始就想樹立社會上的形勢，那是不可能的，因爲坤卦之所以成爲坤卦，不僅是一個初爻可以成功得了，是由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乃至上爻同類的累積起來，才成爲坤卦，樹立形勢也是如此。

### 通塞略

搖鐘伐鼓，聾者弗覺，以手喻形，其解捷矣，烈炬燃黎，瞽者弗辨，以聲相步，其趨急矣，智之所塞，而竅之所通，去其所塞，施其所通，則得之矣。

## 第五講 由分合到異同

自太極分成兩儀，兩儀又經過四象而分成八卦，八卦再依照對待的程序而分成六十四卦，一層一層的向下分，一直分到無窮數的卦，也就是邵子所說的易數，「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以至於分爲六十四」，從這一面看，宇宙是由一點開始，分成萬有，其中各階段的演進，都有個「分」的迹象存在，但六十四卦所包含的六爻，是由於三爻的八卦結合而成的，八卦的內容，雖各不同，總歸是由於兩儀結合而成的，兩儀如果是合起來，又返本歸真而成太極，在邵子的易數上，就是八爲四的合數，四爲二的合數，二爲一的合數，從這一面看，化遷往來，無一而不在合，舉凡林林總總，都有個「合」的迹象存在，所以繫辭第一章便講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一面是聚，聚就是合，一面又是分。

宇宙的發展，本來就是有分有合，於是乎影響到了人事社會，當然也就有分有合，中國一部歷史，無異乎是這種分合迹象的寫照，有了三代之合，便有春秋列國之分，有了春秋列國之分，又有秦漢之合，有了秦漢之合，便有三國之分，有了三國之分，又有魏晉之合，有了魏晉之合，便有南北朝之分，有了南北朝之分，又有隋唐之合，有了隋

唐之合，便有五代之分，有了五代之分，又有兩宋之合，有了兩宋之合，便有金遼之分，自兩宋以後，這種分合的迹象，似乎不十分明顯，然而還是離不開分合，不僅歷史的演進是這樣，就連我們天賦的靈能與身體，同樣的是有分有合，我們生命之所以構成，完全由於靈能與身體合在一起，相互爲用，身體以靈能爲主宰，靈能藉身體而發揮，可是到了死亡以後，靈能與身體便各自分散了，專以身體的部分而論，我們這一副四肢百骸的軀殼，無非是各種元素結合而成，一經死亡，就逐漸腐爛脫落，仍舊分解爲各種元素，因此，我們對於一個現象的觀察，不能僅注意到分，同時要注意到合，不能僅注意到合，同時要注意到分，假如我們審查一個女人的美，必須將五官四肢和身段髮膚，一件一件的分開來看，是不是都够標準，然後再合起來看，這樣的五官配合這樣的身段，這樣的身段配合這樣的四肢，各部門的配合，是不是都諧和，經過分合兩面的觀察，纔可以辨別得出是美或者是不美，通常的審美多半是囫圇吞棗，要不然就是只據一端，結果當然是不會正確，由此類推，我們對於極權者的看法，就不能僅從分或合的一面着眼，有些人總是把極權者看作整個的，認爲極權者的組織很嚴密，好像是分不開來的一種結合體，其實，宇宙間只要是結合體，就沒有個分解不開的，自然界好多物體，我們平時以爲分解不開的，可是經過化學的方法，都能够分解得開，何況是人的結合，尤其極

權者是基於仇恨心理，在利害關係之下的結合，如果分解不開，那是方法上的問題，不過極權者的內部，固然是有分解的因素在蘊藏着，但基於某種利害關係，却又表現爲一致的結合，這就在乎我們從全面而觀察到一點，再從一點而觀察到全面，一分一合，互相參證。

分合的作用，不僅是觀察現象，尤其在政治形勢上，分之合之，可以製造出很多的變化，長短略上分合一略有過這幾句話：「抑之以分，提之以合，合而反分，分而反合」，就是我們要想瓦解一種形勢，應該從「分」的方面去發揮作用，我們要想扶植一種形勢，應該從「合」的方面去發揮作用，例如戰國時候的蘇秦張儀，所玩弄的合縱連橫那一套，不外乎分合而已，一個是將六國會起來，使令併力向秦，而保持六國的存在，一個是將六國分開來，使令彼此抵觸，而造成六國的滅亡，可是有些形勢，我們愈是分，反而促成其合，我們愈是合，反而促成其分，所以就不能不迂迴曲折，反用分合，由分以達到合，由合以達到分，例如有一對夫妻，彼此感情處得不大融洽，那最好是分別一個時期，然後夫妻之間，可能就比较融洽，也就合作得下去，又如有甲乙二人，共同經營企業，中途發生嫌隙，有些合作不了的趨向，我們不管甲乙的嫌隙如何，只是讓他們繼續合作經營，那這樣勉強的合，勢必加深雙方的嫌隙，非至決裂而分開不可。

那麼，我們所面臨的各種形勢，如果是要分，又怎樣的去分？如果是要合，又怎樣的去合？這就必須從宇宙的異同說起，宇宙變化，萬象紛紜，有異就有同，有同就有異，因為相同，所以能合，因為相異，所以必分，魚與魚同，魚與魚就能夠相合，魚與鳥異，魚與鳥就必然是分，所謂同，等於是合的竅門，所謂異，等於是分的竅門，我們無論是分是合，先得要知道竅門之所在，知道了相同的所在就不難合，知道了相異的所在就不難分，中國本來是有漢滿蒙回藏五個較大的種族，但這五個種族，自祖以來，都是聚處中華，在初孫中山先生就根據相同的這一點，定名為中華民族，於是乎五個種族就結合起來了，中國與日本，近百年來，處的並不怎麼好，但初期孫中山先生以同種同文相號召，於是乎中日民間的友誼，也就結合起來了，反面的，我們再看一些政治家他們所慣用的是「二分法」，如對一個人羣的團體，提出任何的一種意見，總歸是有贊成的有反對的，就把握贊成和反對兩方相異的表示，擴大渲染，這一個人羣的團體，便打碎了而分成兩半，分成兩半以後，還是如法泡製，一直分到末了，每個人都陷於孤立狀態之中，然後就可以任意的控制，根據這些事例，我們可以得到更進一步的體會，凡是同，有先天性質上的同和後天需要上的同，凡是異，有先天性質上的異和後天需要上的異，愛好文藝的人，彼此很自然的結合在一起，這是先天性質上的同，愛好文藝的人和愛

好機械的人，彼此就有些格格不入，這是先天性質上的異，至於像歐洲德國難民，集體逃亡，這是後天需要上的同，中國有句俗話：「大旱三年，下雨還有三家不願」，這是後天需要上的異，先天性質上的異同，當然是一成不變，後天需要上的異同，那就因地因人而有種種的變化，所以我們應付面臨的形勢，如果在先天性質上，發現不出異同來，便應該從後天的需要着手，製造一些異同，有了異同，分合的竅門，已經瞭如指掌，就可以分之合之，而不利的形勢，也就變為有利的形勢。

假托略

此如不及，假之於彼，彼如太過，托之於此，一不可制，假之於二，二不可制，托之於三，假之於甲，資以變乙，托之於乙，資以變丙。



## 第六講 陰陽與進退

易經裏面的卦，無非是陰爻與陽爻的變化，在易經的觀點上，認爲宇宙萬有現象，不論怎樣的複雜，歸結起來，不外乎陰陽兩者錯綜的關係，那麼，什麼是陰呢？什麼是陽呢？過去已經略略的提到，陰的性能是冷的是靜的，陽的性能是熱的是動的，以物理學上的能力來講，一種是向外的推力，一種是向內的拉力，所謂陽，就是向外的推力，因爲他的性能是熱的是動的，凡是熱的動的，都具有向外發揮的能力，所謂陰，就是向內的拉力，因爲他的性能是冷的是靜的，凡是冷的靜的，都具有向內收縮的能力，一般人對於中國所講的陰陽，觀念模糊，以爲很玄，其實一點兒也不玄，和現在物理學上所講的推力拉力兩種能力，不謀而合。

爲什麼熱的動的就具備向外的推力呢？爲什麼冷的靜的就具備向內的拉力呢？例如水，煮到滾開的時候，水熱了，便有一種向外發揮的力量，到了零下的溫度，便呈現出靜止的狀態，於是乎向內收縮而結成冰，這就是所謂陰陽的意境，我們根據這種意境，再看一看我們人生在社會上的進退，最基本的是憑藉什麼，無疑的，一個人在社會上能够向前進取而展開事業，最基本的是要憑藉陽的發揮作用，換句話說：就是要具

備物理學上的向外推力，一個人在社會上如果想向後退守，保持現狀，最基本的是要憑藉陰的收縮作用，換句話說：就是要具備物理學上的向內拉力，可是要記着，陽是熱的動的，陰是冷的靜的，假使一個人身體上熱能在很豐富的時候，四肢發暖，頭目清醒，精神向外放射，忽而考慮到此，忽而又考慮到彼，整天的心情在躍躍欲動，那這種情況，就是陽的作用達到最飽滿的程度，在這個時候，要把握着向前進取，一切事業，儘管擴展，陽的作用，已經飽滿，如果不發洩在正當的事業上，那就很可能發洩到壞的方面去，好像河水一樣，已經漲滿了，就非向外流出不可，相反的，假使一個人身體熱能不夠，有些畏寒，而四肢發冷，頭目昏沉，脚步行動，感覺到沉重，心情方面，施展不開，或者是容易發脾氣，或者是流於悲觀，那這種情況，就是陽的作用到了最低落的程度，而陰的作用漸漸的向上升，在這個時候，應該是向後退守，縮小自己，保持現狀，千萬不能再向前進取，如果陰的作用，已經上升，而還要勉強前進，那可能發生偏差，最後是落得不愉快的結果，這就一個人身心內在來說，至於應用到社會環境上，也應當如此，例如，我們經營一個企業公司，公司組成人員，不分上下，都是一心向外發展，那就是陽的作用在發揮，這個公司，是可以擴張業務的，反之，如果公司組成人員，注意內部的分潤，目標轉而向內，那就是陰的作用在進展，這個公司便應當加以緊縮，

不能再求擴張。

講到這裏，可能會引起懷疑，陰的作用，一經進展上升，就應當後退而保守，難道陰的作用對於人生是不利的麼？這又不盡然，陰陽是交互爲用的，缺一不可，天氣有晝就有夜，白天是陽的作用比較強，夜晚是陰的作用比較強，假使有晝而無夜，萬物便由枯萎而滅亡，所以人在白天裏，精神總是向外發揮，想到這兒，想到那兒，頭腦的活動，不會停止，可是到了夜晚，所有向外發揮的精神，都收斂起來，轉而向內，最活動的頭腦，也沉淪於靜寂的境界之中，於是乎入睡而全部休息，因爲有這種向內收縮的休息，才能够培養出向外發揮的精神，同樣的理由，我們在社會上生活，有進取就應當有退守，進取如同白天裏向外發揮，退守如同夜晚裏向內收縮，退守並不是消極，是爲蓄培養進取的生機，假使只有進取而無退守，那就等於夜晚不睡眠一樣的危險。

不過退守並不是漫無規則，是要以陰的性能爲退守的標準，陰的性能是靜的是冷的，因爲是靜的，就得要有柔順的德性，因爲是冷的，就得要有收斂的功夫，深一層說，當我們在退守的時候，對於社會上的表現，應當採取柔順的態度，而不能生硬，應當堅定收斂的心情，而不能散蕩，生硬了，散蕩了，便就退守不住，結果是退而不守，我們看到有些人，一遇到罷官落職，或者是事業上受了挫折，於是乎就悽惶不安的煩躁起來

，甚或怨天尤人，牢騷滿腹，這就是由於不明瞭陰陽進退的道理，天有晴天，也有陰天，陰天過了，仍舊還有晴天，所以在處逆境的時候，不必煩躁，更不必牢騷，這都不合乎陰的性能，不但無用，而且有害，應該是收斂自己，涵養生機，等到生機充足了，自然有好轉的動機。

還有一點要補充說明的，陽的作用正在高漲之時，我們固然應該是向前進取，可不能任意的勇往直前，而有一定的限度，乾卦裡面說過：「用九見龍無首吉」，「用九」是發揮陽的作用，「見羣龍無首」是看不見最頂點的頭部，合起來，是說發揮陽的作用，不要超過了頂點，才可以獲吉，所以乾卦到了最上一爻，便陷於「亢龍有悔」的逆境，一個人在圖發展的當中，只顧得意洋洋橫衝直撞，那就很可能發展得過火，過火了，就是「亢龍有悔」，而產生相反的結果，至於陽的作用到了低落的時候，又該怎麼辦呢？這只有用孟子養氣的功夫，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志一則氣動，氣一則志動」，陽的作用，到了不够的程度，於是乎便感覺得氣餒，而有些畏縮不前的表現，好像馬達輪轉不動一樣，馬達輪轉不動，非沖電不可，我們人類的養氣，就等於馬達沖電，因為人稟天地氣化而生，氣是人身上最重要的主宰，氣虛了會病，氣停止了會死，或許有人還不大明瞭什麼叫做養氣，那可以從睡眠的情形去體察，大家都知道，

適當的睡眠，是能够恢復疲勞，增進健康，但分析睡眠的內容，無非是頭腦不想，呼吸不亂，頭腦不想，相當於孟子所講的「志一」，呼吸不亂，相當於孟子所講的「氣一」，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抽出一定的時間，做到頭腦不想呼吸不亂，自然而然的就會保持機能充沛，而生動不衰。

### 進退略

以進爲進，其進不守，以退爲退，其退必敗，以退爲進，退以成進，以進爲退，進以成退，進之者二，退之者一，進退相衡，尤貴機先，機先一失，則進退兩難矣。

## 第七講 發創時期的作法

舉凡一切現象，就其發展過程上來看，都有個發創時期，天氣轉變，在下雨之先，總是密雲緊佈，綢繆了好久，於是乎纔沛然而雨，這一段未雨的綢繆，就是製造下雨的發創時期，天氣到了下雨以後，算是已經通暢了，在天氣本身上，並沒有什麼多大的周折，而最費周折的，是未雨綢繆的那一段，有些年紀大的人，每每在天氣轉變將雨未雨的時候，身體上就發生感應，或者是筋骨酸痛，或者是頭目昏沉，等到下了雨，這些個感應的現象，就會漸漸的平復，從這裏可以想像到，天氣在綢繆未雨的當中，是何等的煞費周折，因為過於費周折，以致氣化不順，一直影響到人的身體，所以我們人事現象上，任何一件事情，在發創時期也是非常艱難，這是受了宇宙法則的支配，中國有句古語，常常在說「創造維艱」，或者是說「頭難」，就是這種法則的反映。

發創時期，既然是這樣的艱難，那我們對於一切事情的發創，就不能僅憑着一時的衝動，應該是在方法上多加考慮，易經上的屯卦，就是代表一切發創的現象，而卦辭裏面最重要的兩句：是「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所謂「勿用有攸往」，攸往是前進的意思，有攸往是着力前進的意思，勿用有攸往是不能够着力前進的意思，因為凡是一件事

情在發創的時期，多半都有一股鋒銳的勁兒，就由於這股鋒銳的勁兒支持了意識，於是乎難免不無輕事之感，總以為這件事情是易如反掌，可以很快的完成，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之下，情緒上自然就會衝動，行為上自然就會莽撞，我們要知道，社會是人與人的關係，彼此在相互作用，不是我一個人想怎樣就怎樣，所能够做得通的，以衝動的情緒，加之莽撞的行為，那一定為社會所不許，結果是到處碰壁，障礙橫生，根據事實上的教訓，有好多事情，在起初是銳不可當，到後來便寂焉莫聞，弄成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就是基於這種原因，所以說「勿用有攸往」，這裏，或許有人會懷疑，既云發創，發創就是要向前行進，又說不能够着力前進，豈不是自相矛盾麼？不然，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凡事在發創之初，基礎還沒有穩固，甚至於還談不上基礎，不能够就着力前進，而且屯卦的內卦是震，震性善動，就是意味着在發創之初是最容易衝動，所以明白的說出「勿用有攸往」，以作反面的戒條，除此而外，還有正面的作法，正面作法的重點是在「利建侯」。

所謂「利建侯」，侯在作易的時候，是地方的首長，象徵開物成務的一種頭緒，屯卦的內卦是震，震有侯象，故借侯以形容各部門的頭緒，如同各地方之有首長，各地方纔能够建立起頭緒來，意思是說，凡事在發創時期，是居於渾沌初開的當中，一切均無軌

道，無軌道便無所遵循，因此，應當先將這件事情，按其性質，劃分爲各部門，就根據所劃分的各部門，權衡輕重，分別建立頭緒，有了頭緒，然後纔有軌道可循，而能够按圖索驥，很順利的向前行進，要不然，一團亂絲，縱然是想要向前行進，也無從行進起，有些人不重視這種作法，或者根本就不瞭解這種作法，發創一件事情，也不問這件事情的頭緒是如何，更不知道這件事情重點的所在，走上來就是雷厲風行的一副神情，只憑自己的衝動，想到那兒就做到那兒，肚子餓了，是要吃飯，偏偏叫你喝水，精神疲倦了，是要休息，偏偏叫你運動，自己還以爲是個能做事的幹才，其實是漫無頭緒，不明重點，簡直牛頭不對馬嘴，過去有個糊塗人建造房子，三間斗室，而開駟馬之門，結果門好像比房子還要寬大，看看實在不相稱，於是乎拆了再做，做起來仍然是不好，於是乎又拆了再做，就這樣做了又拆，拆了又做，弄到傾家蕩產，我們在發創時期，尤其爲社會國家發創一件事情，如果不先建立起頭緒，抓不住重點，那就如同這個糊塗人造房子一樣，勢必至於做了又拆，拆了又做，試問：人力財力都是有極限的，怎麼經得起三翻四覆無頭緒的浪費？所以屯卦在卦辭和爻辭裏面，不憚其煩的一再說到「利建侯」。

至於卦辭上「屯元亨利貞」這一句，是易經的通則，在元亨利貞講詞裏面已經說過了，因爲屯卦的卦象，是坎卦居外，震卦居內，坎爲水，就是很陰沉的濕氣，震爲雷，



就是初發動的熱力，初發動的熱力而爲很陰沉的濕氣所包圍，這種熱力當然是不容易展開，我們在社會上發創一件事情，同樣的也是憑藉着內在的一股熱力，而外在的環境，就好像坎卦，是重重的陰沉之氣，決不允許我們任意展開，所以一開始我們就要設想得很周密，不能夠有一點空隙，這就是屯卦的「元」，僅僅是設想得很周密還不够，應該建立起頭緒，有所遵循，纔能流暢而通達，這就是屯卦的「亨」，頭緒雖然是建立了，但這種頭緒是不是適宜呢？不適宜就不能和諧的推進，所以應該注意到適宜而和諧，這就是屯卦的「利」，發創一件事情，當然是希望這件事情很穩固，但爲達成穩固就非端正不可，這就是屯卦的「貞」。

屯卦還有最重要的一義，是在第二爻與第四爻「匪寇婚媾」的說法，所謂寇，是相激相盪，彼此之間，扞格不相能，所謂婚媾，是相輔相成，彼此之間，和融而相得，寇與婚媾，是居於相反的兩面，但這兩面的判別，極其幾微，我們在發創的過程中，自然是要接觸外在的環境，有些環境，在表面上看，好像對於我們所發創的這件事情是相輔相成，然而實際上却是相激相盪，有些環境，在表面上看，好像對於我們所發創的這件事情是相激相盪，然而實際上却是相輔相成，這就是因爲寇與婚媾的判別，完全是基於情志上的作用，而不在乎表面上的形迹，例如扒兒手或是大騙子，要想騙取我們的財物

，事先一定是千方百計，找機會和我們親近和善，爲什麼要和我們親近和善？爲的是要騙取我們的財物，這種親近和善，是寇而不是婚媾，又如良師益友，見到我們有錯誤的地方，總是義正詞嚴，不稍寬假，爲什麼要對我們不稍寬假？爲的是希望我們矯正錯誤，而有所成就，這種不稍寬假，是婚媾而不是寇，屯卦是用初爻之陽爲主，二爻雖陰，只是形迹親暱，不能成爲婚媾，直至四爻之陰，彼此情志交感，纔能成爲婚媾，所以我們在發創時期，不能只看到表面的形迹，而要看得很深很遠，否則無從辨別什麼是寇什麼是婚媾。

### 取與略

物生於愛，情至亦至，物弊於玩，情去亦去，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與之者切，取之必豐，與之非術，怨之府也，取之以道，恩之府也。

## 第八講 蒙昧時期的自處

不論任何人，在他的人生過程中，總有些蒙昧的時期，沒有成熟的孩童，固然是在蒙昧當中長大的，就是長大成以後，甚至於受過完全教育，而且學養很好，有些時候還免不了要沉陷於蒙昧的當中，比如我們初到一個機關服務，對於這一個機關的內部情形，不用說是很生疏的，一切辦事的手續，都不大明瞭，好多同事都是素不相識，這就是我們的一個蒙昧時期，又如我們初到一個城市或是一個新地方，對於這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根本就不熟習，甚至連路徑的方向也不清楚，一出門就不知道向那裏走，這也是我們的一個蒙昧時期，諸如此類，枚不勝舉，所以蒙昧時期在我們的人生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

人生過程，既然是免不了蒙昧時期，那我們在蒙昧時期中，究竟要怎樣纔能安全渡過呢？這在易經的蒙卦裏面指示得很明白，蒙卦的卦辭，開頭一句就是「蒙亨」，亨字的意思是亨通，蒙亨是果真的蒙昧了就可以亨通，簡單來講，就是一蒙便亨，因為人類的天性，本來就是愛真誠而討厭虛偽的，我們看到小孩子不懂得吃飯，於是乎我們就喂他吃，我們看到小孩子不懂得走路，於是乎我們就抱他走，我們為什麼要喂他吃要抱他

走呢？這就因為小孩子是以蒙處蒙，他不懂得的，他就活裏活現的表現出來不懂，絲毫不掩飾，所以能够引起我們的同情，自然會幫助他，同樣的理由，我們如果遇到一種不懂得的情況，就像上面所講的我們初到一個機關服務，什麼都不很懂，那我們就得要老老實實的以不懂得的姿態出現，本來是蒙，便就以蒙自處，隨時請教別人，自然可以得到別人的同情和幫助，反過來，如果是自作聰明，本來是蒙，是不懂，而自己以為很能幹，很聰明，強不知以為知，甚或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如我，這樣的姿態一出現，別人的同情心，自然會消失，就是想幫助也無從幫助起，可能還會引起別人的反感，結果只有永遠的陷在蒙昧之中，糊塗一輩子，到死為止，孔子說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們知道的就表示知道，我們不知道的就表示不知道，這樣纔能真正的會知道，不知道的要表示知道，那就無異乎關閉了覺解的門戶，所以孔子對於周朝的禮文有不明白的地方，便去問禮於老子，這就是我們在蒙昧時期的一個好榜樣。

蒙卦卦辭第二句話是「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這裏童與蒙並在一起來講，是表示蒙昧的程度，蒙好比是嬰兒，完全蒙昧無知的混沌狀態，童好比是童子，已經漸漸的明白，快要脫離蒙昧的狀態，蒙之理想的目標就是童，童就是蒙所需要的成果，「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就是說：混沌的嬰兒，他自身並無意識要求成為很明白很知事的

童子，可是就在混沌之中，自然而然的會變成很明白很知事的童子，我們當在蒙昧時期，就如同混沌的嬰兒一樣，只要以蒙自處，自然的會走向童子的途徑，千萬不能用匠意去求得不蒙昧而成爲童子，因爲已經陷在無知的蒙昧之中，本身又有什麼能力去求得不蒙昧？比如男女談戀愛，有某甲男子追求某乙女子，但是某乙女子是不是能够接受愛情，這在某甲男子方面來講，是一個蒙昧時期，某甲處在這個時期，只有誠懇的去追求，彼此的感情，於不知不覺之中，可能會漸漸的明朗化，如果戀愛一開始，便以人爲的匠意，用種種的方法，逼得女方明白的表示，那這種愛情是非常的危險，縱然能結合，也不會有好結果，這就是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道理。

蒙卦卦辭第三句話是「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所謂筮，就是因爲蒙昧不知而祈禱神明指示，所謂告，就是因爲祈禱而獲得神明的反應，所謂瀆，就是狎玩不恭的意思，「初筮告」，就是說一本純潔之初衷，以祈禱神明指示，是可以得到神明的反應，「再三瀆，瀆則不告」，就是說不是一本純潔之初衷，三心二意的，而有雜念參人其間，那就得不到神明的反應，總括起來說，我們當在蒙昧時期，如果想得到社會的同情和幫助，就如同祈禱神明一樣，是要一本純潔之初衷，不能二三其德，從前，陶朱公第二個兒子在楚國犯了死罪，陶朱公認識楚國的一位莊生，莊生當時在楚國威望很高，可

以左右楚國的國王，於是陶朱公便寫了一封信給莊生，並派大兒子攜帶千金重禮到楚國送給莊生，營救第二個兒子死罪，莊生接到了信和千金巨款，立即到楚王之前爲之解說，其後陶朱公的大兒子聽到弟弟有釋放的消息，以爲是楚國的法律，應當不死，又去和莊生說，其弟無死罪，當時莊生很不高興，便叫陶朱公的大兒子將送來的千金仍舊取回，等到陶朱公的大兒子取回千金以後，莊生便再向楚王進言，遂殺了陶朱公的第二個兒子，這就是「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的一個例子，假使陶朱公的大兒子不是二三其德的話，他的弟弟就不會死，本來，在營救的時候，陶朱公的第二個兒子死或則是不死，還是隱伏在蒙昧中的一個問題，我們對於蒙昧中的問題，既不覺解，更無把握，只有一本純潔的初衷，純潔的初衷，就是我們引起社會同情和幫助的有效方法，小孩子之所以能够得到人家的同情，得到人家的幫助，關鍵就在此。

### 公私略

權衡之設，本爲公也，有欺其輕重，資以成私，如爲之防，而防之者又以防成私，故善閉無關鍵，不以私去私。

## 第九講 怎樣運用對待的原理

易經上所有的卦，都是兩兩對待，向前演進，有通暢無阻的泰卦，就有閉塞不通的否卦，有漸就衰落的剝卦，就有重振生機的復卦，有增進加多的益卦，就有後退減少的損卦，有革除故舊的革卦，就有鼎盛興隆的鼎卦，卦的排列，爲什麼要兩兩對待呢？這不是隨意的創作，因爲宇宙的本來就是如此，我們試看宇宙萬有現象，沒有一件不是兩兩對待以支持其存在，一切動植物，有雌性就有雄性，假使只有雌性而無雄性，或者只有雄性而無雌性，動植物的生命，就無法延續，日常所用的電，有陰電就有陽電，假使只有陰電而無陽電，或者只有陽電而無陰電，電的功用，就無從產生，我們再看一看人類的本身，那就更明白，人的意志是空洞而無形，人的身體是實在而有體，身體的慣性，每多好逸惡勞，可是頭腦的意志，除入睡以外，沒有一時一刻會休息，意志與身體，就是一種對待，以夫妻來說，夫妻身體的結構，當然是彼此對待，就是臉形和性格，也多半是彼此對待，如果丈夫臉形長而狹，妻子臉形可能是短而寬，如果丈夫臉形向外凸出，妻子臉形可能是向內凹入，如果丈夫怕熱，妻子可能是怕冷，如果丈夫愛說話，妻子可能是寡言語，又如男女身體上的軀幹，好像雞蛋似的，有大的一端，有小的—端，

男人的軀幹，兩肩寬而臀部狹，是大的一端在上，小的一端在下，女人的軀幹，臀部寬而兩肩狹，是大的一端在下，小的一端在上，彼此顛倒而成對待，這一類的現象，舉不勝舉，易經的對待原理，便是從此引伸而成。

宇宙的現象，既然都是由於對待而發展，有這一面就有那一面，那麼，我們根據現象的這一面，就可以推知到現象的那一面，例如：我們聽到人類有自由的呼聲，就可以推知到一定有不自由的事實存在，我們看到社會上有節約的運動，就可以推知到一定有過於浪費的事實存在，同樣的理由，假使一個家庭過分的奢侈豪華，那這個家庭未來的衰落淒涼，可以想見，假使一對男女過分的緊密熱烈，那這對男女未來的生離死別，也可以想見，中國過去的縱橫家和兵家，就根據這些兩面情態，於是產生所謂長短略，長短略就是易經的方法之一種，尤其是運用對待原理，這裏姑且提出較為簡單的幾點來說明。

第一是慶吊，所謂慶，是極其快樂的形容字，所謂吊，是極其悲慘的形容字，一則快樂，一則悲慘，兩相對待，我們要體會到，人類內心的真情發洩，只有兩種場合，一種是在極其快樂的時候，樂而忘形，於是真情最容易表露出來，一種是在極其悲慘的時候，神不自主，於是真情最容易表露出來，至於平時，人類內心的真情，多半是隱藏而



不可捉摸，所以我們要窺測一個人的內心真情，只有運用這兩種場合，或者我們說些很愉快的話，以使之樂，或者我們說些很辛酸的話，以使之悲，於是從悲樂之中，發掘其真情之所在，真情既經發見，對於這個人就不難駕馭了，中國古代賢君良相，觀人用人，非常審慎，多半是採取這一類的方法，歷史上的事例，所在皆是。

第二是關闔，關是開，闔是關，一開一關，兩相對待，如同一所房子，有好幾道門，我們只開一道門，其餘的門戶都關起來，那麼，住在這所房子裏面的人，除非不出入，如果要出入，那就非走這一道門不可，這就是所謂「關闔」最簡單的一個例子，乍看這種關闔，好像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可是運用起來，便有無窮的功效，試以轉移社會風氣來說，假使僅憑教條式的勸導，所收獲的功效，是微乎其微，在勸導以後，或者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勸導，直截了當採取一種關闔的方法，迫使社會人羣非改變風氣不可，如同上面所舉的門戶例子一樣，便可立刻奏效，春秋時代的齊國，就是今天山東膠州灣，當時非常繁華富庶，所以無業游民很多，到了齊桓公秉政，勵精圖治，稱霸諸侯，很想將所有的游民，集中起來坑了，當時管仲做宰相，以爲不可，於是運用關闔的方法，將全國人民，劃分爲士農工商四民，四民各有規定的服裝，輪到游民，特別規定一種非男非女最別緻的服裝，平時，無業游民可以混迹人羣，自服裝區別以後，正當的四民便不願

與游民來往，於是無業游民在社會人羣中，形成孤立，無法生存，不到一年的時間，所有的游民都紛紛的就業了，這是什麼原故呢？就是將游民凍結於社會之中，所有的門戶都關閉起來，只開一道就業的門，就業則生，不就業則死，人生基本目的是在求生存，自然而然的會走向就業的門徑，所以能够不動一刑，不殺一人，而整個風氣爲之改變。

第三是鈎拒，鈎是探討別人的隱衷，拒是彌縫自己的空隙，一則探討，一則彌縫，兩相對待，這不僅是在政治工作上有很大的作用，就在社會往來上也有很大的作用，因爲人與人之間，常常爲了說話不投機，行動不協調，而發生不愉快的結果，所以我們在說話和行動之前，要觀察清楚，鈎拒的方法，就是幫助我們作這種觀察，現在有好多青年男女，在談戀愛的時候，彼此感情非常緊密，到了結婚以後，情形就漸漸改變，甚至弄到決裂的收場，這就是事先沒有觀察清楚，因爲在談戀愛的時候，彼此都有些個偽裝，這裏有一種方法，可以揭穿偽裝：不論是什麼人，聽到他內心所願意聽的話，他的眼神，會向上飛揚，相反的如聽到他內心所不願聽的話，他的眼神，會向下沉滯，假使有某甲男子追求某乙女子，用不着浪費很多的時間，只要有一個適當的談話機會，可以準備兩種對待的話題，比如說「最近有一位做小學教員的朋友，與某女士結婚，婚後的感情很好，不過生活是很清苦」，這一席話說過以後，就注意對方的表情，如果對方表情

很淡薄，眼神沉滯，那就再說「最近又有一位朋友，家庭富有，門第很高，與某女士結婚以後，生活是非常豪華愉快」，在說這一席話的時候，盡量渲染出一幅富麗堂皇的圖案，和前面所說的清苦情形，恰成一個對比，再看對方的表情是如何，如果對方表情愉快，眼神飛揚，那麼，這位對方某乙女子，不是好虛榮，便是拜金主義者，所謂鉤拒之鉤，就是這樣運用，至於拒呢？是要站在鉤的反面來運用，聽到所願意聽的話，不能表示愉快，聽到所不願意聽的話，也不能表示淡薄，按捺住自己的情緒，眼神始終一致，切忌發生變化，這樣便無隙可鑽而使人莫測。

### 順逆略

順勿失勢，失勢則敗，逆勿犯勢，犯勢則亡，故勢順也，正以迎之，花逢春發，月至望圓，其勢逆也，側以進之，鳥遇逆風，折翼而飛，人登危坡，側身而上。

## 第十講 需要和爭執

人類爲了生活，自然是有生活上的種種需要，可是你也需要，我也需要，大家都有需要，需要一到了彼此有衝突的時候，於是乎就發生爭執，爭執之小者，如一般的口角是非，爭執之大者，便是舉國的兵戎廝殺，翻開世界歷史來看，無數次的戰爭，都是基於彼此需要的衝突，所以爭執之起，是起於需要，我們爲了有一個系統的覺解，就先從需要說起，然後再說到爭執。

易經上的需卦，就是針對需要的現象而講的，認爲一切的需要，並不是憑空或則是任意可以達成，是有一定的途徑，需卦卦辭說：「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所謂「有孚」，孚就是至情至性，意思是說，我們要想很圓滿的達成需要，必須拿出自己的至情至性來，例如社會往來的友誼，在我們的生活上，是必不可少的需要之一，我們要達成這種需要，就得先要支付出自己的至情至性，纔可以爭取別人披肝瀝膽的友誼，推而至於其他的一切需要，都是如此，真正愛馬的人，纔可以招致天下的良馬，真正愛玉的人，纔可以聚積天下的寶玉，長短略上講過：「物生於愛，情至物至，物繁於玩，情去物去」，就是這個道理的說明，所謂「光亨」，光就是生命力的高度表現，意

思是說，僅有至情至性還是不夠，而要將至情至性，在生命上具體表現出來，纔能够亨通，例如就友誼而論，我們對待朋友，只是內心裏有這種至情至性，或是口頭上說些個至情至性的話，是不會發生什麼作用的，假使我們的事實上，毫不保留的用盡生命力，急人之難，解人之危，內在的一種至情至性，活潑潑的表現出來，那一定可以感動社會人羣，而社會人羣對於我們的看法，在不知不覺中，就會產生敬佩或者是愛戴的心理，照這樣發展下去，友誼上的需要，當然是能够亨通的達成，所謂「貞吉」，貞就是正確而穩固，意思是說，對於至情至性，不僅藉生命力表現出來就算了事，而且要表現很正確又很穩固，纔可以獲得吉的結果，我們再用前面的友誼例子來說，社會上的人，有的是生性剛強，有的是生性懦弱，不可一概而論，對於剛強的人，就得要婉轉輸情，對於懦弱的人，就得要慷慨施惠，對象不同，而表現的方法，也就不能相同，因為剛強的人，多半是志滿心高，如果對他慷慨施惠，可能誤會到是傷害他的自尊，所以要婉轉輸情，懦弱的人，多半是情卑氣弱，如果對他婉轉輸情，可能誤會到是口惠而實不至，所以以要慷慨施惠，這纔算是正確的表現，不過表現雖是正確，還得要牢牢的把握着這種標準，很經常的做下去，有些人，興之所至，於是乎就俠義橫天，話不對頭，於是乎就冷酷相對，這樣不穩固的表現，縱然是推心置腹待人，也難得到很好的反應，古往今來，

不斷發生恩將仇報的事實，就是從這些個因素產生的，所謂「利涉大川」，大川是代表險難，利涉大川，意思是說可以渡過險難，我們對於一種需要，如果是本着至情至性，以生命力來表現，而且表現得很正確又很穩固，那在取得這種需要的過程中，就是有險難，也可以安詳渡過。

以上所講的，不過是我們取得一種需要最基本的條件，除此而外，在時間上，我們更應當顧慮到兩個階段，第一是對於這種需要一開始圖謀的時候，第二是對於這種需要圓滿完成以後的時候，因為任何一種需要，在圖謀開始，最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別人既經注意，就難免不無掣肘的行爲，於是乎便會發生爭執的現象，例如一個國家圖謀富強，富強在一個國家來講，當然是一種重大的需要，可是就在這種圖謀開始的當中，一定會引起別的国家側目而視，理由是這個国家真正的富強了，無異乎是別的国家從此削弱，不必要的爭執，很可能的接踵而來，所以需卦的初爻指示我們：「需於郊，利用恆」，郊是空曠的意思，恆是經常的意思，就是說：在需要之初，我們應該是很空曠的，而不著痕跡，很經常的，而不失常態，照這樣去取得我們的需要，不僅可以避免別人的注意，就是需要不能達成，也不至於影響我們的正規生活，至於一種需要，發展到了圓滿完成以後，那更容易引起別人的猜忌，猜忌當然可以導致爭執的現象，例如我們經營

產業，到了過於富有的時候，就會招來很多的麻煩，這種情形，是極其普遍，所以需卦第末一爻警告我們：「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意思就是一種需要，發展到了最豐盛的時候，就會有不速之客，前來分潤這種豐盛的成果，我們只有以恭敬的態度，很謹慎的應付，纔可以避免爭端，而保持吉祥的收場，不過這裏所講的恭敬，不僅是表面上周旋的客氣，而是由於內心裏尊重別人，同時要控制自己，也就是孔子所講的「富而好禮」的道理。

一種需要，在發展的過程中，最容易引起爭端的，就是始末兩個階段，但在始末兩個階段的中間各階段，並不是我們想怎樣就怎樣，仍然是有應該遵守的步驟，需卦的三、四、五各爻，「需於沙，需於泥，需於血，需於酒食」，就是這種步驟上的指示，所以我們取得一種需要，必須本着「堆磚成塔集腋成裘」的精神，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途徑，決不能抱一種僥倖心理，希望早晨播種，夜晚就可以收割，不錯，社會上或許也有偶然成功的事實，可是這種偶然的成功，是不會保持長久的，我們看一看好多暴發戶，到後來有沒有好的結果呢？多半是橫遭凶禍，及身破敗，要不然，就是子孫不肖，毀滅門庭，這就因為暴發戶的財富，不是按照步驟取得的，而是偶然的機會或是不正當的奪取，因此，取得一種需要的步驟，我們也應當檢點到。

需要本來就有導致爭端的危險性，所以我們取得任何一種需要，開始就應當具備需卦上的基本條件，而且應當檢點的地方都檢點到，那麼，爭執的現象，可能就不會發生，萬一還是發生爭執的話，那這種爭執上的責任，是在對方，爭執的責任既在對方，當然我們是處於有利的地位，不過根據訟卦的指示，我們遇到爭執，還是要盡量的忍耐，忍耐不是示弱，却是增加理由，忍耐到了相當程度，不僅博得社會對我們的同情，同時可以激動社會對於對方的敵意，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再不能退讓了，於是乎一舉而攻之，自然是勝利在握。

**是非略**

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因是因非，而分彼此，以是成是，其是不顯，以非成是，其是乃著，以是破非，其非猶張，以非破非，其非必亡。



## 第十一講 羣體之統率

人的身體，如果加以分解，那就是無數萬萬的細胞羣結合起來的一個總體，所以人在先天稟賦上，就帶來羣體的習性，到了後天生活上，自然是離不開社會的羣體，不過羣體究竟是羣體，羣體的生活表現，不能像個體那樣的單純，惟其不單純，稍有偏差，就會發生問題，歷來的社會不安，或則是政治變亂，推求其基本的因素，都不外乎是羣體生活的偏差，那麼，人既離不開羣體生活，而羣體生活又最容易發生問題，因而對於羣體就不能不有一種統率，我們看一看動物中的馬羣羊羣，甚至小如蜂羣蟻羣，都有一種統率，纔能够維持住那些羣體的存在，人類當然不能例外，而且人爲萬物之靈，人類頭腦最爲複雜，人羣的統率也就比較困難，中國好多的書籍，都是說明這種統率的道理和力法，但最高的法則，還是淵源於易經。

易經裏面的師卦，就是指示我們對於羣體應該如何的統率，師卦的師字，並非如通常所謂軍師團營的含義之師，也不是通常習用的教師醫師稱謂之師，根據卦辭的解釋，師是衆的意思，就是羣體的意思，師卦的卦辭是這樣說：「師貞，丈人吉，無咎」，看起來，卦辭只有很少的幾個字，可是意義就非常的深長，所謂「貞」，前此已經講過，是「

正也固也」，固就是穩固而能够固結得住的意思，羣體之所以成爲羣體，根本就是由於各個的分子固結在一起，纔有所謂羣體，假使構成羣體的各個分子，飄搖動盪而不穩固，那就固結不住了，羣體也就沒有了，這不僅僅於社會羣體是如此，凡屬宇宙間任何一件物質的體，都是基於許多分子固結而成的，分子一經固結不住，這種物質的體，自然就很快的歸於消滅，然而怎樣纔能够固結得住呢？那就需要所謂正，正就是端正而能够正確維繫的意思，人類的頭腦，雖然是很複雜，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對於是非好惡的標準，差不多彼此都很接近，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甲看到了，認爲不對，乙看到了，當然也是認爲不對，乃至於丙丁戊己看到了，都是認爲不對，這種相同的標準，就是人性相通的焦點之所在，羣體之所以產生，是由於各個分子的結合，而各個分子之所以能够結合，那就在乎人性相通的焦點，我們要是很正確的把握着這種人性相通的焦點，不偏不倚，那便合乎所謂正的條件，而羣體自然也就會維繫得緊湊而能固結得住，我們要知道，彼此性情相通，雖遠隔千里，可以呼應，彼此性情不通，雖朝夕共處，如同路人，推而至於魚和魚可以成羣，鳥和鳥可以成羣，都是因爲性情相通的關係，魚和鳥，因爲彼此性情不相通，所以不能合成一個羣，總括起來講，羣體的統率，首要的是在達到「固的程度」，如何能够達到固的程度呢？那就更得要用「正的道理」，由正而到

固，便是貞字的意義，所以說「師貞」。

「丈人吉」這句話，是說明統率羣體的人選問題，意思就是對於羣體的統率，只有用丈人來擔當，纔能够獲吉，什麼是丈人呢？易經裏面常常有所謂大人與丈人的名詞出現，但是丈人與大人不同，大人是指有權位有德操的人而言，丈人是指有幹濟之才的人而言，我們在此撇開大人不談，丈人的涵義，根據卦辭，第一要具備雍容的器量，容得住人，纔能够吸引得住人，吸引得住人，纔能够固結而成爲一個羣體，列國的時候，有位侯生，是個很微賤的出身，但信陵君不惜以公子之尊，爲之御車，所以纔能够招納天下的人才，第二要具備明達的見解，見解超人一着，纔能够使人心悅誠服，心悅誠服，就是統率羣體的重要基礎，李世民在少年時期，就很英俊不凡，而有真知卓識，所以十八學士能够爲他所利用，第三要具備豐富的活力，羣體生活，是極其紛繁，統率羣體，是要耐得勞，耐得勞，所以本身的活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諸葛亮晚年六出祁山而不能成功，與他的食少事繁，體力不濟，不無關係，第四要具備成熟的表情，這一點，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似的，事實上是非常重要，因爲統率羣體，免不了要多面的和人接觸，所以自己的一言一行，給人的印像，是要表現得體，有些人在說話的時候，很容易皺着眉頭，有些人在別人面前歡喜誇張自己，而鋒芒畢露，又有些人遇到逆意的事情，

便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緒，而勃然變色，這些個不成熟的表情，無異乎拒人於千里之外，如何能够擴展社會，更談不上統率羣體了，所以說「丈人吉」，就是統率羣體的人，必須具備以上的各種條件，纔可以達到成功的目標，至於卦辭裏面「無咎」兩個字的意思，是就主觀方面來說的，就是以這種條件都具備的丈人，統率羣體，不僅在客觀方面，可以獲得成功之吉，就是主觀方面，反躬自問，也是無愧於中，所以說「無咎」。

統率羣體，除了上面所講的，還有應該注意的地方：師卦的初爻說「師出以律」，二爻說「在師中」，初二兩爻，是羣體的主要關鍵，所謂「師出以律」，就是說：羣體的行動，要納之於規律，不規律便是烏合之衆，最多是一哄而散，毫無結果可言，不過這裏所講的規律，別有內容，師卦的內卦是坎，按照說卦上記載，坎卦是規律，坎卦又以水爲象，水的性能是最融洽的，而且是最流暢的，所以羣體的規律，應當針對大眾的需要，而與羣情相融洽，使令大眾樂於接受，可以很流暢的通行，好像水一樣，並不是閉門造車，硬生生的來一套規定，就算是規律，所謂「在師中」，就是說：統率羣體的人，不能高居人上，應該置身於羣體之中，而與羣體呵成一氣，尤其要注意到彼此性情的溝通，決不能够表示特別，一經表示特別，便與羣體脫節，而就統率不了，在師中的中字，還蘊藏着另一種意義，就是一切的作法，要恰到好处，對於羣情的趨向，看得很

準確，如同搔癢一樣，恰好搔到癢處，這樣的還愁着羣體不能夠統率嗎？最後，師卦第六爻是這樣說：「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這就是表示羣體成功以後，一直到了開國承家，仍然不能夠延用小人，所謂小人，是指卦裏面三四的陰爻而言，就是仰承顏色毫無作爲的人，看起來很恭順，又好像小有才，做起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羣體裏面如果是這種人用事，那必然的是動盪不安，甚至因而解體。

### 利害略

利之小者，能掩大害，害之小者，能隱大利，蓋大害必有小利爲之媒，大利必有小害爲之倪，是在察乎利初，媒不能惑，嘶於害後，倪不能撓。

## 第十二講 幾種不同的結合

人與人之間，除了普通的往還以外，而能够進一步結合在一起，說起話來，是很投機，做起事來，是很順手，甚至於休戚相關，榮辱相共，那就不是偶然的，其中一定是有個道理存在，要不然，爲什麼我們對於經常見面的人，在心情上並不感覺到如何的緊湊，而對於不常見面的人，有些時候，到反很深切的懸念，構成這種現象，決不是普通心理可以說明得了，這就要從易經的比卦來求解釋。

易經比卦是說明宇宙一切結合的現象，不僅是人事，大如太陽系統，各個行星，何以能够連在一起，小如電子系統，由質子中子以至電子，何以能够連在一起，從本源上窮究，都是有個潛在的憑藉，這種憑藉，根據比卦的卦象，就在九五的一個陽爻，因爲比卦初二三四以及上爻完全是陰，而這些陰爻之所以能够相比，就是能够互相結合，無一而不以九五的這一個陽爻爲依歸，陽在自然現象裏，是代表動能熱力，而在社會現象裏，是代表人性交流，就人類的身體來看，人類身體是屬於自然現象的一種，身體內部的五臟六腑，以及四肢百骸，其所以能够結合在一起，當然是憑藉着動能和熱力在維繫，身體如果是沒有了熱力而無動能，那就是死亡，死亡了以後，五臟六腑就會腐敗潰爛

，四肢百骸就會脫落分離，整個身體上的各部門結合，隨即消滅了，至於社會上人與人的結合，同樣的，是憑藉着九五陽爻所代表的人性在交流，人與人如果沒有人性交流的話，到了最後，即便是父子夫妻的骨肉關係，也維持不住，還談得上一般的社會結合嗎？所以一切結合的現象，全憑這一個九五陽爻作主宰。

九五陽爻，固然是一切結合現象的主宰，但這不過說明最高的法則，要是專就社會現象，講到人與人的結合，那可以根據比卦的各爻，進一步分爲不同的六種：第一是二爻的「內比」，第二是五爻的「顯比」，第三是初爻的「孚比」，第四是四爻的「外比」，第五是三爻的「比之匪人」，第六是上爻的「比之無首」，所謂「內比」，是情志相通，而由於內心上感應發生的結合，如一對男女，相見之下，毫無條件的，彼此心理上，就覺得情不自禁，好像觸了電一樣，吸得很緊，分不開來，可是男女雙方，換一個對象，便沒有這樣的感覺，那這對男女的結合，是完全基於內在的驅使，不僅男女間的愛情，是有這樣的現象，就是朋友間的交情，也有些時候，是一見傾心，相交恨晚，晉朝阮籍，平生落落寡合，但山濤一與會見，便結成神交，這就近乎內比的結合，所謂「顯比」，是正大光明的結合，對一切社會上的往還，擯棄個人的好惡私情，本着人性的共同真理，真理所在，自然可以感動社會，這種結合，可以發展得很廣很廣，遊俠列傳

裏面一批豪傑之士，因為是肝膽照人，光明磊落，所以大家樂與之交，而受到社會擁戴，這就近乎顯比的結合，所謂「孚比」，是誠誠懇懇的對人，始終如一，久而久之，雖無吸引社會的特殊表現，但誠懇到底，也可以獲得社會的同情和愛護，不會陷於孤獨，不過憑這種基礎，取得的結合是比較遲，所以初爻的爻辭是「終來有他吉」，意思就是最後可以獲得結合上的成果，所謂「外比」，是指四爻而言，四與九五相近，就是由形迹上的接近，漸漸的感染薰陶，於是乎互相結合起來，因為四五兩爻，並不相應，只是相近而已，所以「外比」與「內比」不同，「內比」是由內發出的結合，「外比」是由外打入的結合，由外打入的結合，在程度上究竟比較淺，孔子小象上說過：「外比於賢」，意思就是這種由於形迹相近的結合，結合的對象，應該是賢者，否則就很可能由親近而狎玩，由狎玩而生出反感，至於「比之匪人」和「比之無首」，一則是羣小嘯聚，朋比為奸，一則是自視過高，形同孤立，這兩種情況，以結合而論，不是傷，就是凶。

依照這六種結合的性質來看，最真實際功效的，只有「內比」和「顯比」，就是比卦二五兩爻的結合，這兩種結合，「顯比」是得之於廣，「內比」是得之於深，如果我們要想取得廣泛的結合，當然就只有遵循「顯比」的途徑，如果我們要想達到深入的結合，那就非「內比」不可，不過「內比」的基礎，是建樹在身心感應的裏面，而且結合



的雙方，彼此都要具備這種感應，所以這個機會就很難得，一顯比」雖然範圍是比較廣，只要我們自己能够正大光明，對準真理發揮，就可以感動社會，問題是在我們自己，並不在雙方，所以「內比」與「顯比」相較，不僅是難得，尤其是難能，就因為是難，中國過去的縱橫家，纔從略的方面，覓得補救的途徑，本來沒有「內比」結合的機會，可以造成「內比」結合的機會，因為人類的情志相通，固然是不容易，但是彼此的思維上發生交叉點，到是常有的事，我們試看蘇秦，說服六國諸侯而佩六國相印，在當時，難道六國諸侯沒有親信的大臣麼？為什麼不信賴自己的大臣，却不約而同，一致的信賴蘇秦？這就是思維上交叉點的關係，所謂思維上的交叉點，就是我正想到這兒，恰好你也想到這兒，大家都是想到這一點上，有了這種情形，自然是一拍即合。

那麼，我們怎樣纔能發掘這種交叉點？這就要經由「以多辨寡」的途徑，人類的思維上的情形，當然是不容易捉摸，只有「以多辨寡」，纔可以探測得出，既經探測得出，就能够發生交叉點，例如我們請客吃飯，有甜味的菜，有鹹味的菜，有辣味的菜，有酸味的菜，有苦味的菜，五味俱備，各色齊全，那在一席飯菜的當中，對方的愛好，可以獲得很清楚的認識，而且特別歡喜吃甜味的人，是陽虛，陽虛的人勇氣不够，特別歡喜吃酸味的人，是陰虛，陰虛的人智慧不高，從對方的愛好，又可以進一步的認識對方

的氣質，假使我們和政治上的人研討某一種政策，也如同請客吃飯一樣，有甲種方案，有乙種方案，有丙種方案，有丁種方案，各種方案，無一不備，就看對方如何的選擇，對方一經選定，那對方的思維路線，也就很明白的表露出來了，我們既然是瞭解對方的思維路線，如果要和對方思維發生交叉點，自然是很容易，而且操之在我，中國古代縱橫家這一類的術數，很多很多，這裏因為要說明內比的結合，不過略略的提一提罷了。

### 隱顯略

鬼神莫測，令人敬畏，造化無形，令人崇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故隱之即所以顯之，凡物之理，無隱不顯，凡物之勢，顯而必隱。

## 第十三講 兩極現象

乾卦第末一爻說：「亢龍有悔」，亢是過高的意思，龍是代表乾陽的氣化，亢龍有悔，就是表示乾陽發展得過高，坤陰便乘之而起，以致乾陽有不能自保之勢，所以有悔，坤卦第末一爻說：「龍戰於野，其血玄黃」，龍戰是指的乾陽與坤陰相戰，野是乾坤相戰的場所，血是傷害的意思，玄黃是代表乾坤兩種的顏色，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就是表示坤陰發展到了最後，便招來乾陽的侵襲，而坤陰本身就不能保持存在，甚至於兩敗俱傷，所以其血玄黃，我們從乾坤兩卦第末一爻的表示，可以看得出：無論是偏於陰或者是偏於陽，一經到了極點，都會發生劇著的變化，而就無法再延續下去，這便是所謂「陽極陰生，陰極陽生」。

陽極了為何陰就能夠生？陰極了為何陽就能夠生？因為陰陽兩個字，在邏輯上是具有窮盡的關係，宇宙間的萬有現象，無非是陰陽而已，除了陰就是陽，除了陽就是陰，陽既發展到了極點，沒有的再發展了，當然陰就從中而生，陰既發展到了極點，沒有的再發展了，當然陽就從中而生，就人類悲和樂的情形來講，人在樂的時候，情緒上表現熱烈而奔放，是屬於陽的作用，人在悲的時候，情緒上表現淒涼而收縮，是屬於陰的作

用，有所樂了，自然就會發笑，可是笑到極點，反而流出眼淚來，有所悲了，自然就會痛哭，可是哭到極點，反而發出沒有知覺的傻笑，又如我們當在非常熱鬧的場合裏面，極盡狂歡，到了席終人散以後，心情方面總覺得有些不自在，好像現出一層惆悵的浮影，我們當在極其悲慘的環境裏面，整天的愁眉苦臉，排解不開，久而久之，就會激發悲奮之氣，到反可以表演出不平凡的行爲，所以美國每年在歡渡聖誕節，據我們所知道的，通都大邑，總是通宵達旦，樂而忘返，盡情發洩，無所不用其極，結果如何呢？第二天的新聞紙上，就免不了有將近千人死亡的紀載，極權國家裏面，是有目共覩的，一種陰森森的氣氛，令人不寒而慄，極權國家的政府，只要想得出來，對於人民，總是千方百計極盡控制之能事，控制得這樣嚴，人民應當是很馴服的了，然而事實上，人民抗暴的事件，却是接二連三的發生，這些實際的現象，在在都足以說明陽極陰生陰極陽生的道理，同時，更說明了陰陽兩極，是宇宙的變則，而不是宇宙的常軌。

宇宙是離不開陰陽，而陰陽又有兩極的存在，那由陰陽變化以成的任何一種現象，當然也有兩極現象的存在，老子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就是自然界所顯示出來的兩極現象，至於我們人類，因受陰陽兩極的法則所驅使，在天賦上便具有趨向於兩極的根性，例如有一件貪污的案子發生，貪污的數目，本來就只靠近十萬元，可是這

件貪污消息傳出去，由第一個人傳到第二個人，便是十多萬元，由第二個人傳到第三個人，便是一二十萬元，由第三個人傳到第四個人，便是好幾十萬元，由第四個人傳到第五個人，再由第五個人傳到第六個人，輾轉相傳，便成爲百萬元的貪污巨案，這就因爲人類的根性，總是趨向於兩極，愈到極點，好像自己的情緒，就愈能發洩得痛快淋漓，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社會上擁戴一個人，也不問擁戴的適當不適當，每每的捧到三十三天之上，社會上糟塌一個人，也不問糟塌的應該不應該，恨不得打入十八層地獄之下，諸如這一類的兩極現象，是普遍的存在，尤其人類社會，表現得更明顯。

可是兩極現象的存在，社會上就必然的要造成偏頗的形勢，因爲這一面發展到了極點，就會影響到那一面，而那一面便有最大的缺陷，有了最大的缺陷，當然就要發生種種問題，而反作用也就因之而起，如過於勇敢的人，遇事都是雷厲風行，那就免不了魯莽粗疏，結果是債事，過於考慮的人，遇事都是瞻三顧四，那就免不了因循弛廢，結果是誤事，同樣的理由，人類社會如果巨富豪門過多，無異乎是表示貧困的範圍擴大，貧困的範圍擴大，最後勢必是動亂不安，人類社會如果強暴的勢力過大，無異乎是表示被壓迫的人數增多，被壓迫的人數增多，最後勢必也是動亂不安，所以易經在六十四卦裏面，有一個共同的精神，就是「兩極均衡」，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這就是中國傳統的

「執兩用中」之思想，「執兩用中」，纔可以調節人類偏激之情，而不至於走向兩極。目前世界情形是怎樣呢？自從西方文化抬頭，世界上就沒有個安定的一天，而且不安定的幅度，一天大是一天，這不是說西方文化完全不好，西方文化有他的優點，但也有他的弱點，最大的弱點就是走向兩極，例如二十多年前初上市的打火機，在香港的售價，一個比較好的是四十元港紙，等於我們農業地區一擔白米的價錢，一擔白米，要費農人多少氣力？一個打火機，只是幾塊小鐵片湊成的，裏面的構造是很簡單，兩者之間，如何能够相等？然而西方功利主義的思想，就只是玩弄魔術的手法，賺錢，賺錢，無所不用其極的賺錢，只顧自己賺錢，不顧人家死活，結果勢必演成極端分子的大暴亂，極端分子的本質，無異乎是富家門前的一夥強盜，強盜對付富家，當然更是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的來報復，打擄、搶劫，到處打擄，到處搶劫，這就如同在海上行駛的一隻船，不是向右側傾斜，就是向左側傾斜，舵盤老是不穩，始終是東倒西歪的搖擺不定，於是乎我們乘坐在這隻東倒西歪的船上，可就要感到生存上的威脅。

話又說回來了，我們既經遭遇到這種兩極現象的時代，也用不着憂慮，更用不着咒罵，我們要積極的來運用這種兩極現象，固然，兩極現象是不能保持長久的，即使不運用，也會自然的發生變化，不過我們爲了減短人類災害的時間，還是應該運用，如何的

運用呢？那就要站在兩極現象變化的前面，加強變化的因素，我們知道，柚子樹可以變化結成柑子，柑子樹可以變化結成橘子，這就是長短略上「假托」之一略，假托甲以變乙，假托乙以變丙，經過幾度的假托以後，原有的形態，就完全消滅了。

### 多寡略

衆情紛紜，以多辨寡，敵勢汹涌，以寡制多，蓋順而數之，則多爲貴，逆而數之，則寡爲尊，以多辨寡者，順用其多也，以寡制多者，逆用其寡也。

## 第十四講 消息往來

我們看到新聞紙上常常引用消息兩個字，這消息兩個字最初是從那兒來的呢？就是從易經上來的，根據易經上的啓示，凡是坤勝於乾，而且能够駕馭了乾，因之乾遂日漸減弱，那就是消，凡是乾勝於坤，而且能够駕馭了坤，因之乾遂日漸增強，那就是息，什麼叫做乾呢？乾就是代表精神的動能，屬於無形的，以人來講就是人的生機活力，什麼叫做坤呢？坤就是代表形質的軀殼，屬於有體的，以人來講，就是人的身軀形骸，人在兒童時期，身軀形骸雖然還沒有成熟，可是生機活力非常旺盛，整天的歡喜動，而且生活興趣也特別高，這就因為乾勝於坤，所以表現出來的狀態是息，息就是向上生長的趨勢，人到中年以後，身軀形骸方面，多半是肥碩壯大起來，較之幼年少年的時期，均不相同，可是生機活力，那就遠不如幼年少年，舉止行動漸漸的變成遲緩，生活興趣也隨之日見減低，這就因為坤勝於乾，所以表現出來的狀態是消，消就是向下衰落的趨勢，宇宙萬有現象，無非是乾坤兩者綜合而成的，如果某一種現象，在他內在的乾坤形勢發生了變化，那就是這一現象快要上長或者是快要下落一種機先跡兆，所以中國歷來對於一個現象的變化情態，統稱之為消息，於是乎現在新聞界，也就採用消息兩個字，以



表示新聞性質。

宇宙萬有現象，都是乾坤兩者綜合而成的，這句話也許有人會懷疑，乾是精神的動能，坤是形質的軀殼，就人而論，固然是這兩者的綜合體，但如就砂石土壤而論，似乎沒有什麼精神動能可言，所以西洋科學一向稱之爲無機物，既云無機，當然不是乾坤兩者的綜合體，這種懷疑，在一般社會上是免不了的，其實砂石土壤，有砂石土壤的動能，並非毫無生機的死體，土壤無生機，附着於土壤上的植物，何以能生長？砂石甚至於極其微小的一粒砂子，都是天天不斷的在變化，認爲砂石土壤是無機物，這種說法已經漸漸的成了過去，現在的西洋科學家們，都已覺解到砂石土壤並不是無機的死體，根據易經的觀點，宇宙是一個生機的總體，無生機的現象，不會存在的，凡屬實際的現象，有坤就有乾，有乾就有坤，都是乾坤兩者的綜合而成，不過乾坤兩者的綜合，因爲層次上的不同，於是乎表現出來的樣法也就不同，第一個層次，乾坤兩者的綜合，成爲砂石土壤，第二個層次，乾坤兩者的綜合，成爲草木花菓，到了第三個層次，乾坤兩者的綜合，纔成爲蟲魚鳥獸和人類，人在這些綜合體裏面，精神的動能最強，而生機也最飽滿，所以人爲萬物之靈，成爲萬物的支配者，這就說明了萬有現象好壞的判別，是以精神動能強弱爲標準，所以坤勝於乾就是消，乾勝於坤就是息，消息的意義，弄明白了以後

，接着我們再談消息往來，宇宙間的現象本來就是變化不定，每一個現象，除了他本身有起有落，成了波浪形態以外，和其他的現象，還保持互相往來的關係，就是這一個現象的往，常常招致另一個現象的來，例如天氣太燥了，於是乎導致暴風急雨，風雨太驟了，於是乎又變成光天化日，至就一個現象本身的起落來看，例如花木，在春夏兩季，發枝發葉，非常的茂盛，可是就因為茂盛，以致發洩太過，促使內在生機不夠，所以一到秋冬就會凋落，凋落以後，內在生機可以重新涵養，涵養既久，交入春令又再發枝發葉，以達於茂盛，這便是易經上所謂消息往來，人類當然也逃不過這種法則的支配，所以我們人類歷史，尤其中國歷史，幾千年來，就在興衰治亂的循環當中演進，太遠的姑且不論，從兩漢以後，便有三國之分，到兩晉以後，又有五胡之亂，唐之後有五代，宋之後，有金遼，元明之後，更有闖獻，統一了一個時期，接着便是一度分裂，太平了一個時期，接着便是一度混亂，如同花木一樣，茂盛了又凋落，凋落了又茂盛，往來推移，週而復始，這就是前面所講的，因為受了乾坤兩者變化的影響，所以才造成這種反復的表現，那麼我們既經瞭解這種因素之所在，就應當運用變化，從而扭轉乾坤。

如何運用變化扭轉乾坤呢？凡是一個現象到了極點的時候，就會產生消息往來的變化，通常所謂「物極必反」也就是這個道理的說明，我們時常看到市場上的行情，如果

某一種行情，不斷的上漲，上漲到了極點，那就一定要下落，可是下落到極點又一定會上漲，因此，我們要扭轉乾坤的消息，第一要「觀其極」，就是要運用這一個現象的極點，過去周武王在即位之前，即與太公商議討伐商紂，太公說：「紂固不道，其惡未極」，其後又與太公商議討伐商紂，太公說：「紂惡已極，可以行師」，於是一舉而滅商紂，這便是「觀其極」的一個例子，更進一層說，一個現象到了極點的時候，在極點之中，又有機宜之所在，因此，我們要扭轉乾坤的消息，第二要「握其機」，就是要把握這一個現象的機宜，過去列國時候燕昭王用樂毅攻齊，連下七十餘城，只有莒和即墨還在圍困之中而未下，當時田單守即墨，不敢和樂毅相抗，就在這個時候，燕昭王死了，燕惠王即位，田單見到樂毅在燕國權威太高，而燕惠王又在即位之始，主弱臣強，就運用這種機宜，施行反間，果然燕惠王將樂毅免職，於是田單一舉而復七十餘城，這便是「握其機」的一個例子，前面已經說過，花木之所以凋落，是因為內在的乾陽生機不足，如果加以暖房保護，挽回乾陽的生機，便可以延長花木茂盛的時間，因此我們要扭轉乾坤的消息，第三要「全其勢」，就是要保全這個現象既成的形勢，在楚漢未定之前，韓信攻下了三齊，自請為三齊王，當時漢高祖大怒，於是張良暗示漢高祖，便封了韓信為三齊王，假使韓信不封，可能韓信與項羽相合，那當時形勢，就完全改觀，這便是「

全其勢」的一個例子，易經上的消息往來，最爲幾微，我們要想運用這種幾微，先得要「觀其極」，「握其機」，「全其勢」。

趨避略

趨利避害，人之常情，惟聖人因避成其趨，而衆人以趨失其避，趨非直趨，避非直避，一趨一避，惟曲是尙，子產因辭邑成其受邑，晏子以辭室成其受室，曲以行之，其徑反直，直以行之，其徑反曲。

## 第十五講 二重畜養

小畜卦是巽在上乾在下，而以巽畜乾，乾爲陽，巽爲陰，就是「以陰畜陽」，大畜卦是艮在上乾在下，而以艮畜乾，乾爲陽，艮亦爲陽，就是「以陽畜陽」，什麼叫做「以陰畜陽」呢？例如有些便便大腹賈，經營得法，擁有巨資，到了晚年，多半是附庸風雅，屋子裏面滿掛的是名人字畫，而對於社會上的知名之士，不惜靡費，廣爲結納，但真正的是個知名之士，縱然與之往還，也是格格不入，總歸談不到一起，因爲這些大腹賈，從他的本身上，找不出多少靈魂，只不過靠了財富來周旋，這便是以陰畜陽，什麼叫做「以陽畜陽」呢？例如自古以來，肝膽俠義者流，每時的急人之難，而奮不顧身，一種真性情的流露，即使梗頑不化的人，都爲之感動，在財富方面，固然不如那些大腹賈的袖長善舞，可是由於這種人性吸引的力量，無論是那一階層的人，自然是聞風嚮往，甚或結成生死之交，這便是以陽畜陽，其次，就我們身體的情形而論，有錢的人，在家裏養尊處優，經常的是在進補品，反而養得體弱不堪，並且手無縛雞之力，何以故？這就因爲只靠了補品是「以陰畜陽」，所畜的有限，鄉村的農夫們，整天都在農田裏勞動，吃的不過是粗茶淡飯，反而養得身強力壯，比起養尊處優的人要好得多，何以故？

這就因爲不斷的勞動，是「以陽畜陽」，所畜的較多。

我們瞭解小畜和大畜兩卦的大意以後，再說到卦象，小畜以巽爲畜養的主體，巽是取象爲風，風的表現是行動的，當然包含的有陽在內，無陽何以能行動，可是風所畜養的陽，是隨聚隨散，不會保持得長久，大畜以艮爲畜養的主體，艮是取象爲山，山的形態是從地面向上突起，既能突起，當然裏面也是有動力的陽，可是山是很穩定的，所畜養的陽，能够固結而不散，因此，凡是涉及畜養的問題，尤其一個政權對於人才的畜養，畜養得住，固然，這個政權形勢，是結結實實的穩定如山，如果畜養不住，那就像風的形勢一樣，很短暫的一掠而過，歷史上這種事例是很多很多。

那麼，究竟怎樣纔可以畜養得住呢？這就要依照前面所講的，應該以陽畜陽，而不能够以陰畜陽，換句話說，就是應該側重在人情的溫暖和人性的結合，而要能够養得住人的心，並不是僅僅從形式上計較，從形式上計較，即便是高官厚祿，也很難畜養得住，最大的限度，不過換取表面上的恭順而已，大家都知道，劉備初起事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憑藉，但是能够推心置腹，一秉大畜的作風，有桃園結義之至性，而又有三顧茅廬之真情，所以到後來，不僅關張爲之效死用命，就憑諸葛亮過人的才智，也爲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另一方面的曹操，在當時是具有那樣的優越條件，然而不重入情感應

，只用權勢號召，走向小畜的途徑，結果是徐庶彌衡這一類的人才，就畜養不住，所以在曹操的本身上，雖然具有優越條件，始終不能夠奠定統一的局面，這種道理，推而至於我們家庭裏用一個下女或是用一個男工，也不能例外。我們對於所用的男女工人，不論工資是怎樣的高，要是板着面孔，不假詞色，一副差奴使婢的神氣，人是有血性的，試問，這個工人如何能够安得下去？假如我們對於工人，非常的體恤，看作自己的家人一樣，即使工資是很菲薄，那這個工人也能够服服貼貼，而不願意離開，所以孟子說：「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就連普通行路的人，甚至於一個乞丐，還得要有情義，纔會接受我們的畜養。

以上係就用人的一環，說明畜養的現象，但是所謂畜養，在範圍上不只是用人，對於整個國家的畜養，更為重要，有些人僅注意到物質的條件，以為做到了家給人足，這個國家就算是畜養得够標準了，其實，人類是有性情上的稟賦，性情沒有着落，儘管豐衣足食，也感覺到了無生趣，我們看到好多有錢的人，不也是常常在長吁短嘆的苦悶嗎？苦悶的什麼？難道是沒有飯吃？沒有衣穿？都不是，唯一的就是性情上的空虛，目前西方國家之所以特別重視宗教，男男女女每星期都要到教堂裏去做禮拜，也就因為西

方太偏於物質的發展，以致社會風氣，刻骨的表現個人主義，整天的生活，是在機器和煤煙的籠罩之下兜圈子，而在性情方面，沒有適當的出路，於是乎只有借宗教來安頓自己，所以我們對於一個國家的畜養，「足衣食」是爲了「明禮義」，「實倉廩」是爲了「知榮辱」，重點還是在禮義與榮辱，要不然，只是足衣食，只是實倉廩，有的吃，有的穿，就算了事，無所謂禮義的規範，更無所謂榮辱的觀念，那是禽獸的生活，而不是我們人類的生活，然而時代的潮流，是愈來愈趨向於一偏的途徑，一切的衡量，都是從有形的物質方面去着眼，而忽略無形的功用，有了錢，什麼事可以辦得通，沒有錢而僅是有道理，道理任憑再高深、再遠大，也沒有四兩重，根據易經的定律，這一面是在向上長，那一面就要向下落，照這樣的繼續演進，大家都變成「老鼠眼睛一寸光」，社會往還，談不上真的性情，最後是整個人群窒息不通，而殘殺、冷酷、種種罪惡，自然就要不斷的發生。

在小畜卦辭裏面，最重要的一句是「密雲不雨」，在大畜卦的卦辭裏面，最重要的一句是「不家食吉」，所謂「密雲不雨」，密雲是雨之前的固結狀態，雨是密雲之後的發散狀態，因爲小畜是以陰畜陽，屬於有形的畜養，而所畜者小，所以要固結起來，而不能够發散成雨，發散成雨，那連所畜養的密雲就沒有了，所謂「不家食吉」，家食是



坐食於家謹守本位的意思，不家食是不要謹守本位而應向外擴展的意思，因為大畜是以陽畜陽，屬於無形的畜養，而所畜者大，所以要無限量的擴展，愈擴展就愈能够獲吉，從這兩句卦辭裏，關於畜養的方向和辦法，更可以瞭然於心，假使當前的趨勢，偏於有形的畜養，甚至演成物慾橫流，那對於這種趨勢就應該設法固結起來，有什麼辦法纔能够固結得了呢？還是離不開這一面上長那一面下落的定律，只要在人的性情上，提高無形的畜養，自然就會沖淡有形的畜養，中國過去每逢隆盛時代，總是特別重用賢良方正，而對一般市儈商賈看得很輕，理由就在此。

### 寬狹略

平易則寬，寬則勢大，矜驕則狹，狹則局小，操瓢汲海，水不盈升，操畚掘山，土不盈擔，海非不濶，山非不高，器不足耳，故以爵祿羈縻天下，而矜驕自恃，不如禮德之爲愈也。

## 第十六講 如何向前行進

我們不論做什麼事，一經開始，都是向前行進的，而這種向前行進，有他一定的軌道，並不是任意作爲可以完成得了，易經上的履卦，就是代表一切行進的現象，並從這些行進的現象當中，指示出應該遵守的法則，履字的涵義，就是向前行進，履卦是乾在上而兌在下，乾爲天，天是表示高，兌爲澤，澤是表示卑，這就是說明一切行進，應該由卑至高，循序而進，漸達於成，例如日常的吃飯，我們是一口一口的吃下去，決不能夠一餐飯，我們就一口吞下去，這種道理是極其普通，用不着多說明，所要說明的，履卦是貴乎「以柔履剛」，何謂「以柔履剛」呢？因爲我們一切的行進，當然有行進上的客觀現象，客觀現象決不能夠迎合我們的行進，有些時候，客觀現象對我們的行進，還相反的構成一種障礙，所以要我們的行進來融洽客觀現象，我們去遷就現象，現象不能來遷就我們，這就是以柔履剛，例如我們開公司做買賣，最重要的是與市場情形，求得融洽的配合，可是市場情形不能遷就我們的營業，是要我們的營業去遷就市場情形，假使不顧市場情形，只憑自己的成見，那沒有個不失敗的道理。

以上只是提出「以柔履剛」的法則，在實用的時候，還得要進一步研究，以柔履剛

的「柔」，照字面解釋，是柔和，是柔順，可是柔和並非巧言佞色，是和其情，柔順並非卑躬屈節，是順其勢，所謂和其情，是將所做的事業，弄得很和諧，所謂順其勢，是將所處的環境，弄得很順利，我們在行進的過程中，難免不遭遇到一些很剛勁與很生硬的現象，遭遇到這些現象，只有拿一個柔字來運用，這在履卦卦辭上，曾經有明白的啓示，履卦說過：「履虎尾，不咥人，亨」，履虎尾的「虎」，是表示凶險的意思，不咥人的「咥」，是被虎咬傷的意思，「履虎尾不咥人亨」，是從虎尾的方向，向前行進，可以不致被虎咬傷，而能够亨通暢達，因為我們任何一種行進，在行進的過程中，都有一種危險的成分，擺在我們的面前，吃飯飲水，是極其尋常的事，如果一不小心，可以導致種種疾病，何況其他比較重要的行進，當然危險的成分更多，所以履卦拿虎做比喻，形容行進上的危險，但是虎的危險，是在虎頭的部位，而在虎尾的部位，因為虎之所以能够傷人，是虎頭部位的虎口和前爪，所以我們向前行進，應該遵循虎尾的部位，順序而進，纔可以避免虎頭的危險，纔可以達成行進的目標，例如防洪治水，必須斟酌水患的情形，因勢利導，分別排洩，力求疏通，而後水患可除，假使一遇水患，即迎水頭而加以堵塞，勢必因水勢汹涌而泛濫成災，不但水患不能消除，反而加重損害，這兩種不同的結果，就是因為一則是履虎尾，一則是迎虎頭，二次大戰的時候，麥克阿瑟

日軍在南太平洋越平島作戰，就是符合履虎尾的法則，所以一舉而勝，宋朝王安石的青苗變法，沒有順應民間的情形，只憑自己的理想，迎着虎頭而進，所以造成失敗的結果，舉一反三，可以由此類推到一切一切。

就一種行進的整體而言，固然是應該以柔履剛，而履虎尾，但是將一種行進分開段落來看，又不僅是履虎尾即爲已足，履卦的初二兩爻，是代表一種行進的前段，初爻曰「素履往無咎」，二爻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素是樸素，素履就是樸實踐履，履道坦坦是很平穩的行進，幽是幽靜，幽人貞吉就是不要誇張渲染，而以幽靜自處則吉，總括這兩爻的意義，在一種行進的前段，是要很平穩的樸實踐履，而且要以幽靜自處，千萬不能浮華外露，履卦的五上兩爻，是代表一種行進的後段，五爻曰「夬履貞厲」，上爻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夬是決斷敏捷的意思，夬履就是很決斷的很敏捷的向前行進，貞是固定，厲是危險，貞厲就是固定而不行進，便有危險，視是考察，視履考祥，就是很周祥的考察所有行進的過程，旋是圓轉，其旋元吉，就是旋轉得很圓滿便能大吉，總括這兩爻的意義，在一種行進的後段，就是行進快要到達完成的時候，這個時候，對於行進的態度，與前段幽靜平穩完全不同，是要果斷敏捷，不能稍有遲疑，因爲在行進將成的時候，一有遲疑，便陷於稍縱即逝的逆境，不僅如此，一面固然是很果敢

的完成自己的行進，一面還得要很周祥的考察自己的行進，經過考察以後，覺得很圓滿，而沒有什麼空隙，這種行進纔能算是成功。

爲什麼在行進的前段要幽靜平穩，在行進的後段要果斷敏捷呢？這是本乎人情，也是淵源於物理，我們一切的行進，如同賽跑一樣，凡是長程賽跑，在賽跑的前半節的時候，有經驗的運動員，多半是保持平衡的速度向前跑步，在賽跑的後半節尤其到了決定勝負的階段，那一定要支付全部生命力來加強速度，纔可以獲致決勝的成果，又如開車，在起初總是平穩的慢慢前進，等到開了相當的時候，機輪走得純熟了，於是乎纔能加足馬力開快車，所以我們一切的行進，前後是不同，簡單的說：後段是要快，前段是要穩，道理就在此，因爲快，很可能造成疏漏，所以又隨即加以考察，來補救快的缺點。

### 視聽略

耳目以形用者，窮於一室，以神用者，徧於八荒，故聖人不以目視，而以神視，不以耳聽，而以神聽，神之所據，宇宙之理，人物之性也。

## 第十七講 剛柔相濟

易經上的卦，是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如復爲陽卦，只有主爻一爻是陽，而有五爻是陰，姤爲陰卦，只有主爻一爻是陰，而有五爻是陽，這就是表示本來是陽，就要用陰，本來是陰，就要用陽，因爲陽主動而生熱，表現的性能是剛的，所以要用柔的來協調，陰主靜而爲冷，表現的性能是柔的，所以要用剛的來協調，體質寒的人，愛吃暖性的食物，體質熱的人，愛吃涼性的食物，得了寒症的病人，多半要用暖藥來溫，得了熱症的病人，多半要用涼藥來解，宇宙萬有現象，其能維持存在，而且不斷的發展，無一而不是得力於剛柔相濟。

中國遠在三千年以前，周公即根據易經上剛柔相濟的道理，制禮作樂，而以禮樂爲立國的兩大支柱，於是奠定了幾千年來「禮樂之邦」的基礎，什麼是禮呢？禮並不僅是禮貌或是禮節，孔子說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意思就是禮不在乎玉帛之儀，而禮的本義，是在節制人的性情，諸如人的性情，通常最容易流於散蕩，故禮節之以敬，有些時候，又最容易流於貪鄙，故禮節之以廉，人的性情，好像流水一樣，不能不有節制，要是沒有節制的話，那就很可能的泛濫無涯，可是節制本來是一種硬性作用，就

剛柔而論，可以說禮是屬於剛的，然而「過剛則折」，人的性情只是一味的硬性節制，難免不受到戕害，所以又用樂來補救，什麼是樂呢？樂不僅是匏土革木石金的聲音，孔子說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意思就是樂不在乎鐘鼓之音，而樂的本義，是在陶冶人的性情，人的性情，一經枯燥而走向偏激，縱然是用禮來節制，也是節制不住的，在這個時候，只有用樂來陶冶，樂的陶冶是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就剛柔而論，可以說樂是屬於柔的，這如同教養小孩子一樣，中國的家庭，對於小孩子的教養，一向是嚴父慈母，爸爸總是比較的嚴肅，媽媽總是比較的慈祥，小孩子犯了錯誤，爸爸便予以嚴肅的責罰，責罰得小孩子到了承受不起的時候，於是乎媽媽又來一番慈祥的撫慰，爸爸的嚴肅，就是禮的作用，屬於剛的，媽媽的慈祥，就是樂的作用，屬於柔的，這樣的一剛一柔，小孩子纔能在很好的教養中成長起來，中國過去之所以用禮樂立國，就是從這種剛柔道理演繹出來的，而是在人的性情上求管理。

剛柔相濟，義不止此，就前面所舉的復卦和姤卦來講，復卦原本是坤，由於乾剛入於坤柔體內，擊破了坤卦的卦體，遂將坤卦變成復卦，姤卦原本是乾，由於坤柔入於乾剛體內，擊破了乾卦的卦體，遂將乾卦變成姤卦，換句話說：就是對方如果是柔，我們便應當用剛去克服，使令對方無從施展其柔，對方如果是剛，我們便應當用柔去克服，

使令對方無從施展其剛，所以我們遇到擁有寶貨財富的人，我們決不能和他多談寶貨財富，如果和他談論寶貨財富，那一定是他的勢強，我的氣短，我們只有避開寶貨財富不談，找出另一方面的道德文章做話題，使令他的寶貨財富無從誇耀渲染，而將對方心理上的氣餒可以懾服下去，以此類推，我們遇到有權勢地位的人，避開權勢地位不談，而談聖賢品德，那麼，對方雖有權勢地位，等於沒有，我們遇到有武藝勇力的人，避開武藝勇力不談，而談智慧技巧，那麼，對方雖有武藝勇力，等於沒有，如此的運用剛柔，我們與對方，至少可以拉平，甚至於反居其上，因為人類的本性，都有些個爭強好勝，說到他所擅長的那一個角度上，不自覺的會沾沾自喜，而趾高氣揚，如果轉個角度，說到他一向所不注意的方面，那可能會情虛氣餒，而易於接受，春秋列國的時候，好多權略家和說客，周旋於各國諸侯之間，能够左右各國諸侯的政策，就是憑藉着這種剛柔的運用，中國有句俗話：「水來土擋，兵來將擋」，也是這種剛柔的說明。

中國孫中山先生在創導革命的時候，就常常拿弱小民族來號召世界，所以弱小也是政治上一種憑藉，剛強固然可以克服弱小，弱小同樣的可以克服剛強，乾卦是剛強的，坤卦是柔弱的，乾卦可以破坤，坤卦也可以破乾，乾卦第末一爻是亢龍有悔，就是被坤卦擊破的意思，坤卦第末一爻是龍戰於野，就是被乾卦擊破的意思，春秋時候的宋國，



是很弱小的一個國家，介乎秦晉齊楚四大強國之間，然而到了宋襄公施行一種所謂仁惠政策，照例的可以稱霸諸侯，而領導列強，所以老子說：「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這一段話意思，可以分開來講，第一，我們對於這一個現象要想掩蔽，先要有所張揚，例如我們做的是這一件事，先就找出另一件事來擴大的張揚，在另一件事擴大的張揚之下，很神速的進行這一件事，那這一件事就可以在掩蔽之中完成，而不致於被人發覺，第二，我們對於這一個現象要想削弱，先要有所加強，例如女人的旗袍，有一個時期，風行高領窄袖，很不正常，我們要矯正這種現象，最好是領子儘量讓他高，袖子儘量讓他窄，高到無可再高，窄到無可再窄，自然的就會恢復正常；第三，我們對於這一個現象要想廢止，先要有所興盛，例如一個嗜好賭博的人，在他賭興正濃的時候，禁止他的賭博行為，那是不可能的，倒不如索性使他賭，等到賭厭了，然後再禁止他的賭博行為，那就很容易見效，第四，我們對於這一個現象要想奪取，先要有所施與，例如秦始皇兼併六國，就是先幫助甲來攻擊乙，這在甲的方面來看，好像秦始皇恩惠很大，情義很好，實際上這種情義恩惠的幫助，就是爲着將來要吞併，因爲到了甲乙合併以後，乙固然是滅亡了，而甲的國力，也就一落千丈，於是乎秦始皇再來吞併甲，那就易

如反掌，毫不費事，總而言之，剛柔的幾宜，是非常微妙，剛柔既可以相互爲用，又可以相互克制，處在剛的地位，而來用柔制柔，固然是要盱衡得體，處在柔的地位，而來用剛制剛，尤其要曲盡其情，而最難能可貴的，是在以柔制剛，所以老子特別強調說：「柔勝剛，弱勝強」。

### 專衆略

有以衆勝者，有以專勝者，譬諸於射，三軍以百矢齊發，無不中也，由基以一矢獨發，亦無不中也，衆可成專，專可當衆，故不得其衆，應求其專，不得其專，應求其衆。

## 第十八講 時位作用

易經對於時位的作用，是特別重視，如坎卦的彖辭說：「險之時用大矣哉」，睽卦的彖辭說：「睽之時用大矣哉」，蹇卦的彖辭說：「蹇之時用大矣哉」，而在需卦裏面講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在噬嗑卦裏面講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在遯卦裏面講到：「當位而應，與時行也」，這一類有關時位上的詞句，舉不勝舉，即使某一卦沒有將時位字樣明白說出，也包含了有時位的意義在內，因為易經上的每一卦，是代表宇宙乃至社會每一類的現象，我們知道，任何現象的存在，都是離不開時間上和位置上的因素，而且卦之所以爲卦，是活用的，在這個時間，在這個位置，這一個卦是代表這一類的現象，換一個時間，換一個位置，這一個卦又代表另一類的現象，所以時間和位置，就更顯得重要。

易經上的時位，乍看起來，好像與西洋哲學所講的時間空間性質很接近，但是時位的涵義，可就比较複雜得多，所謂時，不僅是這一個現象本身所具備的時間就算是時，而是各方面配合起來的時，有需要的需卦，纔有爭執的訟卦，有爭執的訟卦，纔有羣衆的師卦，有羣衆的師卦，纔有結合的比卦，彼此相因，於是乎造成一卦的時，例如作戰

，一般人以爲準備得很成熟，就算是時機到了，其實，準備的成熟，只是我們自己的事情，片面的，談不上時，應該要注視到敵人有沒有可乘之機，即使敵人有了可乘之機，仍然是談不上時，還得要配合各方面的趨勢，孟子說過：「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時的中間有個勢的存在，勢即所以造成時的機緣，我們想把握着時，就得看準了勢，所謂位，不僅是這一個現象本身所佔有的空間就算是位，而是各方面配合起來的位，一卦有六爻，每一爻都有每一爻的位置，但是每一爻的位置，是基於其他的各爻配合而成的，初爻之所以成爲初爻，因爲有了二三四五六各爻，纔有初爻的位置可言，並不是僅僅初爻的一爻，就可以成就初爻的位置，其他的各爻，在位置上都是如此，例如政府機關裏面的一個公務員，從位置上來看，有上級，有下級，對人民是居於領導管理的地位，對政府是居於承命辦事的地位，由這些許許多的關係，於是乎纔形成這一個公務員的位置，所以易經上的時與位，不是西洋哲學單純的時間空間能够概括得了。

以上只是說明時位的意義，不過就在時位意義裏面，已經可以略略的看得出時位的作用，我們先就時的作用來講，易經所有的卦，都是離不開時間性的，任何一卦，發展到了六爻以後，於是乎就變成另一卦，所以常有「與時偕行」或是「時行則行」這一類

的啓示，意思就是不論什麼事，都要把握時機，如果把握不住時機而變了卦，縱然是做得很努力，結果也是徒勞無補，等於一拳頭打了虛空，毫無着落，例如我們替人家救火，假使在火警剛一發生的時候，尙未燃燒起來，我們就替人家張羅營救，營救了以後，人家不見得就感激我們，甚或因爲營救以致於損毀了些什物，反而招來人家的抱怨，認爲我們是過於倉皇，多此一舉，假使在火勢熊熊，燃燒最烈的時候我們纔去着手撲滅，即使在撲滅的當中，有很大的損毀，人家也是五股投地的感激我們，決不至因爲損毀而抱怨，同一是救火，或前或後，而人家的觀感，就完全不同，是什麼道理呢？這就是時的作用，其次，再講位的作用，一卦中間的六爻，自下向上數，第一第三第五是陽位，第二第四第六是陰位，陽爻居於第一第三第五的位置，陰爻居於第二第四第六的位置，是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叫做得位，相反的，陽爻居於第二第四第六的位置，陰爻居於第一第三第五的位置，是以陽居陰，以陰居陽，叫做不得位，或則說是爻不當位，例如一個國家的用人，以有特別能力的人，居於可以發揮的位置，而將沒有什麼顯著能力的人，就守着不必要發揮的位置，那便是陽居陽陰居陰而爲得位，如果以沒有什麼能力的人，而居於可以發揮的位置上，反過來而將具有特別能力的人，放在毫無發揮可能的位置上，那便是陰居陽陽居陰而爲爻不當位，爻不當位，這一個卦體，就要受到影響，中

國歷史上每一次的混亂，都是導源於爻不當位，所以位的作用，不允許我們忽視。

前面說過，時的中間有個勢，勢就是造成時的一個關鍵所在，時勢是相連的，假使眼前沒有我們所理想的時勢，甚至於時勢對我們是很不利，那我們該當怎麼辦呢？這在易經卦象裏，是有很明白的答案，就看我們體會如何，不論那一卦，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其中只要有一爻動，於是乎這一卦就變成另一卦，卦是代表各類的現象，所謂時勢，不過是現象的一種，當然也在這個法則支配之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既然是變，那我們只要增加一點因素進去，這一種時勢就可以變成另一種時勢，中國有句古話：「英雄造時勢」，如何的造法？動了一爻，就會變更一卦，過去齊桓公，用了管仲的計劃，營救周王出奔的危難，便一躍而領導諸侯，齊桓公原來在諸侯之中，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位，就因為營救王室的這一着，纔開始奠定了齊國的霸業，所謂時勢，於是乎全盤爲之改觀。

我們又常常聽到有些人在感嘆，好像滿肚子的才能，沒有地方可以發揮，這就是所處的位置問題，時既然能够創造，位是不是也能够創造呢？我們知道，位是根據爻而來的，爻的性能，是有升有降，有進有退，繫辭上說：「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爻是可以動的，當然，我們所處的位置也是可以動的，孔子生在春秋的亂世，當時沒有官場適

當的爵位可以憑藉發展，於是乎就掉轉頭來，傳道講學，樹立社會上的地位，奠定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基礎，不向這兒動，就向那兒動，一個人總歸有一個發展的位置，問題是在如何的動，不過這裏所講的位置，不是專指做官的位置而言，一個人在社會上站得起來，就算是一個位置。

最後一點是時位相互的作用，時可以影響到位，位可以影響到時，也就是時間可以變更空間，空間可以變更時間的道理，所以我們對於時，如果是有所創造，就要注意到位，我們對於位，如果是有所創造，就要注意到時。

### 勞逸略

人若與驥相競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故爲治者，貴能以我之逸，御彼之勞，以彼之勞，成我之逸。

## 第十九講 泰否之間的關係

前此已經略略的提到，中國有句流行的口語，通常都在講「否極泰來」，爲何否極而就能够泰來呢？這得先要將泰否二者的意義弄清楚，什麼是泰，什麼是否，然後纔可以看得出泰否之間往復的關係。

泰否是易經上兩個互相對待的卦名，所謂泰，「泰者通也」，就是通泰的意思，所謂否，「否者塞也」，就是閉塞不通的意思，一則是通，一則是不通，所以雜卦的解釋：「否泰，反其類也」，因爲泰卦是乾陽居內，而坤陰居外，相反的，否卦是坤陰居內，而乾陽居外，以氣化來說，乾陽的性能是向外發揮的，就是一種輕清之氣，向外發揮，坤陰的性能是向內凝聚的，就是一種重濁之氣，向內凝聚，在泰卦，是乾陽居內而向外發揮，坤陰則居外而向內凝聚，於是乎兩氣相交，故此能通，在否卦却不然，坤陰本已居內，而再向內凝聚，乾陽本已居外，而再向外發揮，於是乎兩氣不交，故此不通，如春夏季節，地氣上升，天氣下降，天地之氣相交，所以萬物生長，也就是泰卦彖辭上所講的「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到了秋冬季節，地氣不上升而回縮，天氣不下降而上浮，天地之氣不交，所以萬物凋落，也就是否卦彖辭上所講的「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



，不過這僅是從卦象上說明泰否兩卦的情態而已，至於泰否兩卦的涵義，所包羅的還很廣。

我們首先就剛柔加以分析，乾陽是剛，坤陰是柔，泰卦的乾陽居內坤陰居外，就是剛在內而柔在外，否卦的坤陰居內乾陽居外，就是柔在內而剛在外，爲什麼剛在內而柔在外就成爲泰，柔在內而剛在外就成爲否呢？一個人內在蘊藏了有一種剛勁之氣，遇事都有個堅定的主宰，而外表却是和光同塵，非常的柔順，也就是曾國藩所講的「勁氣內斂」，那這個人在社會上的生活，一定是和諧通泰，而爲人羣所愛戴，假使一個人鋒芒過於外露，做起事來，劍拔弩張，咄咄逼人，但內在却是軟綿綿的毫無主宰，一股勁兒完全浮在外表，那這個人在社會上的生活，一定是閉塞不通，可能要遭遇到坎坷，其次，就動靜加以分析，乾陽主動，坤陰主靜，泰卦的乾陽居內坤陰居外，就是動在內而靜在外，否卦的坤陰居內乾陽居外，就是靜在內而動在外，爲什麼動在內而靜在外就成爲泰，靜在內而動在外就成爲否呢？一個人內心裏有計畫的在動，而外在的表現却是安詳寧靜，儘管事情紛繁複雜，還是從容不迫，這當然可以獲得通泰的成就，假使一個人內心裏毫無計畫，只是外表顯出慌慌張張的在動，以這種態度，不論應付什麼事，十之八九都是做不通的，這裏或許有人還看不清楚，因爲動靜分出內外，有些時候，界限很模

糊，我們另舉一個實際的事例來闡明，記得有位友人到歐美各國去考察，回國後我們就問他考察的觀感，他的答覆是：上軌道的國家，在白天裏，街道很冷清，到了晚間，可就人頭擁擠，車水馬龍，這幾句話就是足以描寫動在內而靜在外的一種通泰現象，構成社會的人羣，都有各人本身的職業或者是家庭的事務，農人是在農田裏動，工人是在工廠裏動，學生是在學校裏動，公務員是在機關裏動，甚至於家庭主婦是在家庭裏動，各人都在本崗位以內活動，當然在白天裏街道上沒有多少來往的人，因為在白天裏都是忙着自己分內的工作，只有晚間纔能夠出來活動，反過來，如果農人不在農田裏動，而跑到街道上活動，工人不在工廠裏動，而跑到街道上活動，學生不在學校裏動，而跑到街道上活動，公務員不在機關裏動，而跑到街道上活動，甚至於家庭主婦不在家庭裏動，而跑到街道上活動，各人都在外面浮動，那這種社會，百分之百的是閉塞不通的否，再次，就冷熱加以分析，乾陽性熱，坤陰性冷，泰卦的乾陽居內坤陰居外，就是熱在內而冷在外，否卦的坤陰居內乾陽居外，就是冷在內而熱在外，為什麼熱在內而冷在外就成為泰，冷在內而熱在外就成為否呢？我們經常吃的米，表面上是冷的，可是煮成飯吃下去以後，遍身就會感覺到發熱，何以故？因為米裏面蘊藏了有一種熱，可是米壞了就要發癢，就是米的表面上發熱了，這種發過熱的米，拿來煮飯，吃下去毫無作用，何以

故？因為米所蘊藏的熱，已經發散出來了，所以熱在內冷在外就是泰，冷在內熱在外就是否，另從人事現象來講：從前有個直不疑，侄子在生病，夜晚起來好幾次去看侄子的病，但每一次回來都睡得很熟，後來兒子在生病，夜晚一次都沒有起來去看兒子的病，但通宵達旦不能成眠，對侄子是熱在外而內心是冷的，對兒子是冷在外而內心是熱的，這個例子，對於冷熱內外是最好的說明，我們在人事往還上，很可以運用這些相反的情況去觀察。

泰卦的彖辭上說：「內君子而外小人」，否卦的彖辭上說：「內小人而外君子」，這是專指政治現象而言，乾陽是代表君子，坤陰是代表小人，一個國家，如果是君子居內秉政，而將小人排之於外，那就是泰，一個國家，如果是小人居內秉政，而將君子排之於外，那就是否，和前面的剛柔動靜冷熱，是同一的軌迹。

我們既經認識了泰否兩者的關係，那對於否極泰來的道理，就不難推想而知，在泰卦卦辭裏是「小往大來」，在否卦卦辭裏是「大往小來」，所謂大，就是指的乾陽，所謂小，就是指的坤陰，泰卦是坤陰向外而往，乾陽向內而來，故曰小往大來，否卦是乾陽向外而往，坤陰向內而來，故曰大往小來，卦之所以成泰否，完全基於乾陽與坤陰之往來，但往來兩個字，都是動態的形容，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往來是一種對待語句

，有往就有來，有來就有往，孔子說：「乾坤其易之門耶」，意思就是乾坤如同門戶一樣，有出有入，不單是出，也不單是入，乾坤的出入，就是乾坤的往來，所以否卦雖然乾陽向外而往，但不能够老是往，雖然是坤陰向內而來，但不能够老是來，乾陽之往，往而復來，坤陰之來，來而復往，於是乎否卦就變成泰卦，這便是否極泰來的道理，例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幾天會莫知所以的感覺到精神振奮，有幾天又會莫知所以的感覺到意懶心疏，精神振奮，是由於小往大來之泰卦的作用，意懶心疏，是由於大往小來之否卦的作用，這兩種情況是在互相循環，因此，泰之後固然可以轉否，否之後也可以轉泰。

### 恩怨略

害生於恩，情生於怨，管仲射鉤以殺桓公，而齊因之霸，易牙殺子以食桓公，而齊因之亂，故於恩者應防其害，於怨者應結其情。

## 第二十講 能同則大

經由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世界大同，這大同的兩個字，是淵源於禮運大同篇，而禮運大同篇，又是孔子從易經裏面大有與同人兩卦體會出來的，禮運大同篇只是說到大同的一種境界，究竟這種境界是根據些什麼道理，那就非從大有與同人兩卦說起不可。

宇宙間的萬物，看起來是千頭萬緒，複雜得無法指數，然而尋根究底的去追求，都是源出一本，而為太極所化生，所謂太極，就是元始氣化，由這種元始氣化的演變，於是乎纔逐漸造成各式各樣的萬物，我們人類的軀體，也是凝結的物質之一種，而含有百斤左右的重量，到了死後焚化，只剩下三五斤骨灰，連這三五斤的骨灰，還是因為焚化的火候不及，那麼，百斤重量的物質到那裏去了呢？仍舊是歸還了氣化，由此可見萬物都是基於氣化造成的，而氣化也就是萬物相同的一個基點，宇宙造化就掌握住萬物相同的這一個基點，所以纔能够主宰萬物，而成為宇宙之大，至於社會現象，不論怎樣的紛繁，無非是基於人類意志的表現，意志向善，表現就是善，意志向惡，表現就是惡，聖賢豪傑，造成轟轟烈烈的事業，是基於意志，鼠竊狗偷，做出鬼鬼祟祟的行爲，也是基於意志，社會現象之於意志，猶之乎宇宙現象之於氣化，宇宙間的萬物生長，其相同的

一個基點是氣化，社會上的一切表現，其相同的一個基點是意志，假使我們能够掌握住人類這一個相同的基點，換句話說：就是能够溝通天下人的意志，那一定可以主宰人羣，如同宇宙造化主宰萬物是一樣的偉大，總括起來，我們能够發掘相同的一點，就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易經上卦的排列，就基於這個道理，所以排列的次序，同人在先，而大有在後。

爲什麼做到了同而就能夠大呢？莊子說：「不同同之謂大」，意思就是舉凡不同的都能使令同在一起，就叫做大，如我們當前所接觸的萬物，大半都是化合物，所謂化合物，就是由個別不同的元素同在一起變化而成的，假使宇宙間個別不同的元素，仍舊還是個別不同的元素，那就產生不了萬物，而就不能成爲宇宙之大，又如我們建造房屋，所需要的材料，有磚瓦、有木材，有水泥，有鋼筋，還有砂石鐵釘等等，這些材料，性質上完全不同，我們就是要將這些不同的材料同在一起，纔能够建造輝煌壯麗的房屋，要不然，我們只是察察微明，見小而不見大，僅僅看到不同，而就看不到同，磚瓦讓他永遠是磚瓦，木材讓他永遠是木材，水泥鋼筋讓他永遠是水泥鋼筋，本來這些材料，同在一起，都可以各盡其用，但是分開來零零落落，可就百分之百的等於廢物，這樣想要建造起房屋，當然是不可能，至就大有卦象來看，大有是離在上而乾在下，離爲日，乾

爲天，就是日麗中天，無所不照，萬物同在光中，亦無不受其鼓舞，而且大有的外卦之離，就是同人的內卦之離，所以在卦象上，大有也是以同人爲基礎。

不過根據彖辭，同人的主旨在「能通天下之志」，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尤其是現在，天下滔滔，人慾橫流，爾虞我詐，所在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對於人羣的意志，要弄成彼此相通，而能殊途同歸，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同人卦辭一開端就告訴我們：「同人於野，亨」，野字的涵義，是一片空曠而沒有畛界，意思是說，人羣的意志，怎樣纔能够同呢？這必須我們自己內心上就是很空曠，而沒有任何的畛界，空曠便可以相容，沒有畛界便可以相合，相容而相合，自然是可以走到相同的途徑，而同人的這一個現象，就會亨通的發展，老子所主張的「無爲」，也就是「同人于野」的意思，「無爲」並不是沒有作爲，而是凡事不先拿出自己的成見，完全以天下人的意志爲意志，既然是天下人的意志，那就「眾志成城」，再沒有個做不通的事情，所以說：「無爲，而無不爲」，有些人體會不夠，很武斷的就「無爲」看作消極的個人主義，其實，「無爲」非但不消極，可以說是最積極不過的，而且是大同境界的一種思想，因爲我們遇事假使就有所爲的而懷着成見去對待人羣，那在人羣的意志上，就無異乎是劃出畛界來，有了畛界，勢必至於扞格不通，甚或演成水火，除非不做事，一做事，不是這兒反對

，就是那兒掣肘，試問如何能够達到同人之亨？在這裏，或許引起人的誤會，一個人內心裏很空曠，而又無任何的畛界，豈不是沒有了主宰麼？可是不然，宇宙的真理，只有一個，也如同太極一樣，永遠存在而不會泯滅的，我們人類是宇宙的產兒，當然離不開宇宙的法則，這種宇宙唯一的真理，每個人內心裏都在蘊藏着，如果是大眾的人羣，在意志上，很自然的有個相同的趨向，那就是這種宇宙唯一的真理在發揮作用，我們能够掌握住人羣相同的意志，就等於掌握住宇宙唯一的真理，宇宙唯一的真理都在我們掌握之中，還有什麼主宰比這個主宰更好？

人羣的意志，好像天氣，究竟是變化莫測，在走向相同的過程中，難免不發生曲折，同人卦的第三爻講到「伏戎」，第四爻講到「乘墉」，就是指示這種中途遭遇曲折的情形，「伏戎」是暗伏攻擊的意思，「乘墉」是乘虛窺伺的意思，雖然如此，但能够掌握住宇宙唯一的真理，很穩定的而不爲所動，是可以克服「伏戎」和「乘墉」的種種困難，所以同人卦辭上說：「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利涉大川，就是可以渡過困難，利君子貞，就是應該守住真理，如何渡過困難？在能守住真理，我們通常的生活中，也有些時候遭遇到社會上的不諒解，可是這種不諒解的原因，經過反躬檢討以後，並不是基於我們的錯誤，那我們只有置之不問，而加强的守住真理，自然就可以矯正社會對於我



們的看法，這便是利涉大川和利君子貞的道理。

由同人到大有，另一面的意義是所同者在乎大，因為宇宙化生萬物，根本就是大同小異，從人的體形上看，固然是同具五官百骸，但五官百骸生長的樣法是各不相同，有的是身高，有的是身矮，有的是體瘦，有的是體肥，因此，同人之同，並不是處處求同，處處求同，是違反了造化，我們要知道，人各有所長，人各有所短，人各有所能，人各有所不能，我們只要取其所長而用其所能，求其大者相同而已，如果以我們自己的所長，而就輕視別人的所短，以我們自己的所能，而就輕視別人的所不能，這樣的吹毛求疵，如何能同？更如何能大？

### 遠近略

遠可以觀其廣，而不及於微，近可以察其微，而不及於廣，又凡情之所牽，遠覺其親，勢之所趨，近生其玩，故聖人以遠處近，以近處遠。

## 第二十一講 處世最基本的態度

一個人在社會上的生活，無非是對人和對己的兩方面，對己當然是要悉心創造，力求本身上的充實，可是愈求充實，就愈感到本身的不够，對人當然是要諧和相處，力求人事上的圓融，可是愈求圓融，就愈感到人事的難處，因而這兩者之間，便發生交互作用，由於本身的不够，所以不能够傲慢待人，由於人事的難處，所以不能够放縱自己，總括一句話，無論對人或者是對己，都應當保持一種謙虛的態度，易經裏面的六十四卦，只有謙卦六爻皆吉，而爲人類生活上的最基本的一卦。

謙卦的卦象，是坤在上而艮在下，坤爲地，艮爲山，就是山在地下之象，本來山是在地上的，却反居於地下，這在意義上，是表示謙之所以爲謙，首須縮小自己，減低目標，雖然像山那樣高，也應該屈居於地下，而不顯其高的形迹，因爲我們在社會上不管做那一行的事情，如果目標樹立得太大，處處騎在別人的頭上，那就很容易遭到同行或是社會上的忌妬，俗語所謂「樹大招風」，就是這個道理的說明，而且目標樹立越大，弱點越是容易暴露，一旦暴露了弱點，很可能就變成「衆矢之的」，各方面的打擊，勢必接踵而來，這樣不但事情做不成，連我們本身所有的基礎，都會發生影響，所以

我們要迴避人家的注意，就得要減低目標，要減低目標，就得要縮小自己，如同山在地，形迹不顯，莫測高深，即使有人企圖打擊我們，也無從打擊起，看不到目標，找不出弱點，等於一拳頭打了虛空，白費氣力，而我們反來因為這種無的放矢之打擊，適足以形成不可動搖的堅強形勢，不僅如此，以整個的社會觀點而論，更覺得謙卦的重要，在目前人與人的關係，基於時代的演變，是愈來愈複雜，唯其複雜，而彼此之間，迴旋的餘地，也就愈來愈窄狹，假使每個人不能夠縮小自己，換句話說，就是不能夠嚴守自己的本位以內，而漫無涯際的向外伸張，你也伸張，我也伸張，結果是弄到毫無迴旋的餘地，只有走上互相殘殺之一途，所以老子說：「曲則全」，能够守其曲，纔能够成其全。

謙卦的卦辭，是「謙亨，君子有終」，所謂謙亨，亨就是流暢而通達的意思，謙亨就是果真能謙，便可以流暢而通達，因為謙則虛而有容，虛而有容，一切窒塞不通的現象，當然就不會存在，舉凡宇宙間的任何事物，其所以造成窒塞不通的現象，都是由於太滿，溝洫不通，是滿的緣故，氣化不暢，也是滿的緣故，滿是謙的反面，果真是能够謙，那滿的緣故就沒有了，自然是可以流暢，可以流暢，就可以通達，例如我們具有某種的擅長，或則是長於書畫，或則是長於詩文，假使我們遇到一個場合，談起詩文書畫

來，便逢人說項似的，自己誇耀一番，不是說自己書畫如何美，就是說自己的詩文如何精，目空一切，旁若無人，本來，我們的詩文書畫素養並不算差，可是就因為這種自滿的表現，引起人家的反感，而社會上對於我們的評價，也就七折八扣的降低標準，假使我們對於詩文書畫，雖然是很擅長，而我們總覺得自己的不夠，始終是保持初學的態度，人家看到我們這樣的謙虛，從心靈上的激動，自然而然的就會交口讚揚，那我們的詩文書畫，在社會上的評價，也就隨之而提高，這就因為自滿的影響，無異乎是閉人之口，自己的長處，自己已經說完了，人家無從說起，要是說，只有反批評，而自謙的作用，恰恰是相反，自己的長處，自己不說，自己不說，而只是從事實上表現自己的長處，就等於發動人家來說，人家既然都在說我們的長處，那就形成社會一致的輿論，所以說謙亨，至於「君子有終」這一句的解釋，終字可以解釋為久遠，君子是合乎道理的人，君子有終就是合乎道理的謙虛自守，纔可以保持得很久遠，孔子說：「鄉愿德之賊也」，鄉愿並不是有德的人，可是乍看起來，好像是有德，謙之為謙，也是如此，有些時候，某種態度，好像是謙，其實並不是謙，如我們本來是擅長詩文書畫，而對人表示自己是個不識字的文盲，這就不能算是謙，倘使談話的對方，要是有一位讀書不多的人，或則是沒有讀過書的人，那這種表示就變成譏諷的語調，可能招來很不愉快的後果，所以

謙是要合乎道理的謙，不合乎道理的謙，不但無益，反而有害，這就是卦辭上特別指明「君子」的意思所在，說到「有終」，任何事情之所以不能維持久遠，除了特殊的災害而外，十之八九都是基於自滿，如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展，就因為自滿在作祟，於是乎發動侵華戰爭，同時挑起珍珠港事件，後來是落得慘敗的收場，以致維新的成果，半途毀棄，要不是自滿，仍舊像明治維新的時候一樣，總是感覺得自己不够，一直的發展下去，那到現在，日本的國力，在世界上可能是居於首一首二，這就是卦辭上「君子有終」的意思所在。

在這裏，或許有人要提出質問，一味的謙虛，是不是過於軟弱呢？這種質問，是沒有明瞭謙的真意，謙並不是軟弱，而是最堅強不過的，我們要知道，社會上有一種法則在支配我們，我們愈是放縱自己，社會上的反應愈是壓制，而我們要想進展，可就感覺寸步難行，我們愈是縮小自己，社會上的反應就愈是愛護，而我們事業前途，也就可以如意展開，所以謙卦第一爻是「謙謙」，「謙謙」只是謙而又謙的意思，完全屬於內在的修養，第二爻便進一步是「鳴謙」，「鳴謙」就不只是內在的修養，並已由內在的修養而取得社會的聲望，第三爻再進一步是「勞謙」，「勞謙」是這種謙虛的德性，表現到了行為上，而有捨己利人之勤勞的事蹟，第四爻更進一步是「撝謙」，撝與揮字相通

，「撝謙」就是在社會上已發揮了謙的作用，到了第五爻便是「利用侵伐」，到了第六爻便是「征邑國」，「利用侵伐」也好，「征邑國」也好，統統都是對於社會上一種征服的行爲，從第一爻到第六爻的過程中，一步一步，不斷的發展，一直發展到征服社會爲止，我們在各爻的層次上，就可以看出謙之所以爲謙，根本談不上軟弱，而且也不是僅僅屬於內在的修養，爲的是要藉這種修養達到我們在社會上發展的目標，老子說：「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也就是謙卦的旨趣，所以我們除非不想有所發展，要想有所發展，就非從謙卦做起不可。

### 同異略

欲得其精，則求其異，欲成其大，則求其同，同異二者，非必自然，可意爲之，然而用之不善，同則必流，無以自主，異則必乖，不免於亂，故應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 第二十二講 振奮的條件

我們講到「振奮」這一個課題，先得要從豫卦上體察，豫卦的豫字，義爲暢遂逸樂，就是氣化通暢生機蓬勃的一種境界，豫卦的構成，是坤地在下而震雷在上，孔子在大象裏面說：「雷出地奮豫」，本來雷是蘊藏在地內的一股熱能，到了升出地面之上而成爲雷，那就表示裏裏外外上上下的氣化都已經通暢了，一切生機，便隨之鼓舞而振奮，所以萬物在秋冬兩季，因爲天地之氣閉塞，多半是凋殘衰落，或者是萎縮蟄伏，可是一經春雷勃發，於是乎草木萌動，昆介化生，整個的宇宙，無一而不生機活潑，欣欣向榮，就我們人類來看，人的身體，如果是氣化鬱結，上下內外之氣不通，肚子裏面，老是嘖嘖咕咕的在盤旋不出，這就要影響到全部的健康，諸如飲食銳減，頭目昏沉，四肢無力，精神萎頓，甚至於造成嚴重的疾病，疾病之主要的原因就是氣化不通，氣化要是通暢了，胃口也就開了，頭目也就清醒了，四肢也就感覺到有力了，而精神便會爲之一振，根據這些個現象，我們可以知道，由宇宙到我們的本身，能不能夠振奮得起來，就在乎氣化能不能夠通暢。

至於社會國家，當然也離不開這種法則，我們常常聽到在說，什麼「祥和之氣」，

好像是象徵興隆，什麼「乖戾之氣」，好像是象徵破敗，其實，這「祥和之氣」就是指的氣化通暢，這「乖戾之氣」就是指的氣化不通暢，任何的社會或者是國家，在縱的方面，假如是上下不相謀，政府做政府的，人民做人民的，在橫的方面，假如是彼此不相顧，你打你的主意，我打我的主意，完全被乖戾之氣所籠罩，這就如同一個病態的人，頭腦想得到的，手不能動，手能動的，腳不能行，腳能行的，而身體又支持不住，所有五官百骸，都因為氣化不通而脫了節，在這樣情形之下，如何能够振奮得起來？那麼，我們遇到這樣情形又該怎麼辦呢？對個人的身體，當然就只有吃藥打針，攝護調理，以求通暢，而對社會國家，那就另外要想出種種的疏通氣化辦法，究竟是些什麼辦法纔能够疏通呢？這可以向歷史上去觀摩，從前燕國在易王的時候，國內大亂，被齊國乘虛攻入，資財寶器，擄掠一空，等到燕昭王即位，卑辭厚禮，招納天下的賢俊，於是乎樂毅鄒衍劇辛這些人，都先後到了燕國，輔助昭王，生聚教訓，而全國上下，共同甘苦，並且樂毅爲昭王策畫，認爲必須連絡諸侯，纔可以興兵伐齊，後來就結合秦楚三晉，一舉而攻下齊國七十餘城，所有損失的資財寶器，都全部取回，當時燕昭王之所以要招賢納士，而與全國上下共甘苦，就是爲的處在大亂之後，疏通上下的氣化，而樂毅之所以特別重視連絡諸侯，而與秦楚三晉相結合，就是爲的燕國孤懸塞北，疏通內外的氣化，



上下內外的氣化都疏通了，便顯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是一舉成功，所以豫卦的卦辭是「豫，利建侯行師」，「建侯」是建立頭緒，也就是妥爲部署的意思（參看發創時期的作法講詞），「行師」就是普通所說的行師動衆，合起來就是表示：果真達到暢遂逸樂之一種豫的境界，就能够振奮起來，而作行師動衆的部署，沒有個不利的道理。

不過豫卦是用震雷的一個陽爻爲主，這一個陽爻，是代表陽剛之氣而取象爲雷，地內的熱能，經過三冬節序，蘊藏得很充足，纔能够突出地面，發而爲雷，我們人類內在的陽剛之氣，亦復如此，必須培養得很充足，纔能够疏通氣化而振奮起來，因此，我們爲謀氣化通暢，最根本的辦法，還是從陽剛之氣着手，陽剛之氣就是我們人類的一種主宰，不論是什麼人，對於自己未來的前途，是興？是敗？有些什麼遭遇，有些什麼變化，自己是無從估計，每每碰到突然的變化，或是想像不到的遭遇，完全由不得自己，冥冥之中，似乎是有個主宰，而這種主宰，西洋宗教家們，是指爲上帝，易經繫辭裏面，也有「帝出乎震」的語句，但易經所講的「帝」，與西洋宗教家所講的有些不同，是指的震雷這一個陽爻而言，就是主宰的意思，「帝出乎震」，是說這種主宰，表露在自然界的具體現象，便成爲雷，蘊藏在我們的身心之內，那便是看不見的陽剛之氣，自然界因爲有了雷的發動，纔有蓬蓬勃勃的生機，我們人類因爲有了陽剛之氣的發動，纔有轟

轟烈烈的作爲，也可以這樣的說：陽剛之氣對於我們人類，好像電的動力對於機器相劈，機器之所以能够輪轉活動，完全在乎電的動力，我們人類之所以能够思想言行，完全在乎陽剛之氣，陽剛之氣培養得很充足，等於電力加強，一切的活動的能力，當然就會提高。

陽剛之氣，固然是我們的主宰，但陽剛之氣在發動的時候，猶如水性一般，必須有個宣洩的去處，要不然，就會泛濫成災，可能發生的現象，就是這種陽剛之氣，鼓舞不出，轉而向內，只在身心內部盤旋，於是乎影響到身心的均衡狀態，不是生病，便是陷於極度的消沉，或則是變了質而走向不正當的途徑，同樣的理由，我們對於社會國家，如果在某種共同要求之下，激發起大眾的民氣，接着就應當有個具體的安排，使令這種民氣能够向外發揮，要是只打雷不下雨，這一股子民氣，發揮不出，那就要發生相反的作用，很可能造成麻木不仁，整個的風氣陷於病態，一或因爲向外發揮不了，這一股子民氣找不着出路，而就連累到社會秩序的不安。

大象上「雷出地奮豫」這一句話，還有個時間上的機宜，就是「雷出地」纔可以「奮豫」，並不是任何時間都可以振奮而起，暢豫而行，中國擅長武術的拳師們，用拳頭去打人，是要等到拳頭接近對方的身體，纔使盡全部氣力，貫注在拳頭上，然後這一拳

頭纔比較有力，可以打傷對方，假使一開始握起拳頭，便用氣力，到了拳頭接近對方的身體，氣力已經不夠了，那這一拳頭就是所謂虛花拳頭，沒有什麼作用，這就因爲人的氣力是有極限的，尤其陽剛之氣，屬於氣力之前的一種主宰，更是有極限的，不能夠隨便發動，隨便發動，到後來就無法發動，所以我們對於社會國家，要是激發民氣的話，應該是看準機宜，不可以太輕率，太輕率了，民氣便要遭受到損傷，而就成爲鬆了勁的彈簧，再也挺不起來，我們要知道，「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 虛實略

含沙射影而成瘡，李廣射石而沒矢，影本虛也，以人視之，則虛者實，石本實也，以虎視之，則實者虛，故虛實因情而異，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斯得之矣。

## 第二十三講 綜錯互變

易經上畫出這麼多的卦，爲的是分別代表宇宙間的萬有現象，所謂「卦者掛萬象於其上也」，但宇宙間任何一種現象，都不是固定的，而是一息萬殊的在變化，卦既是代表現象的，當然也隨着現象的變化而變化，這就如同寒暑表對於氣候是一樣，氣候或熱或冷，於是乎寒暑表上就反映出或升或降，從寒暑表上的升降，便可以測知氣候上的冷熱，所以從卦上的消長，便可以測知現象的盈虛，大家不要以爲這太玄妙，就視爲「不可知之之謂神」，其實是有個至理存在，因爲宇宙間的現象，不管是怎樣的紛繁複雜，如果追求這些個現象的軌迹，都是依據「宇宙序列」而演進，何謂宇宙序列呢？就是說，宇宙是一個生機的總體，萬有現象，就在這一個生機總體之下，分別成長，其中有一定的安排，這種成長的樣法是樹，那種成長的樣法是草，條理分明，始終不亂，而且彼此之間，息息相關，交互作用，並不是片段的，更不是零碎的，樹木所需要的是炭氣，而排出來的是氧氣，恰好人類所需要的便是氧氣，而排出來的便是炭氣，所有的現象，彼此都發生這種連鎖的關係，不僅人類與樹木是如此，現象既然是都循着宇宙序列發展，而又彼此連鎖，那我們要想探討一個現象的發展情形是如何，就不難找出途徑來，易

經上的卦，也就基於這種序列和連鎖，與造化同其軌迹，相依而演變，卦上的演變，就是現象上的演變，我們只要體會到這一個卦，就可以測知這一個卦所代表的現象，易經上關於這些道理，約之爲綜錯互變，綜就是綜卦，錯就是錯卦，互就是互卦，變就是變卦，也有的稱爲卦變。

所謂綜卦，是兩卦相綜，從這一面看，是這一個卦，倒過來從那一面看，又變成那一個卦，一順一逆，向前演變，以至於佈成周天的六十四卦，好像織布的梭子，從這面穿到那面，又從那面穿到這面，就這樣的穿來穿去，纔可以織成布，我們姑就履與小畜兩卦來看，履卦的內卦是兌外卦是乾，倒過來，內卦是乾外卦是巽，於是乎就變成小畜卦，履是代表行進，屬於外向的，小畜是代表畜養，屬於內向的，如果要想向外行進，就得先求內在的畜養，內在的畜養足够了，就得接着向外行進，例如我們在工作上發揮太久，身心總有些疲倦，於是乎就感覺到要休養，休養到了適當程度，精神恢復健旺，於是乎又感覺到要工作，這不僅履與小畜兩卦是如此，所有的現象，都是這樣的一順一逆的向前演變，中國一部歷史，就在綜卦的原則之下寫成的，治了一個時期又亂，亂了一個時期又治，盛了一個時期又衰，衰了一個時期又盛，始終是治亂盛衰，相與推移，所以我們處在卦氣順行的時候，就是處在好的環境當中，不要被好的環境弄糊塗了，應

該盡量防備前面壞的趨勢，我們處在卦氣逆行的時候，就是處在壞的環境當中，不要被壞的環境弄消沉了，應該努力迎接前面好的遠景。

所謂錯卦，錯就是「大牙相錯」的錯，大的牙齒，其排列的方式，是上齒的尖鋒對下齒的夾縫，彼此之間，以實對虛，錯卦與綜卦完全不同，綜卦是一順一逆，錯卦是一實一虛，也可以說是一明一暗，因為錯卦的形迹，隱藏而不顯露，看不見的，要經過錯出來以後，纔有這種卦象，我們再就履卦來講，履卦的錯卦是謙卦，謙卦包含五個陰爻，只有第三爻是個陽爻，自謙錯履，便成為五個陽爻，只有第三爻是個陰爻，在履卦的卦體上，絲毫看不出謙卦的形迹，謙卦是隱藏在背後，可是雖然隱藏在背後，履卦却少不了謙卦的支持，因為履卦是代表行進的現象，而謙卦是代表謙和的風度，表面上我們固然是在行進，骨子裏可就要謙和的風度在支持，這種行進纔能圓滿達成，所以我們觀察一個現象，不能只看到外表上明的一面，應當更進一層看到骨子裏暗的一面，要不然，就會陷於謬誤，例如某甲被人將棍子打傷了頭部，這在一般人的看法，總以為某甲頭部之所以受傷，是棍子打傷的，其實，棍子何嘗能自動打傷人，是基於人的力量透過棍子，纔能够打傷某甲的頭部，不過人的力量是隱藏在裏面，不容易發現罷了。

所謂互卦，是將一卦的初上兩爻除外，而專用中間的四爻，並由二三四爻疊為內卦

，三四五爻疊爲外卦，於是乎就互成另一個卦，意思是在告訴我們：凡是一個現象，在發展的過程中，一定含有其他的現象穿插進來，或者是協助這一個現象，或者是阻礙這一個現象，情形是相當的複雜，所以不能忽略，如前面所講的履卦，三四五爻疊爲巽風，二三四爻疊爲離火，因之履卦的互卦就是風火家人，家人是代表融洽的現象，而履是行進，如果按照履卦的法則向前行進，在行進的中途，很可以招致一種融洽的現象，以加強行進的力量，但是家人的綜卦是睽，睽又是代表乖違的現象，如果我們向前行進不合乎法則，那在行進的中途，便會招致一種乖違的現象穿插進來，而就行進不了，這便是互卦的意義。

所謂變卦，或者稱爲卦變，就是當前的這一種現象，將來究竟會變成什麼一種現象，因爲宇宙間的現象不是固定的，總歸是要變，卦是代表現象，當然卦也是要變的，如何的變法，這就是卦變所要說明的道理，不過卦變牽涉得太廣，千頭萬緒，這裏講不到那麼多，只提出比較切合現實的一種卦變，就是相反的變，相反的變，多半是發生在兩極現象之中，如履卦的三爻與上爻互換，就一變而爲夬卦，履卦的性情是偏於柔和，夬卦的性情是偏於剛猛，由柔和一變就成爲剛猛，從這裏可以看出，凡是兩極現象，不變則已，如果是變，那就有相反的形態出現，我們知道，水比油重，可是水經過凍結成了

冰塊，反來浮在水面而比水輕，油經過凍結成了油塊，反來沉在油底而比油重，這可以充分證明相反的卦變，自然現象是如此，人事現象當然也是如此，所以很貞操的寡婦，一變就會成爲很浪漫的女人，很殘忍的屠戶，一變就會成爲阿彌陀佛的人生觀，當前極權者的組織，大家都以爲最嚴密，這或許是事實，不過唯其嚴密，除非不變，如果是變的話，必然的是要淪於最鬆弛最散蕩的地步，而且嚴密的程度愈高，而能够維持的時間也就愈短，我們不要僅看到嚴密的這一點，而就忽略了嚴密所產生的後果。

馴傲略

狎獸者，乃欲掩獸者也，驅鳥者，必非羅鳥者也，故凡足恭仰承，必懷圖謀之私，倨傲相對，反具成全之德，馴宜閑之，傲宜納之。



## 第二十四講 應比乘承

一卦中的六爻，因各有所居的位置不同，彼此之間，便發生種種的關係：第一是所謂「應」，「應」就是在陰陽諧和配合之下，這一爻變化的情況，每每與對待方面的另一爻互相呼應，如初爻與四爻相應，二爻與五爻相應，三爻與上爻相應，但如對待的兩爻都是陰，或者都是陽，那就不能相應，第二是所謂「比」，「比」就是性質相同的兩爻，而位置連在一起，這一爻如果有什麼動態，那一爻也就連帶的發生動態，如初爻與二爻相比，二爻與三爻，三爻與四爻，間或也是相比，不過接近的兩爻，要是一陰一陽而各具作用，那就不能相比，第三是所謂「乘」與「承」，「乘」是指的在上一爻而言，「承」是指的在下一爻而言，這完全基於位置的上下，而特別重視順逆的形勢，在上的應該是陽爻，在下的應該是陰爻，如果陰在上而陽在下，那就失却了乘與承的正常軌道。

兩爻相應，究竟是什麼意義呢？這就因為宇宙現象，並不是個別的在孤立，有此就有彼，有彼就有此，彼此相因，錯綜倚伏，任何一個現象存在，多多少少的都要影響到其他的現象，以至於彼此之間發生感應作用，一種光線的放射，常常會有反光，一種聲

音的播送，常常會有回聲，甚或一株樹一叢草，也常常會波及到空中的氣化，在我們人事現象上，這一類的感應作用，尤其明顯，我們對於人家是如何，人家對於我們便是如何，假使有個奸巧滑壞的人，總是想愚弄人家，那人家對他是怎樣？當然是處處防範，決不能夠開誠相見，假使有個尖刁刻薄的人，總是要討人家的便宜，那人家對他是怎樣？當然是斤斤較量，而不肯放寬一步，所以佛門裏有句口頭禪：「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社會情形，並非完全一致，有些時候，我們對人家好，人家對我們並不見得好，這又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兩爻相應，是要居於對待的位置，初爻與四爻對待，二爻與五爻對待，三爻與上爻對待，必須兩相對待，而又一陰一陽，纔可以彼此相應，兩相對待，是位置上的關係，一陰一陽，是性質上的配合，意思就是彼此之間，在位置上具有夫妻父子師生朋友以及尊卑長幼等等的對待關係，而在思維路線上，又能夠發現彼此的交叉點，就沒有個不相感應的，彼此之間，要是絲毫不發生感應，除非像孔子與桓魋，一個是萬古僅見的聖人，一個是百分之百的小人，距離太遠，沒有什麼對待的關係，自然是發生不了感應作用，即使有感應，也不過相反的感應而已，其次，位置對待，是表示我們在某一點上，有過如何的作法，而對待方面，也就在某一點上，發生如何的感應，橫暴凶險的人，偏偏是自己會遭遇凶險，嗜好殺人的人，偏偏是自己會被人所殺，宗

教家們，對於這種情形，只是籠統的解釋爲果報，其實，宇宙萬有，都是受氣化的支配，而氣化又分各式各樣的性能，我們存心正大光明，就和神明的氣化相通，我們秉性慈祥愷悌，就和生發的氣化相通，要是惡根性太深，整天都在想着殺人越貨，那就和肅殺的氣化相通，我們都經驗過，在低氣壓之下，便覺得沉悶難受，一個人被肅殺氣化所包圍，這個人還能逃得了殺身的凶險麼？

兩爻相比，不是對待，而是連帶，凡屬同類的現象，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通常都在接二連三的出現，坤卦上說過：「履霜堅冰至」，天氣既經是下了霜，接着就會出現堅冰的現象，霜和冰，是有連帶關係的，至就人事現象觀察，社會經濟發生了恐慌，便要牽連到地方秩序的不安，地方秩序不安，便要牽連到政治上的動亂，由恐慌而不安，由不安而動亂，好像一個人的身體，過於虛弱，患了併發症，因爲腸胃有病，影響到了腎臟，又因爲腎臟有病，影響到了心臟，各種病症，一時併發，諸如這些個情況，就是所謂比，但是接近的兩爻同屬於陰或者同屬於陽，纔可以相比，因爲現象的性質，各有不同，性質不相同的現象，在現象的本身上，就連帶不起來，所以一個家庭在倒運的時候，每每的招是非，吃倒賬，甚至於死傷災害，一切惡劣現象，接踵而來，假使在中途有一兩件比較吉利的現象，穿插進來，那這些惡劣現象，就不會一連串的發生，也

就不能成其爲比。

講到乘與承，是表示上下的關係，上下的關係，完全要看陰陽順逆的形勢，陽的本質是活力動能，陰的本質是形骸軀殼，陽在上陰在下，就是用活力動能駕馭形骸軀殼，形骸軀殼，不過是塊然之體，有了活力動能的發縱指使，纔顯出生機靈活，相反的，陰在上陽在下，那就無異乎是削弱了活力動能，只憑形骸軀殼在那兒行尸走肉，勢必至於生機喪盡而成死體，以此推論到社會國家，陽是代表君子，陰是代表小人，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就等於活力動能控制住形骸軀殼，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就等於形骸軀殼喪失了活力動能。

總之，我們對於任何一種作爲，都應該注意到對待關係的「應」，這一種作爲，與對待方面是不是陰陽配合？例如國家的人事管理，對於軍人固然是需要號令嚴明，宜乎硬性的規定，纔能够表現紀律生活，可是用管理軍人的這一套，去管理文人，那就顯出張冠李戴，陰陽不配合，因爲軍人是集體的行動，文人只是個別的提供智力，無須乎機械式的管理，機械式的管理，很可能引起相反的感覺，至於我們觀察現象，尤其是防治社會上壞的現象，就應該注意到連帶關係的「比」，只要有第一件現象發生，便有第二件第三件不斷的演進，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久而久之，必然的是造成積重難返的風氣

，例如目前社會上的不良少年，不是在一批一批的出現麼？政府雖是施行管訓，管訓又如何？這只有體會連帶關係的「比」，「比」之所以成「比」，是由於兩爻同類，如果兩爻變成不同類，便無所謂「比」，好了，我們對於不良少年，使令同類的變成不同類，就以不良少年，去消滅不良少年，不良少年的現象，自然就會根絕，最後一點，我們要是做了長官或是做了部屬，即應該注意到上下關係的「乘」與「承」，做了長官，是不是陽爻當位？有沒有陽爻的剛德？所謂剛德，就是大公至正而揆之以道，做了部屬，是不是陰爻當位？有沒有陰爻的柔德？所謂柔德，就是循規蹈矩而守之以法，要不然，那就如孟子所說的「上無道揆，下無法守」。

### 警惕略

山雀圍繞，可困猛虎，蜂螫發毒，可死壯士，山雀固微，以其警惕，壯士固勇，以其懈也，故警惕則雖弱而奏功，懈則雖強而招敗，唯警惕與懈，機之所在。

## 第二十五講 為什麼需要整飭

一間住的屋子裏面，弄成亂七八糟，就非加以整理不可，不整理，便會影響到居住不安，要是屋子外面的環境，弄成滿目骯髒，也得要加以整理，不整理，更對於健康有害，那麼，一個社會的風氣如果是在頹靡，當然不能就讓他頹靡下去，一個國家的紀綱如果是在廢弛，當然不能就讓他廢弛下去，姑無論這些頹靡廢弛的現象，是屬於屋子裏面的亂，抑或屬於屋子外面的髒，都應該像整理屋子的裏外環境一樣，而有一番新的整飭，所以雜卦上說：「蠱則飭也」，蠱是物腐生虫而敗壞的意思，既經是敗壞，就只有整飭。

所謂蠱，就是指的蠱卦，蠱卦的卦體，巽在內而艮在外，巽的涵義是軟弱無力，艮的涵義是停止不動，任何一種現象，外在的表現，倘若停止不動，內在的基礎，而又軟弱無力，那這種現象，無疑的是會趨於敗壞之一途，而且內外之間，交互作用，內在方面越是軟弱無力，外在方面就越是停止不動，外在方面越是停止不動，內在方面就越是軟弱無力，如一個人的身體，經年累月的沒有什麼勞動，體力自然就會衰退，體力一經衰退了，身體就更感覺得不能勞動，外在的是不勞動，內在的而體力又日漸其衰，不

用說，結果是百病叢生，好的細胞都要變成壞的病菌，而整個的生命，也就維持不住，所以蠱卦卦辭上說：「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利涉大川」，大川是代表險難，意思就是宜乎冒險犯難，因為由動亂而轉治，並非偶然，全憑撥亂反治的功夫，由腐爛而轉好，亦非偶然，全憑化腐生新的手法，已經成了蠱的敗壞現象，就應該有所整飭，而進行整飭是免不了要冒險犯難，中國幾千年歷史的昭示，每逢一個敗壞的時期，便有一番整飭的作為應運而起，尤其不顧任何險難，纔可以扭轉過來，不過進行整飭，固然要具備冒險犯難的精神，可不是漫無條理，任意衝動，更不是苛繁束縛，以刻為能，「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這兩句話，就是針對整飭上有效的法則，「甲」是十天干之首，從卦的納甲而來，表示為一個輪轉的開始，「三日」是指的半個卦體而言，一卦六爻，三居其半，「先甲三日」，是說在開始整飭以前，這些敗壞現象剛剛發展到了一半的當中，便未雨綢繆，而作整飭上的準備，同時，應追溯這些敗壞現象的原因，一段落一段落的向前追溯，一直追溯到以前的第三個段落，再複雜的原因，也會看得很清楚，而在整飭上，纔能够對症下藥，「後甲三日」，是說自開始整飭以後，對於這些敗壞現象是不是可以完全根絕，還得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檢點，同時應籌畫整飭以後的各種安排，一段落一段落的向後籌畫，一直籌畫到以後的第三個段落，所有的安排，伸展得很遠

，而在整飭上，纔能够貫徹到底。

「蠱則飭也」，理所當然，但是蠱不自蠱，舉凡一切敗壞的現象是從蠱來，蠱又是從那兒來的呢？「先甲三日」的法則，只就蠱卦所發生的敗壞現象，追溯個別的原因，還離不開蠱卦的範圍以內，至於有關整個蠱卦的來源，那就要從隨卦上去探討，因為蠱卦是與隨卦相綜，在六十四卦的次序上，隨卦居前，蠱卦居後，有了隨卦，纔有蠱卦，由此可見蠱卦的來源，和隨卦是息息相通，隨卦的隨字，是「隨而和之」的意思，卦中的六爻，是初隨二，二隨三，三隨四，四隨五，五隨上，彼此相隨，展轉附和，而隨卦的卦象，又是震雷伏於兌澤之下，正氣不伸，不過外表上和顏悅色而已，這在一個社會，或是一個國家，表示各階層之中，都抱着「隨而和之」的態度，你附和我，我附和你，大家心坎裏是什麼，老是埋伏在心坎裏，只求表面的應付，應付得過去，就算是功行圓滿，誰也不肯挺起肩膀來，拿出肝膽來，做一做自己所應該做的事，說一句自己所應該說的話，於是乎積習太久就正氣不伸，正氣不伸就是非不明，社會風氣，還有個不頹靡的道理？國家紀綱，還有個不廢弛的道理？也就如同住的屋子一樣，屋子裏面之所以弄成亂，是因為生活過於隨便，用俱什物，東倒西歪的信手拋置，當然就會亂，屋子外面之所以弄成髒，也是因為生活過於隨便，菓皮紙屑，甚至於垃圾任意堆積，當然就會



髒，任何現象，一經到了這種程度，便已由隨卦的演變而成蠱卦，隨已成蠱，如果再不整飭，現象本身，勢必發生存在的問題，而就延續不下去了。

退一步說，即使現象發展，還沒有到達蠱的程度，同樣的需要整飭，湯之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也就是提示我們，應該不斷的整飭，纔能促進新的生命而保持久遠，一件衣服，是要常常洗滌，一雙皮鞋，是要常常擦油，一個人尤其是事業上的人，時時刻刻，都要控制得很緊，洩不得氣，鬆不得勁，什麼時候發覺有了毛病，什麼時候就立即加以矯正，總是在反省自己的不是而做到是處，「盡善」了，還得要「盡美」，假使自己認為滿足，一鬆勁，一洩氣，事業就會走了樣子，這種道理很淺顯，用不着多說。

蠱象已成，開始進行整飭，根據「後甲三日」的法則，是要向後一段落一段落的籌畫，究竟怎樣的籌畫呢？在卦與卦的關係上，蠱卦是與隨卦相綜，而蠱卦又與隨卦相錯，兩卦卦體完全相反，而錯綜一致，這就是表示兩卦之間，互相往來，有往就有來，有來就有往，蠱卦的來源，既然是與隨卦有關，蠱卦的去路，也就非隨卦莫屬，來從何處來，去從何處去，因為隨卦之所以能够造成蠱卦的現象，是由於「隨而和之」，以致正氣不伸，相反的，隨卦也就由於「隨而和之」而有「隨時之義」，可以適應環境，處在

蠱卦之中，現象當然是很亂，整飭的方法，必須針對現象的發展，而以「隨時之義」爲張本，應當怎樣便怎樣，不能够一成不變，「後甲三日」的向後籌畫，只是指的劃分段落，而作步驟上的安排，至於方法上，還得要運用隨卦，這好像通常所講的，「解鈴還是繫鈴人」，我們都有這種經驗：一根線，左一圈，右一套，打成一個很複雜的結子，如果對於這個結子要想解開的話，就只有仍舊遵循打成結子原來的頭緒，一層一層的解，纔能够解得開，而且先圈先套的是要後解，後圈後套的是要先解，程序上恰恰相反，所以長短略在反復一略上說：「因其所反，施之以復，已得其復，斯失其反」，凡是一種現象，不論發展到如何的程度，我們就從這種現象的源頭上，做一番相反的功夫，那種現象可能就不存在，或者是變質。

### 甘苦略

道旁之李，其味本苦，羣兒爭食，却以爲甘，智者因之，乃甘其所苦，苦其所甘，榮之以譽，驅之於死，至死而民弗怨。

## 第二十六講 何以臨民

這裏所講的臨民，是指的治理人民，治理人民，有如治水，水本來是生活上最重要的條件，但治水不得其法，可就要泛濫成災，反而受到水的損害，國家的基礎，當然是建樹在人民的身上，但治理人民不得其法，可就要遭遇到人民的叛離，反而顛覆了國家，因此，我們掌握了治民的工作，就不能不注意到治民的道理，尤其基層的親民官吏，可以直接影響民心之向背，對於臨民的道理，更不容忽視。

在易經裏面的臨卦，除了說明宇宙間一切緊密相臨的現象而外，就是說明人類社會上的臨民道理，臨卦的卦象，原來是坤地，而於坤地之中息成兌澤，坤是代表人民，澤是代表臨民的機構和設施，然澤之本身，在於蓄水，所以潤澤大地，且澤附於地內，因地而存在，這就意味着任何臨民的機構和設施，都是爲的潤澤人民，養蓄人民，完全基於人民自己的需要而產生，無人民，根本就無所謂臨民，所以執行臨民工作的人，不要站在人民以外，趾高氣揚，形成特殊，臨卦全部的精神，是在九二這一個陽爻，執行臨民工作的人一經變爲特殊，那就是九二這一個陽爻向上升，而將臨卦變爲地火明夷，「明夷者傷也」，卦體既變，必然是要遭遇到災害損傷，又按臨卦位置的排列，是坤居上

而兌居下，坤爲人民，兌之德性爲和悅，就是執行臨民工作的人，應該居於人民之下，而以和悅的德性，以從事於臨民的工作，沒有什麼值得踞傲的地方，以周公秉政，尙且一握髮三吐哺，對於任何一個人都不敢怠慢，何況是等而下之一般臨民的人？

以上僅就臨民的意義，略作概括的解釋，至於怎樣臨民的方法，那就是孔子在大象上所說的：「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這兩句話，又可以分開來講，一曰教、二曰思、三曰容、四曰保，教與思，應當無窮盡的推行，容與保，應當無疆域的限制，所謂教，專指臨民的人有關政策政令上的教導而言，不是普通教育的教，臨民的人，當然不能像學校的教員，僅憑自己的唇舌，一個個的面命耳提去教，是要注重事實上的教導，而以簡馭繁，就從人民的當中，以賢教不賢，以有德者化不肖，例如兩漢對於士風的培養，首重賢良方正，凡屬賢良方正的人，國家總是尊之以禮，或是榮之以爵，到了唐宋以後，諸如旌忠旌孝，旌節旌義，都列爲國家的重典，而從事實上表揚，因爲這樣的作法，社會上的觀瞻，纔有個共同的方向，要不然，講的是這一套，做的是那一套，人民內心裏感想如何，不問可知，所謂思，就是成熟的思考，無論什麼一項措施，只要屬於臨民的工作，前前後後，裏裏外外，事先都應該設想得很周密，不允許有絲毫的空隙，一有空隙，不僅人民的利益會蒙受損失，而且這種措施也就變了質，以至於做不通，反來

足以斲喪國家行政的威信，舉一件很小的事情做例子，記得五六年前，在本地禁止在街道上吐痰，並規定罰款五十元，當時好像是雷厲風行，但到後來，不知怎麼就無形的消滅了，吐痰的還是吐痰，這種處罰吐痰的規定，可能是做效外人的辦法，而沒有經過成熟的思考，因為在本地的清潔衛生，還不够理想的標準，沿街道的兩旁，很多的地方，依然是骯髒滿目，其骯髒的程度，有的或許超過痰，在這樣情況之下，禁止吐痰，如何能够做得通？我們要知道，臨民的人如果政令太輕率，人民的報答，勢必是刁頑，所謂容，就是要忘了自己，而能够包容得住人，人類稟性，各有不同，而在感情上的好惡，自然是不能一致，有的愛繁華，有的愛清靜，有的重理想，有的重現實，以此類推，人與人往來之間，不用說，也是各有所趨，而感情好惡的成分居多，某些人一見就很傾心，某些人一見就不順眼，可是我們在執行臨民的工作，就不能不拋開自己的主觀情緒，不順眼的除非十惡不善，也得要順眼，很傾心的更應當保持分際，不要侵越到公義的範圍以外，一個商店裏的店員，以自己的情緒施之於顧客，都能够影響到商店的生意，臨民的人，以好惡代是非，動輒使用自己的情緒，當然是會影響到國家行政的威信，所謂保，我們在執行臨民的工作，並不是僅憑我們自己的力量或者固定的一些職業軍警去保民，我們自己去保民是不可能，職業軍警的力量也是有限，最主要的還是「以民保民」

，臨卦的前身，原是坤卦，息成二陽，纔變成臨卦，坤爲人民，所以臨民工作中的這一項保民課題，仍舊是離不開人民，過去商鞅的「農戰」，以及唐朝的「府兵」，都是「以民保民」的具體表現，即以元朝經略歐洲而論，用的「輪戍」制度，也是「以民保民」，「以民保民」，不特力量來源可以用之不盡，而且保的比較更親切，總之，教與思，是取象臨卦中的兌澤，兌澤淵深，所以說無窮，容與保，是取象臨卦中的坤地，坤地博厚，所以說無疆。

在臨民工作進行的程序上，是要參看臨卦的各爻，臨卦的初二兩爻曰咸臨，到了第五爻便是知臨，而第六爻便是敦臨，咸臨的咸字，易經裏面的解釋是「無心之感」，而含有「和光同塵」的意思在內，這就是說，當臨民工作頭兩個段落，應該置身於人民之中，而與人民和同一氣，並使人民能够自然而然的發生感應作用，以達成一致的趨向，知臨的知字，是對於整個的情況，都能够洞若觀火，一目瞭然，敦臨的敦字，是因為第六爻一變而爲艮山之土，取其穩定固結之義，這就是說，當臨民工作到達最後兩個段落，應該在全般的瞭解之下，何者興，何者革，並覓取適當的方法，而做到像山一樣的穩定固結，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動搖得了，也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分化得了，合攏來看這種程序，一開始是要站在人民一起，重點在能發生感應的作用，到末了就要特別注意方法。

重點在能獲致穩固的成果。

不過臨卦的卦辭上，還有「至於八月有凶」的說法，所謂「八月」，是指陰而言，陽變於七，故復卦曰「七日」，陰敗於八，故臨卦曰「八月」，意思就是臨民的工作，本來全憑陽德去推動，所怕的便是陰消，但宇宙陰陽，是在互相消長，即使按照臨卦的作法，到達一定的段落，難免不爲陰所敗，還是有凶，以文武周公之聖，禮樂制度之完整，周朝國祚雖然比較長，春秋以後，依然解體，所以臨卦的卦辭上又說到「元亨利貞一，這裏的「元亨利貞」，是指示我們：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四者永遠在循環不斷，好像一所房子，不等到壞，就從頭修理，修理了以後，過一個時期，又從頭修理，這樣的纔可以永遠保持堅固，而垂久下去，要不然，沒有個永遠不倒塌的房子，那就是至於八月有凶。

### 反復略

因其所反，施之以復，已得其復，斯失其反，由水登陸，便捨其舟而御驂，由陸涉水，又脫其驂而乘舟，反復其道，固如是也。

## 第二十七講 風教由來

社會的風氣如何，當然是根據國家的教化，不過社會的風氣已經形成了一種特質，也能够影響到國家的教化，風氣與教化，可以說是二而一，一而二，分不開的，所以中國一向重視這兩者的關係，總是合起來，稱之爲風教。

風教在易經裏面，是屬於觀卦所講的範圍，觀卦的觀字，就是觀摩的意思，而卦體是兩陽在上，表示統治階層，四陰在下，表示一般大衆，在上者應觀在下者風氣之所趨，在下者應觀在上者教化之所佈，上下觀摩，以成風教，換句話說，不論上下，都在一個卦體內運行，教化和風氣打成一片，教化是朝着這個方向，風氣也是朝着這個方向，上下之間，翕然相合，然而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能做到這種地步，那只有從觀卦的道理去體察，觀卦以在上的陽爻爲主，意思就是在上者的一言一行，都能够影響到整個風教，「楚王愛細腰，宮中多瘦死」，所以端正風教，是要從上面做起，尤其是主持教化的人，關係最大，那麼，應當怎樣的做法呢？觀卦的卦辭上說：「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盥是在祭祀以前將手洗乾淨，薦是用手奉獻酒食一類的祭品，「盥而不薦」，就是要看洗手的時候有沒有誠意，而不僅是注重奉獻的形式，有孚的孚，是至情至性



，願若的願，是瞻仰觀摩的意思，「有孚願若」，就是具備至情至性，使人有所感動而瞻仰觀摩，總括的來講，風教是精神上的產物，非在精神上着力不可，如同祭祀一樣，不只是奉獻酒食而已，要從內心裏發出誠意，完全一本至情至性，纔可以感動人天，而收到瞻仰觀摩的功効，臺灣吳鳳的故事，是盡人皆知，吳鳳表現至情至性，一直到犧牲自己，在當時，高山族雖是野而不文，居然也就感化過來了，而立即改變殺人的風氣，假使僅講幾句空話，或是僅寫幾項教條，無異乎隔靴搔癢，我們實在領略不到有什麼用處。

或許有人認為觀卦說的是祭祀情形，而彖辭又明白指出「聖人以神道設教」，在科學進步的現代，神道設教還能够站得住麼？是不是有些近乎迷信？我們答覆這個問題，先要弄清楚什麼是神，易經裏面提到神的地方很多，所謂神，並不是通常所想像的一種人格化的神，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是屬於不可知的部分，因為宇宙之大，變化之繁，人類所能够知道的是極其有限，即使科學再進步，不可知的部分還是無限的廣泛，中國先聖先賢，對於不可知的這一部分，無以名之，名之曰神，我們平時面臨可知的部分，固然是可以憑藉自己的智力去理解，假使推而廣之，涉及到不可知的部分，不是人類的智力所能理解得了，那又怎麼辦呢？易經告訴我們的是：「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對於不可知的部分，就只有本着內心上的誠意，先求其「定」，繼求其「靜」，再求其「安」，到後來自然可以發生感應作用，而能够獲得智力範圍以外的理解，前此我們講過，宇宙萬有，連人類在內，都是從氣化而來，人與宇宙萬有，在源頭上是相通的，源頭既是相通，彼此之間，當然是息息相關，凡有生活修養的人，在天氣還沒有變化之前，身體內部已經起了一種感應，而知道未來的天氣是會發生變化，尤其我們對於感情很深的朋友或是親屬，彼此別離頗久，我們正在思念對方的時候，恰好也是對方正在思念我們的時候，假如對方死亡了，就在死亡的那一兩天，我們身上便有一種感應，好像無名愁起，怎麼也不愉快，這些個事實，都在說明宇宙間是有一種感應作用的存在，可是感應作用並非憑空而至，是基於內心上的誠意培養出來的，神道設教，主要的就是在使人如何求「定」，如何求「靜」，如何求「安」，以培養出感應作用，從而拓開不可知的部分，其次是對無知識的愚夫愚婦，可以藉此約束身心，從而增進精神上的和諧康樂，與現在所指稱的迷信，完全不同，誠然，中國歷代遺留下來的，是有不少的廟宇，但所有的廟宇的供像，除了外來的佛教寺院和耶穌教堂以外，都是我們豐功偉績的老祖宗，實人實事，如老君廟是紀念老子，軒轅廟是紀念黃帝，藥王廟是紀念華陀，禹王廟是紀念夏禹，用意是在「過去」，策勵將來，與歷史傳記的作用是相同的，

現代爲表揚功績，不也是在建立銅像嗎？難道那樣豐功偉績的老祖宗就不能保持一座泥塑木雕的紀念像麼？從那裏可以看作是迷信？

記得民國十五六年正當北伐的時候，激動分子者在推行一種運動，到處毀滅這些有紀念意義的廟像，並且義正詞嚴似的說是破除迷信，這與五四運動的時候打倒孔家店，以及錢玄同等提倡廢除漢字是異曲同工，完全出於「剷根政策」之下的計劃作法，一個民族，固有的文化被消滅了，傳統的風教被剷除了，精神上失却自主的能力，那就等於一個白癡的人，可以任意擺佈，於是乎其他異端主義那一套，自然是乘虛而入，佔領了整個的靈魂，我們回顧以往的瘡痕，應該提高警覺，再不允許疏忽放縱！

孔子在觀卦大象上是說「省方觀民設教」，所謂省方，就是要盱衡各方面的情況，所謂觀民，就是要針對人民實際上的所必需，一個國家的教化，並不是僅憑主觀的在想像，或是看到人家是如何我們便如何，教化人民，如同補養身體一樣，補養身體，首應根據身體各部門結構情況和需要，有的是應該補氣，有的是應該補血，有的是應該氣血兩補，彼此結構，不盡相同，所進的補品，也就不能完全一致，因此，主持教化的人，對於教化的設施，關鍵是在配合國家本身的需要，尤其要配合風土人情和歷史背景，可是有些人在職掌教化，動輒曰美國是如何，德國是如何，要不然就是標奇立異，玩幾套

新花樣，自己還以為是淵博的不得了，其實，人家有人家的社會體系，我們有我們的社會體系，人家有人家的立國精神，我們有我們的立國精神，並不是一概都可以使用「搬運法」，而且教化人民，在求實際的功効，也不是花樣翻新，就算了事，拾取人家用過的藥渣滓，來醫自己的疾病，或者發現新的特效藥，就買來自己服用，對症不對症，考慮過沒有？我們要知道，觀卦以在上的陽爻為主，如果陽爻失其主宰作用，那觀卦就會變成剝卦，剝卦是存在不了而剝落的意思，這就是說，一個國家的風教，喪失了自身的主宰，就很容易引起變化，勢必是走向剝落而不能存在，如教化工作，這一代教化得不好，變了一卦，到了下一代自然就站不住，這是可以推想得到的一種定理。

錯對略

兩者相錯，可互為用，過則入之，不及容之，兩者直對，中無迴旋，勢均力敵，必起爭執，錯之與對，枉直之道也，老子曰枉則直。

## 第二十八講 動靜一解

宇宙間的萬有現象，本來無一而不在動，因為宇宙是一個生機總體，化遷往來，互相嬗遞，完全靜止的現象，是不會存在的，然而在我們人類的看法上，却有動和靜的區別，有些現象，我們認為是動的，有些現象，我們認為是靜的，這就由於現象的本身，各別具備的陰陽作用不同，影響到我們人類的感覺，於是乎纔產生所謂動和靜的兩種觀念，所以我們要解釋動靜，先得要從陰陽說起。

陰陽的涵義，前此已經有過交代（參看陰陽和進退講詞），所謂陰，在作用上與陽相反，而是向內凝聚的，就因為向內凝聚，纔能够成為固結而穩定的形體，表現得很實在，於是乎我們便看作是靜，例如地面上大大小小的石頭，當然是屬於靜的現象，但石頭之所以成為石頭，是由於構成石頭的各個分子向內凝聚在一起，纔有固結、穩定、以至於實在的石頭狀態，要是構成石頭的分子，不凝聚而各自分散，那連石頭的本身都沒有了，還能談得上什麼固結？什麼穩定？什麼實在？而這種靜的現象，根本就無從產生，由此可知靜的現象，是從陰的作用而來，所謂陽，在作用上與陰相反，而是向外揮發的，就因為向外揮發，纔能够成為奔放而不定的能力，表現得很飄忽，於是乎我們便看

作是動，例如各種光波的閃爍，無論是獨光燈光以及太陽光，都是屬於動的現象，但這些光波是怎樣一回事，西洋物理學家們，有的說是「以太」，有的說是「光子」，「光子」也好，「以太」也好，無非是向外揮發，能夠向外揮發，纔能夠奔放而成爲飄忽不定的光波狀態，要不然，就產生不了光波，我們也就體察不到這種動的現象，由此可知動的現象，是從陽的作用而來。

動靜既是來自陰陽，而陰陽兩者的性質，並不是可以截然分開，「孤陰則不生，孤陽則不長」，陰之爲陰，非陽不可，陽之爲陽，非陰不可，彼此之間，相互爲用，纔能够化育萬物，因之由陰陽所導致出來的動靜，當然也是相互爲用，動是離不開靜，靜是離不開動，動必須輔之以靜，靜必須輔之以動，就我們人類的情形而論，人類頭腦子的意志，總是不斷的在動，從早到晚，不是想到這兒，就是想到那兒，除了入睡而外，沒有個安靜的時候，爲什麼會這樣？因爲人類的意志，奔放而飄忽，淵源於向外揮發的陽，本來就是動的，所以經常的表現是在動，不過唯其是動，就不能不輔之以靜，假使一個人的生活，操勞過度，栖遑不安，或者是急旋風似的動作，顯出一副焦躁的神情，那影響到意志上，必然是會粗疏、頑鈍，甚至於思維路線窒塞不通，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這就是說，具有安靜的修養，纔能够活潑的運用意志，而

涉及到很遠，可是在意志另一面的身體，恰恰是成一個對比，人類通常的慣性，身體總是好逸惡勞，而不願意多動，環境比較好的人，多半差奴使婢以代替自己的操作，爲什麼會這樣？因爲人類的身體，固結而實在，淵源於向內凝聚的陰，本來就是靜的，所以通常的慣性是好靜，不過唯其是靜，就不能不輔之以動，假使一個人太講究安逸，老是在靜中討生活，四肢百骸沒有絲毫的勞動，那對於身體，必然的是要受到損害，諸如形容枯槁，體力萎縮，乃至於弄成大病，中國有句古話：「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凡屬具有形體之靜的現象，都應當保持適當的動，總括起來說，意志是動的，就得要靜，身體是靜的，就得要動，以此類推，對於一切動的現象，我們應該是處之以靜，否則就控制不了這種動，對於一切靜的現象，我們應該是處之以動，否則就主宰不了這種靜，長短略上動靜之一略：「以靜馭動，以動馭靜，動以成靜，靜以成動」，就是從易經上的動靜原理演繹而成。

然而陰陽消長，並非一成不變，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由於這種原因，在我們人事現象上，於是乎便靜極思動，動極思靜，我們乍一看靜極思動和動極思靜，不過是動靜循環而已，其實，不僅是循環，這裏面還有個消長的關係，靜極思動，是正面的向前進展，就是長，動極思靜，是反面的向後退縮，就是消，人在繁重操勞或劇烈運動以

後，自然會感覺到疲倦，而就要靜下來休息，即便是想繼續勞動，再也勞動不了，這時候的生命活力，是在退縮情形之下而向後消，所以表現爲動極思靜，但是經過充份的休息，身心兩界，漸漸的就有些靜不下去，而又躍躍欲動，好像不動便感覺到不舒服，這時候的生命活力，是在進展情形之下而向前長，所以表現爲靜極思動，我們從此可以獲得一種認識，凡是由靜到動這一個階段，等於時令上的冬春兩季，萬物生機，是由涵養而走向蓬勃，凡是由動到靜這一個階段，等於時令上的夏秋兩季，萬物生機，是由發洩而走向凋殘，所以長短略上說：「以動爲動，其動日弱，以靜爲動，其動日強」，以動爲動，勢必由動而變爲靜，結果是秋天的凋殘，以靜爲動，勢必由靜而變爲動，結果是春天的蓬勃。

假使我們所遭遇到的現象，是在由動到靜的階段，而膠着在動不了的狀態當中，應該怎麼辦呢？這又得回頭說到陰陽，根據河圖洛書，陽的成數是七是九，陰的成數是六是八，由七順數至九，所以陽用九而是順行，由八逆數至六，所以陰用六而是逆行，就是基於這種數的排列次序，我們便能推知到陽陰的運行是陽順陰逆，至於陽順陰逆究竟是什麼意境？那可從鐘錶上的發條來看，鐘錶在走動的時候，發條是順的運轉而向外擴張（左旋），這就是一種陽的運行，由七至九的順數，我們替發條上勁而扭緊的時候，發



條是逆的運轉而向內收攏（右旋），這就是一種陰的運行，由八至六的逆數，動靜是來自陰陽，我們要是動不了的話，還得要領會這種陰陽運行的道理，如同鐘錶一樣，鐘錶若果是走不動，就只有扭緊發條，而用逆的運轉方式，逆的運轉，本來是陰，可是陰經過了運轉，便能够產生陽，這在人事社會上，就是要由不可能而做到可能，要由不成功而做到成功，或許有人要問，既是不可能，如何可能？既是不成功，如何成功？那麼，我們要反問一句，爲什麼弄到不可能，針對不可能的情形，一反其道而行之，豈不就能？爲什麼弄到不成功，針對不成功的情形，一反其道而行之，豈不就是成功？

### 損益略

同是風雷雨露，發育成長，固由於是，摧殘削弱，亦由於是，故智者執此爲術，徯以益之，實則損之，而愚者不知，欣欣然樂而受之也。

## 第二十九講 對人的觀察

在易經裡面，對人的觀察，最主要的是區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君子，一是小人，然而這種區分又有什麼根據呢？一言以蔽之，不外乎「爻位陰陽」和「卦體進退」，先就「爻位陰陽」來看，凡屬陽爻得位，而產生的作用，便為君子，凡屬陰爻得位，而產生的作用，便為小人，我們知道，陽爻的作用，是剛健的，是向外揮發的，具有創造的熱力，而富於感覺性能，陰爻的作用，是柔順的，是向內收斂的，沒有創造的熱力，只能夠成為自身的固態形體，如果應用到人的方面，那就是說：一個人不屈不撓，心存濟世，設想的很遠，而見解超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當然是個君子，相反的，一個人思路很短，只看見自己，遇利則趨，遇害則避，做起事來，軟綿綿的施展不開，這當然是個小人，孔子說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像風一樣，可以鼓舞生機，惠及萬物，小人像草一樣，風吹了二面倒，只是承受鼓舞而已，從這兩句話裡，更能够體會到君子和小人的類型，再就「卦體進退」來看，卦體在人事現象上，就是所處的環境，我們一切進退，應該合乎自己所處的環境，「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這就與「卦體進退」相符，而不失為君子，假

使一個富有資財的人，對於錢財來往，比起貧窮的人還要錙銖較量，而一個不明事理的人，連普通人情都很生疏，動輒放言高論，侈談國家的大事，這就違背了「卦體進退」，而成爲小人，所以復卦卦辭是「利有攸往」，剝卦卦辭是「不利有攸往」，需卦卦辭是「利涉大川」，訟卦卦辭是「不利涉大川」，如何的環境，便如何的做法，進退都有一定的準據，我們要是觀察一個人，先看這個人的環境，次看這個人的行爲，兩相對照，是否配合，然後這個人的類型就不難知道大概了。

以上所講的「爻位陰陽」和「卦體進退」，僅僅是觀人的最高法則，語乎實際上的運用，當然是不够，還得要作深一層的分析，如「爻位陰陽」是指的身心氣質，身心氣質屬於內在的，應該從人的神態和體貌來觀察，如「卦體進退」是指的行爲表現，行爲表現屬於外在的，應該從人的言辭和舉動來觀察，中國一向對於人型的研究，就非常重視，並且流派很多，然溯其由來，都是淵源於易經的觀人之道，而作爲觀察的着眼點，無非是一神態，二體貌，三言辭，四舉動。

有關於神態方面——人物志曰：「心質亮直，其儀勁固」，故凡神態不勁固，搖曳而無力，頃刻之間，可以表情爲喜，隨卽可以表情爲憂，其內心裡必有蘊藏的隱曲，以致情無所守，這便近乎邪，人物志又曰：「心質平理，其儀安閑」，故凡神態不安閑，顯

出一副急進的模樣，人在此而神在彼，精光閃動，看起來好像很有氣概，顧盼自雄，輕事而敢爲，這便近乎妄，晏子曰：「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故凡神態專在細微末節上用工夫，通常爲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小動作，特別注意，就從這些小的地方，建立自己的信譽，而矜持矯飾，惟恐被人識破，這便進乎奸，荀悅曰：「未必合道而取悅於己者，必佞人也」，故凡神態只圖取悅於人，而不顧及得體不得體，或是未語先笑，一臉的諛巧，好像妓女迎客，或是殷勤過度，以表示親暱，而超出常情的恭謹，這便近乎佞，除了邪妄奸佞而外，如果一個人的神態，處在利誘的當中，並不見得眷慕，處在威逼的當中，並不見得畏怯，處在紛亂的當中，並不見得慌張，處在喜怒的當中，並不見得激動，這便是有爲有守，而近乎賢良忠正。

有關於體貌方面——體過胖者，陰必虛，不能作深入之思考，體過瘦者，陽必弱，不能負艱巨之責任，身長而神短，必定因循，身短而神長，尚可進取，面色青白，居心較狹，臉形曲折，處世不誠，毛髮焦枯者，肝氣不平而心性偏激，皮膚綳緊者，局量不大而有我無人，眼小有神，心計必多，眼大無光，思維必鈍，眼常瞋者，心術不正，眼如醉者，見地不明，眼珠深藏而光聚，富於理想，但又多疑，眼珠外露而光浮，情緒不寧，常有衝動，口薄寡信，眉薄寡情，鼻頭尖削而下曲者，不僅寡義，抑且寡恩，嫩皮白

肉，不耐挫折，小耳細齒，好弄是非，眉稜高而腮骨潤，最難駕馭，手掌粗而指頭方，不免糊塗，凡此分析體貌的方法，乍一看，很接近坊間所流傳的相術，其實不同，坊間相術只講禍福窮通，這裡是在辨別賢愚忠詐，不過所舉的各點，自難包括無遺，總之，凡是面部平整，眼神正視，頭角高起，鼻柱豐隆，毛髮潤澤，腮頤飽滿，口紅耳厚，骨肉停勻，兼之四肢與身段諧和相配，一見之下，就顯得很明朗，很重實，而有一種器宇軒昂的感覺，在體貌上纔能算是够標準。

有關於言辭方面——繫辭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所謂「辭慙」，是吞吐吐吐，措辭有失常態，這等於表示心藏反側，而有內歉，所謂「辭枝」，是沒頭沒尾，聽不出重點所在，這等於表示事理不明，或是意圖探測，所謂「辭寡」，是要言不繁，句句都很中肯，這等於表示所見者真，修養有素，所謂「辭多」，是勢如潮湧，一句緊接一句，這等於表示急於自鳴，秉性操切，所謂「辭游」，是含沙射影，避免正面立言，這等於表示爲了要中傷他人，而掩蔽自己，所謂「辭屈」，是語多牽強，只爲搪塞敷衍，這等於表示缺乏中心的主宰，而自知理短，繫辭這一段的啓示，不過提綱挈領，指出言辭上的幾種形迹，此外，我們所應該注意的：第一是求證於說話時候的聲音，聲音尖銳，其人失之苛細

，聲音沉散，其人失之粗疏，聲音獷獷如豺狼，其人必然鄙俗暴戾，聲音溫潤而安和，其人必然慈惠端謹，第二是求證於說話時候的情色，假使話語說得很平實，很誠懇，而情色迷離不符，其人是偽裝忠厚，決不可靠，假使話語說得有參差，有漏洞，而情色真切可信，其人是拙於口才，尙屬可交，第三是從說話當中加以反面的透視，如特別誇張自己的廉潔，其人就難免不貪污，如特別誇張自己的高超，其人就難免不卑鄙，如特別誇張自己的勇敢，其人就難免不怯懦，如特別誇張自己的忠實，其人就難免不奸詐，如特別誇張自己仁慈，其人就難免不刻薄，因爲人之常情，對於自己的短處，總是在盡量掩護。

有關於舉動方面——坐立不穩者浮躁，手足無着者拘謹，仰頭而行者妄越，低頭而行者深沉，行常回顧者猜忌，步不聞聲者輕飄，眉常緊縐者，器局必小，腿常搖動者，心思必亂，指東劃西者，野而不馴，搖頭擺腦者，迂而不達，動作太緩，固嫌廢弛，動作太快，尤防草率，對於錢財花費，豪縱奢侈，操守必不謹嚴，對於服飾用品，厭故喜新，意志決難持久，飲食不節而起居無時，縱有才華，不堪大用，羣居謹行而獨居亂德，如授權位，必係巨奸，以這些個尺度，去衡量一個人的舉動，要是還不能認識清楚的話，便再由另一個方向去觀察，首應觀察持家的情形，對於骨肉倫常，是不是具有性分？

繼則觀察處事的能力，對於進行的次序，是不是具有條理？最後是觀察待人的態度，對於社會往還，是不是具有信義？假使有些條件具備，而有些條件不具備，那在衡量的尺度上，就只有棄其小者而取其大者，文子曰：「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所以觀人舉動，發生疑問的時候，是應該從大處着眼。

無論是神態體貌，或是言辭舉動，觀察的方法，都從易經上「爻位陰陽」和「卦體進退」之理而產生，源頭只是一個，我們所以要分開來說明，是爲了便於體會，至於實際運用，還是應該綜合在一起，不能以偏害全，僅執着某一部分，而置其他各部分於不聞不問，便貿然加以斷定，前面說的面色青白居心較狹一則，如果其他部分配合得好，那就不能成立，反而是智慧高的象徵，其他所列的各則，以此類推，這就如同鐘錶匠人審查鐘錶的性能一樣，先須分別審查發條齒輪各種零件的構造，但僅知各種零件的構造，是不够的，必須再將各種零件裝置起來，從而審查其配合的情形，然後這個鐘錶的性能纔可以完全瞭解，可是人究竟是個人，對人的觀察，當然是比審查鐘錶困難得多，如果經過個別的與綜合的兩個步驟以後，所得的觀察結果，還是有些不明白，那就採用考驗的方法，以補觀察方法之不足，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

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呂氏春秋曰：「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哀之以驗其仁，苦之以驗其志」，任何一個人，即便是老奸巨猾，在這種考驗之下，也無從遁藏原形了。

### 乘除略

天地之數，有乘有除，一核乘之，數爲萬莖，萬莖除之，收於一核，大衍之數，乘數也，歸奇之數，除數也，故乘之以觀其妙，除之以觀其竅。



### 第三十講 剝復之幾

剝復是易經裏面兩個相對的卦名，剝卦是上爻一陽浮在外面，其餘的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都是陰，復卦是初爻一陽蘊藏在裏面，其餘的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都是陰，前此已經說過，陽是動的能力，而爲生機的主宰，陰是靜的體質，而是被生機鼓舞的對象，剝卦僅有一陽浮於羣陰之外，就是表示內在的生機完全沒有了，只是一點餘陽，浮在表面上活動，好像樹上結的菓子，形體膨脹得太過，內在生機完全發之於外，於是乎支持力量不夠，就剝落下來，以人而論，人到老年，身體漸漸硬化，動能漸漸減少，行動不便，頭重腳輕，生機的力量，主宰不了身體，這鬚髯就是剝的現象，復卦在羣陰之內而蘊藏了一陽，就是表示外在雖無顯著的動能，而內部新興的一種生機，正在向外發展，好像樹上的菓子，剝落在地上，其中菓核，又復發芽而生長新苗，以人而論，人在兒童期內，各方面的表現，當然是不够成熟，但內部有一種潛在的生機，活潑潑的流露，就因爲這種生機，方興未艾，所以兒童生活興趣是特別高，而且成長得也特別快，這鬚髯就是復的現象，總之，凡是一種現象，到了最末後尾聲的時候，表現出來的氣勢，一定是比較衰微，如同俗語所說的暮氣沉沉，相反的，凡是一種現象，在一開始發創的

時候，表現出來的氣勢，一定是比較強盛，如同俗語所說的朝氣勃勃，我們從這些現象裏面，可以體會到剝復兩卦的意境。

剝復之另一面的認識，剝是陰剝陽，就是卦中之陰，反客爲主，而陽被其所剝，復是陽剛反生，就是卦中之陽，重新復生，而陰爲其所用，從人事現象來看，陽是屬於精神上的性情，陰是屬於物質上的形式，中國有句古話：「柴米夫妻，酒飯朋友」，夫妻而專靠了柴米維繫，朋友而專靠了酒飯論交，只是落於物質上的形式，這樣的夫妻之情，朋友之誼，就是剝，中國又有句古話：「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相依爲命」，雖是糟糠之妻，而能維繫到白頭偕老，雖是貧賤之交，而能做到相依爲命，完全基於精神上的性情，這樣的夫妻之情，朋友之誼，就是復，推而至於國家社會以及一切的現象，我們都可以用剝復兩卦去觀察，假使一個社會或是一個國家，彼此之間，都是在講形式，形式支配了一切，沒有絲毫真性情的表現，大家都只爲自己的生存作打算，人與人的關係，脆弱得可憐，那這個社會或國家，雖然是有表面的繁榮，在前途上是不會有什麼好的希望，何以故？就是因爲剝，假使一個社會或是一個國家，上下一心，相處無間，辦公的人，不僅是爲了承命交差，而是真的想把事情辦好，教書的人，不僅是爲了按時授課，而是真的想把下一代教好，揚棄了不必要的形式，念茲在茲的一本真性

情去做，那這個社會或國家，目前雖然還是貧弱，未來是有無限的希望，何以故？就是因爲復。

認識了剝復的概念，再講剝復之幾，我們試看今日的世界，人情冷酷，物慾橫流，尤其現在社會世風日下，人類變作活動的木偶，只有形體，沒有靈魂，父子不相親，夫妻不相顧，整個的人性，斷喪無餘，從這些現象裏加以分析，當然是剝，那麼，我們就讓他這樣的剝下去嗎？不，宇宙間的所謂陽，是不會剝盡的，剝到相當的程度，自然會復，所以人性是滅絕不了，就是殺人越貨十惡不善的兇漢，到了最後，還有懺悔的一念，這種懺悔的一念是從那裏產生的呢？無疑的是產生於人性的恢復，再就生機來講，宇宙是生生不已的，這個菓子剝落了，那個菓子成長了，這個人死亡了，那個人出生了，永遠是延綿不絕，不致於一剝到底，所以剝之後，一定能够復。

不過剝後必復，是先天的法則，至於剝之後什麼時候可以復，時間上的距離，是長？是短？那就要看後天的因素如何配合，尤其是人事社會現象，後天的因素，是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所謂「人定勝天」，就是指這種後天因素而言，按復卦卦辭，是「七日来復」，而在伏羲圖上，是剝卦之後爲坤卦，坤卦之後爲復卦，因爲剝卦是陽爻居六，六剝成坤，七反成復，所以說七日來復（消息卦是一消爲姤，再消爲遯，三消爲否，

四消爲觀，五消爲剝，六消爲坤，七反爲復），這裏所謂七日，只是表示時間上的段落，根據爻數而言，就是要經過六個段落以後，到了第七個段落，纔可以來復，每個段落的時間，也可以是三天五天，也可以是三年五年，或者是三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百年二百年，所以七日是多久的時間，那就不能一定，要根據現象本身的性質，同時要配合後天的因素，例如一株樹，交到秋令，枝葉就開始剝落，一直剝到冬至以後，纔漸漸的萌動而恢復生機，由剝到復，前後只有幾個月的時間，如果栽植的地點和培養的方法，這些後天因素都很好，剝的時間可能還要縮短，至於一個社會或是國家，剝了而要復，就不能像一株樹那樣的簡單，時間上可能是幾年，也可能是幾十年，這就在乎後天的因素，一株樹，栽植的地點好，培養的方法好，還可以縮短剝的時間，一個社會或是國家，處在剝復之際，果真是後天的因素好，當然也可以縮短剝的時間，因此，我們不要以爲剝後必復，就等着自然而然的復，應該加強後天因素，要不然，剝的時間，就會拖延得很長很長。

那麼，怎樣加強後天因素呢？這在剝復兩卦卦辭裏面可以得到一種體會，剝卦卦辭是「不利有攸往」，意思就是不能夠這樣的向前行進，復卦卦辭是「利有攸往」，意思就是應該是這樣的向前行進，剝復兩卦，恰恰是相反，因爲一個社會或是國家，只講形

式，被此敷衍，人的真性情已經剝了，如果再剝下去，豈不是整個的都在行尸走肉，所以說不利有攸往，相反的一個社會或是國家，上下一心，真情流露，那一定是欣欣向榮，前途亨通，所以說利有攸往，剝復既是相反，那我們就要由剝轉變到復，就得要反其道而行之，剝是陽向外剝，復是陽向內復，一順一逆，背道而馳，阻塞了剝的途徑，就等於復的開始，剝卦彖辭說過：「順而止之」，復卦彖辭說過：「反復其道」，這兩句合併起來看，就是很平順的停止剝的行進，反過來恢復正常的發展，比如過去我們是因循自誤，現在我們就振作自強，過去我們是重視好惡私情，現在我們就重視是非公理，過去我們是偏於形式主義，現在我們就提高實際效用，舉凡一切一切，針對剝的情形，我們都相反的去做，這便是加強後天的因素。

### 緩急略

情境雖急，而心不急，則急而不亂，情境雖緩，而心不緩，則緩而不怠，因急而亂，必至僨事，因緩而怠，必至誤事。

## 第三十一講 處困之道

什麼是困呢？就人事現象來講，如身體上的困倦，或者是生計上的困頓，這都叫做困，不過這只是困的一種外形而已，還不是困的真正涵義，如果進一步探討，身體為什麼會困倦？那就是內在的熱力和動能不夠，支持不住身體，於是乎感覺到疲困，好像電扇一樣，有了電的熱力在推動，電扇纔能很快的旋轉，假使電的熱力不夠，電扇的旋轉，就會緩慢下去，甚至於轉不動，一個人的生計，陷於困頓，當然，也不是偶發的現象，一或因為精神過於頹廢，有氣無力的坐吃山空，以致於困頓，一或因為意志過於昏庸，盲人瞎馬的遭受失敗，以致於困頓，除此而外，便是天災人禍，在不可抗力的情形之下，自己的精神意志施展不開，以致於困頓，主要的關鍵，都是基於精神意志，這裏所講的精神意志，以及前面所講的熱力動能，在易經裏面，統統屬於陽爻所包含的內容，也就是陽剛之氣，總括起來看，凡是陽剛之氣，呈現一種萎縮的狀態，或是遭遇阻礙而發揮不了，那就是困，所以易經上困卦的排列，是兌居外卦而坎居內卦，兌爲柔，坎爲剛，兌柔壓住了坎剛，因之坎剛無從發揮，於是乎造成困的境界，彖辭是這樣的解釋：「困，剛揜也」，揜是窘迫的意思，就是陽剛之氣，淪於窘迫，便叫做困。

推而至於社會國家，所謂陽剛之氣，是指的有能力有德操的人才而言，因為有能力有德操的人才，就是社會國家正氣之所繫，凡是這一類的人才，被埋沒了，而不能有所展布，就是兌柔壓住了坎剛，猶之乎黨錮諸賢被扼於侯覽，元祐君子被扼於惠卿，以及明末忠良而遭客魏所構陷，這當然是困，困卦的範圍，雖是涉及宇宙乃至人事上一切困的現象，但據文王的卦辭孔子的彖辭，君子處困之道，要算是困卦最重要的一環。

那麼，我們應當怎樣的處困呢？這可以依照困卦的卦辭做我們的指針，困卦的卦辭上說：「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所謂困亨的亨，就是要由「流暢」做到「通達」（參着元亨利貞講詞），意思是說，我們儘管是處在困的時候，但內在的心情，仍然是流利舒暢，外在的表現，仍然是通順曠達，並沒有絲毫的忐忑不安而感覺到困，也就是論語上所講的「君子坦蕩蕩」，而不是「小人常戚戚」，如文王被囚於羑里，而演易自如，孔子被厄於陳蔡，而絃歌不絕，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因為人之所以受困，就是由於精神意志以及熱力動能這種陽剛之氣發揮不了，所以我們處在困境之中，便應當恬淡沖虛，安貧樂道，以培養這種陽剛之氣，等到這種陽剛之氣充足了，可以發揮了，自然就會解除困境，假使我們已經在困，而還不注重培養這種陽剛之氣，或者是煩躁不安，或者是倉皇不甯，那這種陽剛之氣，

就可能更要受到損害，也就更要陷於困境，這好比人的身體一樣，身體感受到困倦，就得要甯靜的養息，以恢復內在的熱力和動能，也就是恢復陽剛之氣，要不然，很可能的因爲困倦而弄成大病，尤其社會上有善就有惡，有是就有非，有君子就有小人，小人的羣，最不利於君子的陽剛之氣，因爲君子的陽剛之氣和小人的陰邪之氣，是居於對立的地位，困卦九二的一個陽爻，被初六和六三兩個陰爻所包圍，就是表示君子被小人的羣所困，假使我們遇到這種情形，那就更要培養我們的陽剛之氣，決不能夠因爲受困，而就將陽剛之氣沉淪下去，誠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道究竟是道，魔究竟是魔，陰霾的天氣，不會永遠遮得住太陽，困亨貞的貞，就是要由「端正」做到「穩固」（參看元亨利貞講詞），意思是說：處困固然是要「不失其所亨」，在心情上以及表現上，應該是保持流暢通達，不因爲困而就影響自己，但這並不是漫無涯際的鬆弛散蕩，而有個主宰存乎其中，文王被囚，是在演易，孔子受厄，是在絃歌，有些人不明瞭這個道理，處在困境的當中，每每的食宿終日，無所事事，自己以爲安貧樂道，其實，這不是安貧樂道，而是漫無涯際的鬆弛散蕩，等於毀滅自己，違背了貞的端正性，又有些人處在困境的當中，起初很能够恬淡沖虛，安貧樂道，到了後來，就漸漸的支持不住，好像寡婦守節一樣，守到最後，就守不住了，這是違背了貞的穩固性，所以說「困亨貞」



，處困之道，不僅是亨，還得要貞。

至於「大人吉，無咎」，大人這個名詞，在易經裏面是代表有權勢有地位，以及有能力有德操的人，這裏大人是側重能力德操而言，意思是說：只有具備能力具備德操的大人纔能够處困，而在困境的當中，可以很安詳的獲吉而無咎，大人對面是小人，小人如果處在困境之中，那就不能獲吉而無咎，何以故？這是氣質上的問題，大凡一個人，先天的稟賦、熱力動能很豐富，生命結構就很強，精神意志很飽滿，思維路線就很遠，生命強而思維遠，當然，能力就會過人，而德操也就會堅定，這種人中心有個主宰，不是任何環境所能困擾得了，可以爲人之所不敢爲，也可以忍人之所不能忍，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中國歷代賢良豪傑，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典型，這便是所謂大人，是能够處困境的，反過來，如果是生命很弱，不敢有所擔當，遇事就是推脫，同時，思維路線很短，只看見自己的子女玉帛，稍稍遠一點都想不到，這種人先天的稟賦就不够，談不上能力，更談不上德操，在處順境的時候，還可以湊湊熱鬧，一遇到困境，骨頭就軟了，這便是大人對面的小人，是不能處困境的，所以說大人吉，無咎，也就是論語上所講的「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困卦的卦辭，還有一句是「有言不信」，這就是表示，我們處在困境，情緒按耐不

住，有些時候，就難免不藉言語來發洩，這種言語上的發洩，即使說得很得體，因為在困境的當中，也是不能取信於人，甚至於還要引起反作用，我們試看，好多人遇到困境，就是滿腹牢騷，怨天尤人，別人總是不對，自己的總是對，這樣的表現，試問有什麼好處？只有增加聽者的厭惡而已，就一個國家而論，在困境的時候，同樣的不能夠只是在說，如果只是在說，除了喪失威信而外，別無其他的收穫。

### 主客略

釣者得魚，而魚死之，弋者得鳥，而鳥死之，一得一失，主客之勢不同耳，故凡勢之得失，在握其主，勿淪於客，主則爲釣不爲魚，客則爲鳥不爲弋。

## 第三十二講 什麼叫做鼎革

我們常常聽到說革故鼎新，又常常聽到說時逢鼎革，凡是這一類有關鼎革的說法，都是導源於易經上的革卦和鼎卦，革卦的外卦是兌，兌的取象爲澤，而內卦是離，離的取象爲火，澤火不相容，其勢已乖，就是一個現象，裏裏外外都弄得扞格不入，已經走到窮的地步了，無法再支持下去，只有將革卦第四爻一變，就是將外卦的兌變成坎，坎的取象爲水，然後纔可以成爲水火既濟，既濟了，這一個扞格不入的壞現象，也就能够挽救得過來，所以是革，革就是變革的意思，鼎卦的外卦是離，離的取象爲火，而內卦是巽，巽的取象爲風，風在火下，火的燃燒當然更爲熾烈，任何物體，經過火的燃燒以後，於是乎這個物體，就改變了原狀而呈現出新的形態，而且鼎又是烹飪的烹器，食物由鼎烹飪，纔可以調和製造，成爲新鮮可口的珍饈，這就是說，一種現象在變革的時候，需要我們重新調和製造，所以是鼎，鼎就是新興的意思，雜卦裏面是這樣的解釋：「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根據這種解釋，更可以看出革卦和鼎卦的一個輪廓。

革卦和鼎卦，固然是兩個卦，但這兩個卦是相綜的，就是一體的兩面，而具有不可分性，革故了就得要有所鼎新，鼎新了就得要有所革故，假使只是在革故而不鼎新，那

就等於瘋狂式的砍伐森林，老是砍伐而不栽植，結果是弄到整個的森林都沒有了，童山濯濯，一片荒涼，這不是革卦的革故，而是滅亡性的摧毀，假使只是求鼎新而不革故，那就等於在垃圾堆上造房子，房子即便是可以造得起來，可是在房子裏面，仍然滿目骯髒，一場糊塗，這不是鼎卦的鼎新，而是表面化的粉飾，革與鼎的關係，還不僅如此，我們在打算要革故的當初，先就應該想到如何去鼎新，有了鼎新的計畫，纔可以着手革故，例如商店裏變更門面裝璜，一定是先設計好了新的裝璜圖案，然後纔拆毀舊有的裝璜，決不能夠莽莽撞撞，事先沒有個設計，就將舊的裝璜拆毀，同樣的理由，我們在打算鼎新的當初，也不是漫無標準，應該針對着革故的情形，就是我們爲什麼要革，把握這種革的因素，以作鼎新的張本，例如病人在病後的培補，當然是看病後的身體，那一部分受了虧損，就培補那一部分，並不是凡有營養價值的食物和藥物，都一律拿來培補，無標準的培補，可能把身體反而弄壞。

不過這裏所講革故的故與鼎新的新，不是現在所流行的新舊觀念那樣簡單，現在一般人對於新舊的認識，只是側重在時間，已經過去的，統稱之爲舊，正在目前的，統稱之爲新，易經上的新與故，就不只是時間上的分野，而是側重在本質，本質好的，有使用的價值，就叫做新，本質壞的，沒有使用的價值，就叫做故，所以故要革新要鼎，假

使只就時間上區別新舊，那就有些地方講不通，酒是愈陳的愈美，玉是愈老的愈爲可貴，時間久的，不見得就是壞，爲什麼要革？時間暫的，不見得就是好，爲什麼要鼎？我們就因爲新舊的觀念弄不清楚，影響社會國家很大，以爲太舊的就是落伍，時新的才是進步，不問好壞，只分今古，於是乎西洋的大腿戲，便風行一時，而中國忠孝節義的舊劇，便日趨冷落，有人或許要問：易經上的新與故，怎見得是側重本質呢？這從鼎卦的初爻可以體會到，初爻說：「鼎顛趾，利出否」，意思就是在烹飪之初，先要將鼎倒轉過來，以便出清鼎中所藏的污穢，否是壞的污穢，就是故，因爲鼎卦的初爻，是在革卦第六爻的後一段落，還有故的剩餘成分，壞的污穢既然是故，那污穢的反面就是新，所以易經上的新與故，是側重在本質，而與現在的新舊觀念有些不同。

分開來專就革卦而論，我們要是革，不能僅憑主觀的意識，應該根據客觀的現象，尤其要遵循自然的法則，孔子以「治歷明時」解釋革卦的大象，而在彖釋裏說：「天地革而四時成」，足見得革，是必須注意到時，天地的時令，以春革冬，以夏革春，以秋革夏，以冬革秋，到了時候就革，不能或前或後，人事現象，當然也是如此，所以革卦卦辭上說：「己日乃孚」，己日之己，是從納甲而來，坎納戊，離納己，革卦的內卦是離，所以說己日，已在十天干的當中，居於過半的六數，「己日乃孚」，就是表示，一切

現象的變革，應該是在那一個現象的本身發展到了過半以後，達到第六個段落，這時候的變革，纔可以使令天下人都心悅誠服，乃孚的孚，就是心悅誠服的意思，這是有關鼎革的說法認識，如同彖辭所說的「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己日乃孚，就是這種意義，但是革卦還有一點比較重要的涵義，革卦的卦辭又說道：「元亨利貞，悔亡」，足見得在進行革的時候，必須具備元亨利貞的條件，纔能夠沒有悔，所謂元亨利貞，可以參考前此的講話，就是一開始要考慮得很周到，而且要流暢通達，而且要適宜和諧，而且要端正穩固，否則就很可能革不成，革不成就等於不革，一個壞的現象，應當革的不革，或是革不成，那就要被這個壞的現象所傷，因為革卦順行是變成水火既濟，逆行則變成地火明夷，明夷是代表一種傷害，例如我們遭遇到毒蛇猛獸，撲殺不了毒蛇猛獸，便會被毒蛇猛獸所傷。

至於鼎卦固然是講烹飪飲食之道，但這不過設譬取例而已，人進飲食，爲的是滋養，而滋養的作用，是在充實人的生機，從而促進社會文明，所以管子說：「衣食足然後知禮義，倉廩實然後知榮辱」，鼎卦是以陰凝陽，就是憑藉衣食倉廩陰的滋養，而發展禮義榮辱這一類陽的文明，不僅是衣食足倉廩實就算了事，可是就在滋養裏面還有個重點的所在，孔子在彖辭上說：「大亨以養聖賢」，意思就是我們要滋養一個國家或是社

會，首先要養賢，打開中國歷史來看，如果是賢才養不住了，那一個朝代一定是衰微，這便是鼎卦的旨趣。

#### 前後略

火烈於前，必衰於後，水湧於前，必竭於後，盈虛消息，萬有皆然，卦至上爻，從無不變，故善計者不豪於前，謀富於後，善戰者不捷於前，謀勝於後，善治者不張於前，謀成於後。

# 甲 納

納甲之義，即將天干地支納之於卦也，天干地支原爲表示氣化之性質，納之於卦，則卦之性質由此可見矣，其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又乾納子午，坤納丑未，震納與乾同，巽納與坤同，坎納寅申，離納卯酉，艮納辰戌，兌納巳亥，又一卦兩納，以內外分先後，如屯之內卦爲震外卦爲坎，震納庚干，震在內納子支，是屯之初九爲庚子也，坎納戊干，坎在外納申支，是屯之六四爲戊申也，如蒙之內卦爲坎外卦爲艮，坎納戊干，坎在內納寅支，是蒙之初六爲戊寅也，艮納丙干，艮在外納戌支，是蒙之六四爲丙戌也，初四兩爻既得，其餘各爻，天干不變，地支則按其陰陽屬性，陽順陰逆，循序推知。



# 原易

桐城周鼎珩著

今之論易者，對於易之涵義，初未嘗加以精密之探討，而輒目之爲卜筮之書，不則操輕蔑之口吻曰：此不過古代之哲學而已，甚或有謂：易之卦爻，爲古代表達意思之符號，在無文字之前，用以指事指物者也，如乾之陽爻一，所以狀男人之性器，故其動也直，如坤之陰爻--，所以狀女人之性器，故其動也闢，凡此荒誕不稽之辭，播之於筆墨者，每見不鮮，蓋淺薄者流，中無所有，略識之無，便欲詆古以鳴高，或故標奇以炫世，瞽者辨色，聾者判音，本不足置議，惟時當今國人醉心於西學，以易爲過於陳舊，故不敢默焉，作原易。

## (一) 易之涵義

易之涵義，大別爲二：變易也，不易也，（鄭玄謂尙含有易簡一義，非是，說見後。）變易云者，易以日月而成字，取象陰陽，日往月來，陰陽流動，白雲蒼狗，瞬息萬

殊，凡此變易之現象，乃易所究之範圍也，不易云者，宇宙萬有現象，雖變易靡定，但變易之中，有其不變者在，熱極則風，壅極則通，月盈必虧，花盛必謝，凡此不易之原理，乃易所持之法則也，持此不易之法則，以究變易之現象，斯易之道矣，故不論其現象如何變化，終可窺其往來消息，雖隱亦見，雖微亦顯，否則僅憑吾人之意識，追求變化之現象，吾人甫注意及此，而現象已變爲彼矣，勢必治絲愈棼，由紛繁複雜而陷於困惑不解。

繫辭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易所包舉，與天地同其大，易之精湛，與日月同其明，自宇宙變化至社會演進，甚或一塵一芥之微，無不該而備之，不僅闡明人事現象爲已足，尤其側重於自然現象之探討，如六十四卦之大象，皆首明自然，而後及於人事，乾之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之大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苟不先明天之何以行其健，而僅講自強不息，苟不先明地之何以勢爲坤，而僅講厚德載物，將見其徒勞無補，而易學莫明，但易學不明久矣，自王弼而後，治易者率多得義亡象，伊川專治文義，不論象數，自云：「只說得七分」，朱子直云：「象失其傳，理會不得」，因而易學範圍，漸縮小至人事之一環，解易者不曰君臣之義，則曰夫婦之情，而置宇宙自然於不

論，易之本旨，於焉以喪，流風所播，以迄於今，國人又多嚮往西學，入主出奴，而此廣大悉備極深研幾之寶典，遂更不爲人所重，於是視同卜筮之術，或與普通哲學等量齊觀，其實，易有宇宙永久不易之理數，無古無今，無巨無細，一以貫之，所謂卜筮者，僅其餘緒耳，其所涉及之範圍，非僅局限於空洞之哲學，舉凡百家者流，如兵家之奇正，名家之異同，縱橫家之長短，道家之窮變化，儒家之致中和，乃至陰陽家之二氣五行，無一而不淵源於易學也，是知易之爲易，乃一切學術之根本。

有謂易尙含有「互易」「交易」及「易簡」諸義，按互易蓋卽一卦之中，二三四五爻之互體也，乃一現象本身內在之變耳，交易蓋卽陰交陽，陽交陰，乾坤二氣之相交也，乃兩現象相互綜錯之變耳，是皆可以括之於變易一義之內，至於易簡云者，乃孔子以之讚乾坤兩卦之德也，易簡二字，見諸繫辭，繫辭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意卽乾之表現，乃剛健而變易，坤之表現，乃柔順而厚重，後之學者，有訓易簡爲平易簡略，義亦可通，但與繫辭原意不合，繫辭所謂確然，爲剛健之貌，非平易也，繫辭所謂隤然，爲柔順之貌，非簡略也，至訓易爲變，簡爲不變，簡之訓爲不變，不知何所本，簡指坤德，坤雖隤然之體，然非不變者也，且以易簡與變易不易並列爲易之涵義，更覺繁贅不倫，易簡指乾坤之德，乾坤雖爲易之門戶，但不能概括易之全體

，乾坤之上，猶有太極，以下位概念所具之德性，釋上位概念之涵義，自屬非是，無待多論，故易之涵義，僅揭變易與不易二義而已。

易分連山歸藏與周易，連山傳爲夏易，歸藏傳爲商易，今已散佚，無可稽矣，所可知者，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卦分二十四氣，與七曜行天，同其軌迹，而納干支五行於卦耳，故夏商兩代帝王，多以干支爲名，如孔甲之甲，如履癸之癸，如盤庚之庚，如武丁之丁，由此可見易在當時，爲世所重，而與天文時序不可分也，考歷來治易者，約之爲四：有重祿祥，京焦是也，有窮造化，陳邵是也，有尙象數，虞鄭是也，有據義理，程朱是也，其重祿祥窮造化者，恒與天文時序合而爲一，或卽連山歸藏之遺緒歟？至於周易，因文王演卦周公作爻以得名，周易之周，指朝代而言，並無他義，謂有他義者，曲解耳。

## (二)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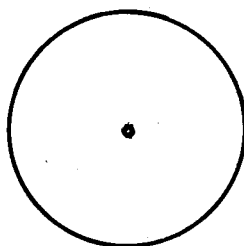
易之研究範圍，乃整個之宇宙，故曰：「易與天地準」，但以宇宙之大，而萬象紛紜，欲加研究，初非枝枝節節所能竟其功也，是必「原始要終」，一直溯其源頭，源頭

既見，則可循序而解，此所以易之研究宇宙，自太極始，太極者，無名之名也，以時間言，即最初創始之義，以空間言，又爲無往而不在之義，蓋宇宙在創始之前，太空之間，一無所有，此種空無所有之狀態，經過漫長時間，漸漸蘊育而現出一點最初之氣化，此最初一點之氣化，即太極也，故太極在由無至有之中，而爲最初創始者也，由此一點最初之氣化，發而爲陰陽兩種氣流，是即陰陽兩儀也，復由陰陽兩種氣流，相互綜錯變化，以成宇宙萬有之現象，宇宙萬有，雖奇妙迭出，然無一非自太極而來，故太極又爲無往而不在者也，前一義指太極之本身而言，後一義指太極之功用而言，故古之所傳，太極圖有二：

下二圖爲何人所作，所說不一，周子太極圖說，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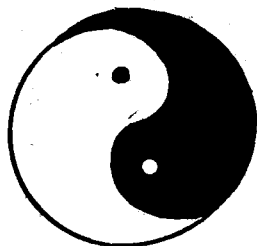
語焉未詳，有謂伏羲創之於前，文王步之於後，亦有謂陳希夷所作，然易以太極始，繫辭言之審矣，故在作易之時，當即有此圖焉，由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乃至於無窮，故太極之於易，乃最基本者也，太極之本身既爲氣化，則易之所言，自以氣化爲

其一



此之中氣，即前出也，表示於一，宇宙無點，在最初之始。

其二



此陰陽，即兩儀，表示於二，太極而於二，在最初之始。

其旨歸，惟易之畫卦，掛一以類萬，其所確立之法則，固以氣化爲其依據，而施之萬物則皆準也，蓋萬物皆自氣化而生，氣化爲萬物之源頭，施之於總者，自可施之於分，易所垂之法則，既據氣化而立，則施之於氣化所生之萬物，自無不合之理也，此所以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者見之之謂智，甲據萬分之二，以爲易之爲易應如此也，乙又據萬分之一二，以爲易之爲易應如彼也，放棄先天氣化之本，而追求後天現象之末，故易學遂晦矣。

論及兩儀，儀者容也，自太極分爲兩儀之後，宇宙始見其容，而在兩儀未分之前，太極渾淪，無可見也，兩儀既判，氣分陰陽，氣之陽者，可以發光發熱，而無重量，其爲性也，向外放射，故曰：「輕清之氣，上浮於天」，此於乾卦稱「飛」足以見之，氣之陰者，可以成形成體，而有重量，其爲性也，向內凝聚，故曰：「重濁之氣，下凝爲地」，此於坤卦稱「凝」足以見之，太空有此陰陽兩氣，於是交互變化，而成萬有，人之精神，即此陽氣化爲之主宰，人之體魄，即此陰氣化漸以凝成，故人死後焚化，百斤之體，仍歸於氣而無有矣，其所餘三五斤之骨灰，乃焚化之火候不及耳，惟所謂氣，與西洋所習稱之「氣體」不同，氣而成體，乃氣之發展若干階段以後之現象，且陽氣化根本即無體，陰氣化固然爲成形成體者，但須經複合之變化，始有體之形迹可言，西洋哲

學，動輒曰「宇宙本體」，乃落於後天執着之謬見，宇宙初即有本而無體者也。

邵子曰：「天三而地二」，亦即繫辭參天兩地之義也，惟此所謂天，乃概括表示陽氣化而言，非通常指稱之天也，此所謂地，乃概括表示陰氣化而言，亦非通常指稱之地也，其意若謂：太空流行之氣化，共爲五等分，陽氣化居其三，陰氣化居其二，即宇宙之間，無體之氣化爲五分之三，有體之氣化爲五分之二，其創造萬物之能量，亦爲三與二之比，陽居三而陰居二，故無體宇宙大於有體宇宙，西洋科學，無論如何進步，始終局限於有體宇宙之一角落，而無法超脫，蓋人類本身，因受有體之障礙，非有道者無從覺解無體之宇宙，而西洋科學家僅恃科學上所用之儀器，欲藉此以窺測宇宙之全貌，殊不知儀器亦有體之物也，以有體測無體，是何異於南轅而北轍？人秉宇宙之氣化，在生物中獨能得天地均衡之數，凝成身體之陰氣化爲二，而發爲神靈之陽氣化却有三，陽數多於陰數，故人死後，其軀殼之形體雖壞，而多餘之神靈猶存，此即所謂鬼也，鬼而能有自持之道，即所謂神也，故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游魂者，即無所依附之餘陽，而入於鬼神之境矣。

基於「天三地二」之比例，而陰陽之能量不同，是以乾爻用九，坤爻用六，乾陽也，坤陰也，九爲三之積，三乘三得九，六爲二之積，二乘三得六，九與六，即天三地二

複合之數也，然則爲何乘三？蓋先天原始之氣化，一事也，即太極兩儀所指示者，後天作用之氣化，又一事也，即八卦六十四卦所指示者，由先天原始之氣化至後天作用之氣化，必須經三度之複合變化，此所以乘三而言九言六，不言三不言二也，故八卦之爻數爲三，而六十四卦之爻數爲三之複合，老子曰：「道生於一」，一者太極也，「一生二」，二者兩儀也，「二生三」，三即八卦六十四卦之複合爻數也，「三生萬物」，由八卦六十四卦以至無窮之複合變化，斯萬物矣，易又言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豈非與天三地二有不符之處乎？曰否，此所言天一地二……云者，乃指陰陽兩氣複合變化之級數也，即由先天原始氣化，經基本數乘三而成後天作用氣化後，如再有所變，則一變而爲陽，二變而爲陰，三變而爲陽，四變而爲陰，五變而爲陽，六變而爲陰，七變而爲陽，八變而爲陰，九變而爲陽，十變而爲陰，總而言之，即奇變爲陽，偶變爲陰，在奇偶變化之中，所謂陰生陽陽生陰是也，此與西學質能互變之說，有相同處，但西學只知質可以變能，能可以變質，而不知所以變之道，蓋未明奇偶變化之至理耳。

兩儀之圖如次：

陽儀圖

陰儀圖



太極只是於空無所有之中，初着一點，而且陰陽不分，渾淪一氣而已，至於兩儀，則陰陽分明，各自發展，由太極之一點，而伸長爲一畫，卽已由點而線，表示經過發展而變化矣，其陽儀伸長而相連，連而爲一，以明其爲奇也，其陰儀伸長而兩段，段而爲兩，以明其爲偶也，圖中之白者爲陽，黑者爲陰，亦如太極圖然。

### (三) 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儀僅初見其容，猶未著也，象則不然，禮樂記注云：「象，光耀也」，王安石字說：「象牙感雷而文生，天象感氣而文生」，是儀之發展而爲象，已有昭昭之形迹，如象牙之文，觸目可見，蓋陰陽兩氣，各自發展至相當程度，其本身經已成熟，便進而複合，四象云者，卽兩儀初步複合之情況也，陽儀有感，而複一陽於上，是謂太陽，陰儀有感，而複一陽於上，是謂少陽，陽儀有感，而複一陰於上，是謂少陰，陰儀有感，而複一陰於上，是謂太陰，窮宇宙之大，極兩數之變，只此四端而已。

其圖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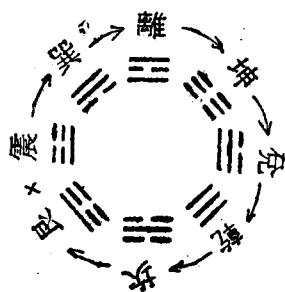


右圖之境界，如勉強求證於當前實際之現象，則太陽爲以能加能，全能而無體，一切神靈之現象屬之，少陽乃以能爲主，而以體爲附，人類及動物屬之，少陰乃以體爲主，而以能爲附，無意識之植物屬之，太陰爲以體加體，全體而無能，土石與礦物屬之，然此不過求其類似之境界，勉強取譬，以便學者之覺解耳，其實，土石與礦物，亦非全無能者，而四象之所指，尤非後天之實際現象，而爲先天陰陽兩儀化生之太少也，太之爲義，言其氣化，已至相當成熟程度，而能單獨發展者也，少之爲義，言其氣化，尙在柔嫩之階段，必須與對待方面相依爲用者也，故少陰附之於陽，少陽附之於陰，而太陽太陰，則只就其自身以求發展，觀乎太少四圖，即可瞭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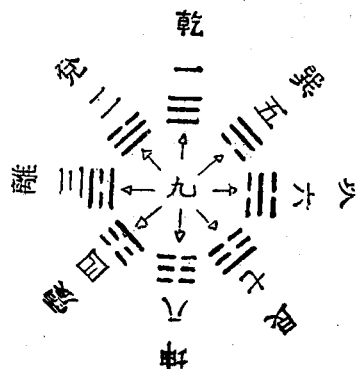
八卦之於四象，又進一層，四象猶不過陰陽兩氣之初步複合，而爲原始氣化發展過程中之表現，至演進而爲八卦，則已成爲作用之氣化矣，然而八卦之所以產生，必須經由四象，分言之，卽由太陽之上，再複一陽以成乾卦，居其一，太陽之上，再複一陰以成兌卦，居其二，少陰之上，再複一陽以成離卦，居其三，少陰之上，再複一陰以成震卦，居其四，少陽之上，再複一陽以成巽卦，居其五，少陽之上，再複一陰以成坎卦，居其六，太陰之上，再複一陽以成艮卦，居其七，太陰之上，再複一陰以成坤卦，居其八，四象僅兩氣相感之形迹，語乎宇宙之法則，却猶未之顯也，及發展而成八卦，則「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而宇宙構造之最高法則，於以確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而宇宙運行之最高法則，於以確立，其構造之法則，即所謂先天八卦，伏羲所畫之八卦是也，其運行之法則，即所謂後天八卦，文王所畫之八卦是也，先天八卦，以乾對坤，以坎對離，以巽對震，以兌對艮，取其「對待」之義也，後天八卦，由震而巽，由巽而離，由離而坤，由坤而兌，由兌而乾，由乾而坎，由坎而艮，取其「流行」之義也，蓋宇宙萬有，不論如何複雜，無非對待流行而已，先天八卦，取其對待，乃就其本而言，從二氣消長以明造化之始也，後天八卦，取其運行，乃就其用而言，從萬物盛衰以明造化運行之常也，細玩次列二圖，可以見其軌迹矣。

#### (四) 先天八卦與後天八卦



圖行流卦八天後



圖待對卦八天先

按先天圖，表示爲對待者也，乾卦之所指，係由兩儀之陽氣化，經複合變化而成，所以示其爲「奔放之能」，坤卦之所指，係由兩儀之陰氣化，經複合變化而成，所以示其爲「凝聚之質」，乾之取象爲天，天者奔放而空洞也，故以之狀乾，坤之取象爲地，地者凝聚而實在也，故以之狀坤，是則乾之與坤爲一對待，坎卦之所指，係由乾卦中爻之陽，居於坤體之中，此其義也，爲坎之外形，雖屬實質之體，而內在則蘊有奔放之能，故其取象爲水，水本實質之體，但水之爲性，則流動不居，是又有奔放之能在焉，離卦之所指，係由坤卦中爻之陰，居於乾體之中，此其義也，爲離之本來，雖爲奔放之能，但含有實質之體於內，始可發生功用，故其取象爲火，火者發光發熱，本屬於能，然無實質之體，居之於內，則火之爲火，無從燃燒，是則坎之與離，又一對待，震卦之所指，係由乾卦初爻之陽，入爲坤體之主，初爻之陽，方興之陽也，以之爲坤主，遂有突破坤體重陰之勢，故其取象爲雷，雷者乃一種正在澎漲之熱力（初爻之陽），而爲重重陰氣所包，包之過緊，其熱不得出，以致爆發也，巽卦之所指，係由坤卦初爻之陰，入爲乾卦之主，初爻之陰，陰方長也，富有感染性，而乾卦之陽，爲其所拖累，於是其氣下行，故其取象爲風，風者氣下行也，如氣上行，即無所謂風，吾人試以扇向上揮動，便無風之感覺，由此可以證明矣，是則震之與巽，爲一對待，艮卦之所指，係由乾卦三

爻之陽，附於坤體之上，三爻之陽，陽之末也，其性善浮，而發於外，任何物體，如爲浮陽所照，則其外形必隨之而澎湃，人至中年以後，陽氣漸浮於外，以致軀體多胖，胖乃浮陽使之然也，故其取象爲山，山之本質，雖爲隕然之體，而屬於陰，但山皆起自地面，向上突出，而有陽之外貌，兌卦之所指，係由坤卦三爻之陰，附於乾卦之上，三爻之陰，其陰已和，不能滅陽，只能潤陽，陽無潤則亢，有潤則和，人如陽旺陰虛，失其陰潤之功能，必枯而躁，故其取象爲澤，澤者義爲潤澤，說卦釋爲悅，所賴以和悅之者也，有如地面向下低陷之處，稱之爲澤，以其潤澤河山而使之和也，是則艮之與兌，又一對待，要之，乾與坤，坎與離，震與巽，艮與兌，彼此之間，因其互相對待，斯能化育萬物，故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除上所述，並含有數之意義，乾之畫三，坤之畫六，一奇一偶，合之爲九，坎之畫五，離之畫四，一奇一偶，合之爲九，巽之畫四，震之畫五，一偶一奇，合之爲九，兌之畫四，艮之畫五，一偶一奇，合之爲九，先天八卦之排列，於兩兩對待之中，更有奇偶之變化，相與而行焉。

再按後天圖，表示爲流行者也，震居正東，於時爲春，陽經「艮止」，已有着落之處，蘊藏既久，於是勃然發動，而萬物暢其生矣，故曰「帝出乎震」，帝者義爲主辛，

指陽而言也，而繼之以巽，巽居東南，於時爲春夏之交，陽旺不已，遂爲陰所凝，陰凝則其實質之體以壯，萬物至此，便林林總總，而齊頭並茂，故曰「齊乎巽」，而繼之以離，離居正南，於時爲夏，陽既爲巽陰所凝，陰便乘其旺勢，進而制陽，而陽被其所用矣，陽本無形，但爲陰用，則其迹遂顯，而其用亦著，故曰「相見乎離」，而繼之以坤，坤居西南，於時爲夏秋之交，萬物至此，經已成實，陽之鼓舞作用，於焉告一段落，而退藏矣，一委之於坤，以遂其含弘光大之功，故曰「致役乎坤」，而繼之以兌，兌居正西，於時爲秋，物經成熟之後，其外形雖表現爲隕然之陰體，但在陰體之內，又復滋生放射性能之陽，蓋兌之外形爲陰，而陽滋生於內，方可獲取和悅而圓滿之成果，故曰「悅言乎兌」，而繼之以乾，乾居西北，於時爲秋冬之交，萬物閉歇，乾則孤陽無依，空自鼓舞，而欲再闢生機，故曰「戰乎乾」，而繼之以坎，坎居正北，於時爲冬，萬物歸根，乾陽無所用其鼓舞，遂亦隨之陷溺而歸根，於以成坎，坎者陷也，欲圖振奮，而不可能，故曰「勞乎坎」，而繼之以艮，艮居東北，於時爲春冬之交，乾陽經坎之陷溺以後，困於沉潛，不能自拔，至此方見一陽漸起，而有所着落，以顯其功用，故曰「成言乎艮」，此後天八卦，以春夏秋冬之時令，合四正四隅之方位，而明萬物生化之過程，萬物受帝之主宰，自帝出乎震起，於是乎齊，於是乎見，於是乎役，於是乎悅，於是

乎戰，於是乎勞而陷溺，於是乎成終而成始，以與先天八卦相較，一明生物之源，一明物生之序，前者本也，後者用也，二者缺一，則萬物之情無以明矣。

先儒中有昧於先天後天之義，認爲伏羲文王二圖，無分先天後天，如明儒來知德卽謂「二圖分不得先後，譬如天之與地，對待也，二氣交合生成萬物者，流行也，天地豈有先後哉？男之與女，對待也，二氣交感生成男女者，流行也，男女豈有先後哉？」是則爲後天成物現象所拘執，而不明先天生物之所自也，當前呈現之男女天地，乃後天成物現象，然男女之所以成爲男女，天地之所以成爲天地，其來也必有所自，窮其所自，斯卽先天矣，且就陰陽二氣言，固亦有其先後，「乾爲資始，乃統天，坤爲資生，乃順承天」，一則曰始而統天，一則曰生而承天，是乾居先而坤居後明矣，坤之卦辭又曰：「先迷後得主利」，所謂先迷，卽坤如先乾而動則迷，所謂後得主利，卽坤如後乾而動，則有所主宰而利，例如人之軀體，坤之陰也，人之意志，乾之陽也，軀體不待意志之指使，而先有行動，必至迷惑而莫知所之，軀體之行動，在意志指使之後，則能得有所主宰而利，故陰陽二氣之先後，乃至先天後天之分，不可或忽，雖在當前之實際現象中，先天後天相互之間，諸多揉雜而混合，但究有先天後天存在於其間也。

論者有以春夏秋冬之節令，不足爲後天圖例之根據，持此說者，謂後天圖例以乾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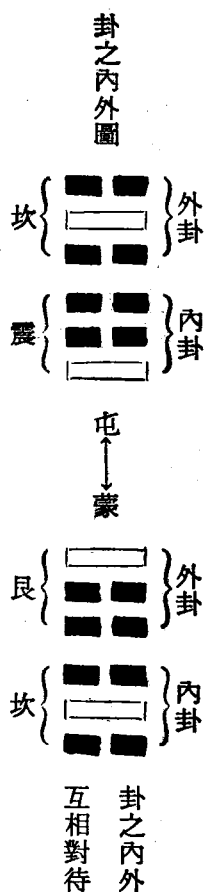
秋冬之交，萬物閉歇，於是乾陽鼓舞生機而戰，按之事實，却不盡然，如地球南端之熱帶地區，在九十月間，正當秋冬之交，萬物並未見其閉歇，又烏用乾之鼓舞生機而戰？殊不知後天圖例所示之流行，乃時與位互相配合爲用也，春夏秋冬之節令，常隨地區之不同而異其時，地球北部之秋冬，或即爲地球南部之春夏，所居時間雖有參差，其爲春夏秋冬節令，固自若也，亦猶之東半球之晝，而爲西半球之夜，東半球之夜，而爲西半球之晝，晝夜離異其時，但不失其爲晝夜則一也。

## (五) 重之為六十四卦卦分六爻

「孤陰則不生，孤陽則不長」，宇宙之本源，雖肇於一而來自太極，但語乎化生萬有之功用，則析之爲二，而基於陰陽之兩儀，人有男女，而生殖以繁，電有陰陽，而光波以著，舉凡宇宙之一切實際現象，無不兩兩對待，以遂其化生之功用焉，三畫之卦，卦之始生者也，即由太極原始之氣化，經過兩儀四象各階段之發展以迄於三畫之卦時，其氣化之本身，始告成熟，然而氣化本身，儘管已成熟，究猶不過一種單獨之氣化而已，譬之如人，只成其爲個別之男或個別之女，各自獨立，分而不合，何有乎生殖？譬之如電，只成其爲個別陽電或個別陰電，各自獨立，分而不合，何有乎光波？且在三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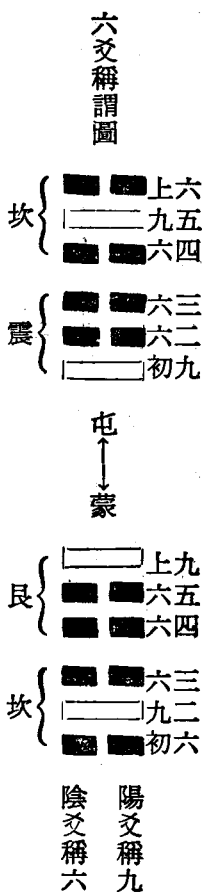


卦時，其爲氣化也，尙未脫離於先天之境地，以言後天萬有之化生，猶未足也，故三畫之卦，必須重之而爲六畫之卦，兩兩對待，而後化生之道方云備焉。



重之爲言，複也再也，重卦者，卽三畫之卦複之而再也，三畫之卦，既經複之而再，則其爲卦也，自有內外之分，下三畫之卦，稱之爲內卦，上三畫之卦，稱之爲外卦，如泰之彖辭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是也，內外亦稱上下，如履之大象曰：「上天下澤履」是也，但上下云者，不過說明其佈卦之形式而已，究其實，空間位置，根本卽無上下，有之則惟內外之分耳，卦之所以分內外，乃就一現象之發展而言，以石擊水，則起圓形之波紋，其波紋之起，率皆由內而外，且具一定之規律，內在之力強，則及於外在之紋廣，故內卦之所指，乃一現象內在之基礎，而外卦之所指，爲其外在之發展，外在之發展如何，恆視內在之基礎以爲準，屯之內卦有震陽之健，雖遇外卦之坎險，猶能生長滿盈，蒙之內卦居於坎險之中，故遇外卦之艮止，而戒之

蒙以養正，卦分內外，此其一義也，內外又可解為主客，內卦者主觀條件也，外卦者客觀條件也，人之學養智能，爲其內在之主觀條件，而事業環境，爲其外在之客觀條件，如只具學養智能，而無事業環境以發揮其抱負，則其爲學養智能也，亦不過內蘊之美而已，故師之內卦，雖有丈人之坎，苟不遇外卦柔順羣體之坤，心悅誠服，又安能達成容民蓄衆之師？比之內卦，雖有厚德之坤，苟不遇外卦居中得正之坎，上下呼應，又安能達成協和親輔之比？卦分內外，此又一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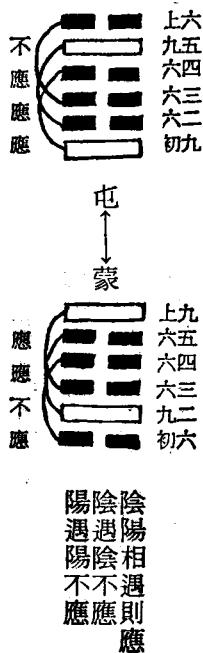


三畫之卦，複之而再，故其爻數，至六而極，六爻之爲序也，曰初曰二，曰三曰四，曰五曰上，繫辭謂「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即凡萬有現象，無一而爲靜止者，現象一經靜止，其現象之本身，即已不復存在，故有此現象，必有動態存乎其中，如就發展之過程而言，六爻者，乃一現象發展動態所必經之六階段焉，人患傷寒病症，在適當之調護中，由太陽而陽明，而少陽，而太陰，而厥陰，而少陰，傳過六經以後，其傷寒

現象，便消失無餘，而代以新生之健康現象矣，此在西洋科學中，亦有近似之處，如元素週期表，由第一位順序數至第七位，却又回復至第一位，蓋宇宙變化雖繁，但有不變者在，故表現於萬有，其發展階段，初無二致，至六而極，至七而變也，另就動之方式而言，六爻者，乃一現象所含之動態，有其六種不同之方式焉，初與上爻之動，終始之動也，初爲動之始，其動也漸，上爲動之終，其動也劇，如一事業之產生，恒由一點一滴，累積而成，因其始也故漸，而一事業之崩潰，每於旦夕之間，一敗塗地，因其終也故劇，此所以乾之初爻，僅以「潛龍」狀其漸也，而至上爻，則以「亢龍有悔」狀其劇也，坤之初爻，僅以「履霜」狀其漸也，而至上爻，則以「龍戰於野」狀其劇也，二與五爻之動，主幹之動也，二爲內卦之主，有基礎之建樹，其動也實，五爲外卦之主，有開發展之成就，其動也華，如人在埋頭創造之時，無聲無臭，樸實踐履，因建基礎，故動之實也，及其創造成功，形之於外，則光輝照人，因圖發展，故動之華也，此所以乾之二爻曰：「見龍在田」，言其實也，五爻曰：「飛龍在天」，言其華也，坤之二爻曰：「直方大」，言其實也，五爻曰：「黃裳元吉」，言其華也，三與四爻之動，進退之動也，三居內卦之末，四居外卦之初，適當內外交遞之際，進退不慎，偏差必遠，因此三之動也多凶，四之動也多惧，如花正含苞，將放未放，當此時也，最宜斟酌，放之過

早，爲時不長，放之過遲，其色不艷，故乾之三爻，勉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而四爻則戒以「或躍在淵」，坤之三爻，勉以「含章可貞，無成有終」，而四爻則戒以「括囊無咎」，凡此皆因多惧多凶以示進退之慎也。

六爻相應圖



六爻之中，有所謂應，有所謂比，有所謂乘與承，應之爲義，卽此一爻之動，影響彼一爻之變化，彼一爻之動，又足以影響此一爻之變化，如樹木之根本，培植堅牢，則枝葉必然茂盛，而枝葉過於茂盛，又足以損傷其根本之堅牢，但兩爻相應，非漫無規則者，合六爻而觀之，則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分內外兩卦而觀之，則內卦之初爻與外卦之初爻相應，內卦之中爻與外卦之中爻相應，內卦之末爻與外卦之末爻相應，卽一現象內在之本質，與其外在之表現，如影隨形，密切相依，內在某一階段發生變動，外在某一階段亦必隨之而有反應，人在十歲前後之管教，可以影響四十前後入世之操持，二十前後之學養，可以影響五十前後創業之途徑，三十前後之歷練，可以影響六

十前後成就之規模，十歲前後，相當於內卦之初爻，四十前後，相當於外卦之初爻，此二者之互相影響，即初與四應也，二十前後，相當於內卦之中爻，五十前後，相當於外卦之中爻，此二者之互相影響，即二與五應也，三十前後，相當於內卦之末爻，六十前後，相當於外卦之末爻，此二者之互相影響，即三與上應也，惟相應之兩爻，若彼此陰陽不相配合，則又應而不應，比之爲義，與此迥異，凡屬爻與爻間，位置緊接，而又同類，並具連帶作用者，斯謂之比，如初爻爲陽，二爻亦爲陽，其所居之位置既相近，而所稟之性質又相同，則初爻動，二爻亦必隨之而動，譬之社會經濟恐慌，其秩序即不安定，可斷言也，恐慌與不安定，最爲接近，故相隨而至，此即所謂比之義也，至於乘之與承，一爲居上，一爲居下，居上之爻曰乘，乘其在下之爻也，居下之爻曰承，承其在上之爻也，此完全以陰陽判其順逆，陽爻居上陰爻居下，則其爲勢也順，陰爻居上陽爻居下，則其爲勢也逆，蓋陽者能也，陰者質也，以能馭質，猶之物爲人用，以質馭能，猶之人爲物役，故蒙之上九，陽爻乘陰，而小象言其「上下順也」，屯之上六，陰爻乘陽，而小象言其「何可長也」，要之，應比乘承，不僅爲六爻佈列之法則，亦即觀卦玩爻之門徑焉。

## (六) 象數理及綜錯互變

周禮春官疏：「卦之爲言掛也，掛萬象於上也」，故卦與掛通，係指吾人周遭所有懸掛之現象，納之於卦也，繫辭謂「仰觀於天，俯察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其義卽此，每一卦代表某一類之現象，每一爻代表某一現象中某一階段之動態，所謂大象者，總一卦而言其象也，所謂小象者，分六爻而言其象也，但此所謂象，非僅限於山川草木等類之實際現象，尤其側重於山川之何以爲山川，草木之何以爲草木，其間發展之動態現象，故乾之大象爲「天行健」，坤之大象爲「地勢坤」，其語氣之重點，在於「行」與「勢」，「行」與「勢」皆動態之現象也，蓋宇宙間決無一成不變而呈靜止之現象，微如一砂一石，西學稱之爲無機物者，其實均日日在變動之中，故一云及現象，均屬動態之現象，絕對靜止之現象，鮮有存在者也。

萬有現象，既皆屬動，則在各種動態之現象中，其時間之長短，空間之大小，自有不同，乃至分量程度配合層次等等，亦各迥異，卽基於此等差別，而各現象之數，於焉以生，故於卦象之外，又有卦之數存乎其間，如觀察現象，而不精確計算其數，縱能獲有認識，亦不過模糊籠統之觀念而已，或有疑之者，以爲物在生機消失以後，豈非靜止

，數於何有？是說也，知一而不知二，知此而不知彼也，消失與靜止，其義不同，萬有現象中，固有常在消失以後者，但非靜止，因物之生也，固於動態之中以遂其成長，物之死也，亦於動態之中漸歸於消失，消失以後，復還於氣化，而又生成他物，如此循環不已，是即「貞下起元」，以數言之，其生也爲零前之加數，其死也爲零後之減數，減數亦數也，何得謂之無數？觀夫剝復兩卦之象，更可瞭然，如其生機之陽爻，向內成長，便爲復卦而生，如其生機之陽爻，向外消失，便爲剝卦而亡，其向內成長或向外消失，固皆動態之現象也，而且消是如何消，長是如何長，其間程度層次又如何，斯即數之所在也。

只觀其象而演其數，猶未足也，更有所謂理者在焉，化遷往來，一息萬殊，而陳列現象，變化莫測，吾人如欲追求其變化，將不勝其繁，故不得不證之於理，易之爲易，固爲變易，但亦有不易存乎其中，即變化之中，有其不變之法則，水至零度而冰，金遇高熱而鎔，此不變之法則也，六十四卦繼八卦之後，將宇宙所有發展過程中之現象，歸納爲六十四類，並依據六十四類現象，以確立六十四種最高法則，如履以「虎尾」喻，而小畜以「密雲」稱，即法則之啓示，履者現象中之行進也，虎者險象也，凡屬有所作爲之行進，其前途必涉歷艱險，但虎之險，在虎頭而不在虎尾，苟先經虎尾，順其勢以

進，雖險而可成，反之，一有作爲，便迎虎頭而進，不僅不成，而且遭遇啞人之害，故曰：「履虎尾，不啞人，亨」，小畜乃現象中畜之小者也，據序卦，小畜居於比卦之後，當此時也，物各就其自我本位以求充實，充實即畜之義，本位充實，利及自身而已，所畜者小，故稱小畜，其畜既小，僅能從事於密雲之準備工作，而不可沛然而雨，雲在雨之前，爲雨之準備階段，故曰：「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西爲陰方，陰與陽對，陽爲揮發而陰爲收歛，自我西郊，以義釋之，即以收歛自處也，但畜之既久，所畜已盈，便不能仍舊收歛，而應有所作爲，故繼之以履，凡此即所謂卦之理也。

論及綜錯，可分釋之，凡一現象變更爲另一現象，有非由於質量上之根本不同，而僅其排列位置，顛倒互換，於是此一現象之性能，遂全般爲之改觀，此即易之綜卦也，兩卦相綜，其卦內各爻，本質不變，陽猶爲陽，陰猶爲陰，只上下位置顛倒，以成其互相對待之形式耳，但綜之爲義，尙不止此，說文：「綜，織縷也」，列女傳：「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如屯蒙相綜，屯之內卦，原爲震雷，綜爲蒙之外卦，則變艮山，是蒙外之艮山，由屯內之震雷而來也，如履與小畜相綜，履之內卦，原爲兌澤，綜成小畜之外卦，則變巽風，是小畜外卦之巽風，由履內之兌澤而來也，莊子曰：「是亦因彼，彼亦因是一，宇宙萬有，其彼此之間，原爲連鎖以成，此一現象之往，即所以招致彼一現



象之來也，然而六十四卦中，可綜者不過五十有六耳，餘數之八，爲不可綜者，曰乾曰坤，曰坎曰離，曰頤曰大過，曰小過曰中孚是也，蓋綜者因受空間位置之制約，而由相對形式以來也，但萬有現象中，尙有不受空間位置之制約，而能卓立以存者，換言之，卽於相對之外，尙有絕對者存乎其間，此非西學所能理解者也。

錯卦之錯，卽大牙相錯之錯，大牙排列，以上齒之尖端，對下齒之夾縫，以實對虛，以剛對柔，卦卽取此爲義，而示其陰陽相錯之象也，八卦之中，乾錯坤，純陰純陽之錯也，震錯巽，長男長女之錯也，坎錯離，中男中女之錯也，艮錯兌，少男少女之錯也，六十四卦，遂本乎此以行其錯，故卦之相錯，此陰則彼陽，此陽則彼陰，兩相針對，其本質完全不同，以錯視綜，則綜卦之相對，由於位置之顛倒，而錯卦之相對，却基於本質之差異，一者如今世之兩黨政治，此在朝而彼在野，因其所居之位置不同，而形成相對，一者如男之與女，陰電之與陽電，因其根本性質之不同，而形成相對，固皆相對也，而相對之中，又判而爲二焉，至六十四卦之於錯，率皆可行，不若綜卦尙有不可綜者，蓋卦之相錯，乃本質之變也，宇宙萬有，無一而不導源於氣化之流行，氣化流行，白雲蒼狗，未有不變者也，故錯之範圍，較綜爲廣，而極六十四卦之全，但錯者，錯其卦也，宇宙萬有，經已發展成卦，夫而後有錯之可言，在未發展成卦之前，如太極之渾

淪，卽無所謂錯矣，是則相對之外，猶有絕對者存焉。

互者，專就一卦中二三四五各爻而言，二三四合之以居內，三四五合之以居外，於是疊成六爻之卦，卦非本有，由爻之交互以成，故稱互，互卦之爲義，卽一現象之內，常隱伏有他一現象，以支持其存在，或變更其性能，甚至阻碍其發展，而與此一現象息息相關，不可分離者也，如謙之互卦爲師，師則應守丈人之貞，以「容民畜眾」，故謙，豫之互卦爲比，比則獲有親輔之吉，以「建萬國親諸侯」，故豫，但屯之互卦則爲剝，剝者剝落也，而爲「不利有攸往」，對於屯卦之始生現象，當然含有阻碍或變更之作用，蓋凡宇宙間事物，在發端創始之時，必有困難隨之而起，即使居於順利之環境，亦難免不遭頓挫也，不僅如此，任何一現象，其內在之結構，必具備一定之能量與質量，互者卽所以指陳其內在之能量與質量如何耳，繫辭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所謂中爻，二三四五各爻也，所謂雜物，乃另一現象穿插揉雜其間，而非此一現象所本有也，所謂撰德，爲由交互而成之德性也，據此則知一卦內在之性質，非自中爻詳加玩索，不可得其真也，歷來治易者，多對互卦擯而不論，蓋昧乎此旨也歟！茲將綜錯互表列於次：

### 綜卦錯卦互卦表解

乾：無綜——錯坤——互乾  
 屯：綜蒙——錯鼎——互剝  
 需：綜訟——錯晉——互睽  
 師：綜比——錯同人——互復  
 小畜：綜履——錯豫——互睽  
 泰：綜否——錯否——互歸妹  
 同人：綜大有——錯師——互姤  
 謙：綜豫——錯履——互解  
 隨：綜蠱——錯蠱——互漸  
 臨：綜觀——錯遯——互復  
 噬嗑：綜賁——錯井——互蹇  
 剝：綜復——錯夬——互坤  
 无妄：綜大畜——錯升——互漸  
 頤：無綜——錯大過——互坤  
 坎：無綜——錯離——互頤

坤：無綜——錯乾——互坤  
 蒙：綜屯——錯革——互復  
 訟：綜需——錯明夷——互家人  
 比：綜師——錯大有——互剝  
 履：綜小畜——錯謙——互家人  
 否：綜泰——錯泰——互漸  
 大有：綜同人——錯比——互夬  
 豫：綜謙——錯小畜——互蹇  
 蠱：綜隨——錯隨——互歸妹  
 觀：綜臨——錯大壯——互剝  
 賁：綜噬嗑——錯困——互解  
 復：綜剝——錯姤——互坤  
 大畜：綜无妄——錯萃——互歸妹  
 大過：無綜——錯頤——互乾  
 離：無綜——錯坎——互大過

咸：綜恒——錯損——互姤	恒：綜咸——錯益——互夬
遯：綜大壯——錯臨——互姤	大壯：綜遯——錯觀——互夬
晉：綜明夷——錯需——互蹇	明夷：綜晉——錯訟——互解
家人：綜睽——錯解——互未濟	睽：綜家人——錯蹇——互既濟
蹇：綜解——錯睽——互未濟	解：綜蹇——錯家人——互既濟
損：綜益——錯咸——互復	益：綜損——錯恒——互剝
夬：綜姤——錯剝——互乾	姤：綜夬——錯復——互乾
萃：綜升——錯大畜——互漸	升：綜萃——錯无妄——互歸妹
困：綜井——錯賁——互家人	井：綜困——錯噬嗑——互睽
革：綜鼎——錯蒙——互姤	鼎：綜革——錯屯——互夬
震：綜艮——錯巽——互蹇	艮：綜震——錯兌——互解
漸：綜歸妹——錯歸妹——互未濟	歸妹：綜漸——錯漸——互既濟
豐：綜旅——錯渙——互大過	旅：綜豐——錯節——互大過
巽：綜兌——錯震——互睽	兌：綜巽——錯艮——互家人
渙：綜節——錯豐——互頤	節：綜渙——錯旅——互頤

中孚：無綜——錯小過——互頤

小過：無綜——錯中孚——互大過

既濟：綜未濟——錯未濟——互未濟

未濟：綜既濟——錯既濟——互既濟

至於變卦，通常皆稱之爲「卦變」，則較綜錯互更爲複雜，而在卦與卦之關係中，亦最爲重要，所謂卦變，乃由此一卦轉變而成彼一卦，如乾卦初爻變爲姤，二爻變爲同人，三爻變爲履，四爻變爲小畜，五爻變爲大有，上爻變爲夬，此不過就卦中一爻之變，以示其概耳，因卦之變化，非僅限於一爻之變，有兩爻之變，有三爻之變，甚或有整個卦體爲之突變，蓋卦之爲卦，所以代表現象者也，現象無分於自然與社會，類皆白雲蒼狗，變化不居，故卦初無一成不變之理，亦必隨現象之變化而變化，在自然現象中，熱燥變爲風，風之變爲雨，雨之後又變而爲天氣晴朗，在社會現象中，混亂變爲戰爭，戰爭變爲饑饉死亡，饑饉死亡又變而爲昇平盛治，凡此變化之來，自不能視爲偶然，而有其必然之軌迹在，卦變即將現象之變化，納於卦之變化中，復從卦之變化中，發掘現象變化之軌迹，但現象變化，其軌迹並非一定，變化之軌迹，又有變化，熱燥變爲風，風之情況與程度，固不完全相同，且有時熱燥之後不變爲風，而變爲另一種陰晴氣候，混亂變爲戰爭，戰爭之大小與影響，固不完全相同，且有時混亂之後不變爲戰爭，而變爲另一種社會病態，由此可以想見卦之變化方式，自亦千頭萬緒，應以卦體之性質爲轉

移，而不能拘泥於一定也。茲摘錄李挺之卦變，簡釋於次：

### 屬於卦之相生者

①乾坤爲諸卦之祖，乾一變而爲姤，坤一變而爲復。

凡卦一陽五陰者，皆自復卦而來，復一爻五變以成五卦：一變由復而師，再變由師而謙，三變由謙而豫，四變由豫而比，五變由比而剝。

凡卦五陽一陰者，皆自姤卦而來，姤一爻五變以成五卦：一變由姤而同人，再變由同人而履，三變由履而小畜，四變由小畜而大有，五變由大有而夬。

②乾再變而爲遯，坤再變而爲臨。

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卦而來，臨五復五變以成十四卦：第一四變而爲明夷、震、屯、頤，二復四變而爲升、解、坎、蒙，三復三變而爲小過、萃、觀，四復二變而爲蹇、晉，五復一變而爲艮。

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遯卦而來，遯五復五變以成十四卦：第一四變而爲訟、巽、鼎、大過，二復四變而爲元妄、家人、離、革，三復三變而爲中孚、大畜、大壯，四復二變而爲睽、需，五復一變而爲兌。

③乾三變而爲否，坤三變而爲泰。

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卦而來，泰三復三變以成九卦：第一三變而爲歸妹、節、損，二復三變而爲豐、既濟、賁，三復三變而爲恒、井、蠱。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卦而來，否三復三變以成九卦：第一三復而爲漸、旅、咸，二復三變而爲渙，未濟、困，三復三變而爲益、噬嗑、隨。

屬於卦之反對者（按反對即綜卦）

①易之門戶：

├── 乾爲老陽  
└── 坤爲老陰

②乾坤相索三變不反對六卦：

坤體乾交 ─ 頤  
乾體坤交 ─ 大過  
          ├── 小過  
          └── 坎  
          ├── 中孚  
          └── 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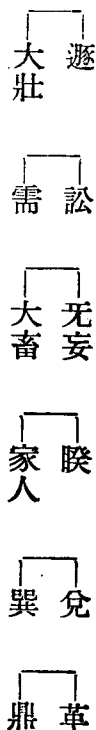
③乾卦下生一陰反對變六卦：

├── 姤  
└── 夬  
      ├── 同人  
      └── 大有  
          ├── 履  
          └── 小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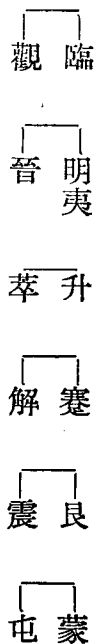
④坤卦下生一陽反對變六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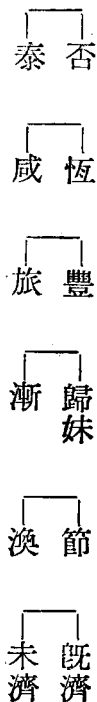
⑤ 乾卦下生二陰反對變十二卦：



⑥ 坤卦下生二陽反對變十二卦：



⑦ 乾卦下生三陰反對變十二卦：



⑧ 坤卦下生三陽反對變十二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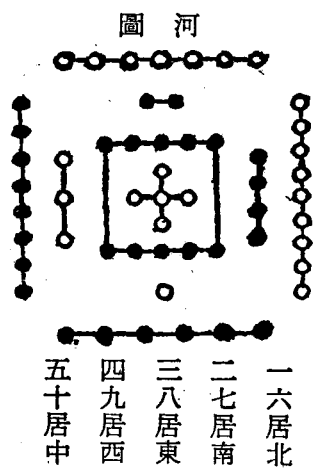
## (七) 五行與河圖洛書

陰陽二氣，前已論其概矣，至陰陽二氣本身之發展，以及如何變化而成卦，此應先就五行原理而參會之，所謂五行，即陰陽二氣之運行也，指其發展之情態而言，陽之運行，爲一爲三爲五爲七爲九，陰之運行，爲二爲四爲六爲八爲十，陽居先而陰居後，陽爲奇而陰爲偶，陰陽二氣之運行，各分爲五，故謂五行，然則陽之運行，何以爲一三五七九？陰之運行，又何以爲二四六八十？此本先天之軌迹，但爲便於學者之覺解，姑舉後天事例以喻其旨，如人之意念，動於無形也，屬於陽，而創造事業，爲有形之實際現象，屬於陰，必先有意念之動，而後始有創造事業之可言，其意念之動，即陽之運行一也，而事業之創造，即陰之運行二也，事業創造之後，又必有所反省與檢討，經反省與檢討，則繼之以種種改正之實施，其反省檢討，又屬於無形之動，即陽之運行三也，而改正實施，又屬於具體之事實，即陰之運行四也，以此類推，至於無窮，故凡萬有現象之來源，無不陽居先以肇其始，陰繼後以殿其成，乾之彖辭則曰「大哉資始」，坤之彖辭則曰「至哉資生」，一則曰始，而贊之以大，一則曰生，而贊之以至，文情之間，可見

其先後之序焉，揆之於數，亦相符合，有一而後方有二，有三而後方有四，奇亦在先，偶亦在後，此所以陽居先而爲奇，陰居後而爲偶，陰陽運行之情態，於此可見其端矣。

五行原理，本乎河圖，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見後圖），其義卽一生水於北，二生火於南，三生木於東，四生金於西，五生土於中，至六以成水，至七以成火，至八以成木，至九以成金，至十以成土，惟此所謂水火木金土，非後天實際現象中之水火木金土也，水之云水，乃太空氣化中蘊育之濕也，水之源頭耳，火之云火，乃太空氣化中蘊育之熱也，火之源頭耳，木之云木，乃太空氣化中蘊育之溫也，木之源頭耳，金之云金，乃太空氣化中蘊育之寒也，金之源頭耳，土之云土，乃太空氣化中有以中和之者也，土之源頭耳，蓋陰陽二氣之發展，化成五種性能以行其作育之功，非如此，萬物無以暢其生矣，假若熱而不寒，則萬物不得收斂以成形，溫而不濕，則萬物不得滋潤以養體，此理至明，無庸多論，至於水之所以爲一，火之所以爲二，木之所以爲三，金之所以爲四，土之所以爲五，此就其產生之層次而言也，是謂生數，卽爲陰陽二氣於其發展過程中，首則生濕，故曰水生於一，再則生熱，故曰火生於二，基於濕熱兩種功能，以次生溫，故曰木生於三，以次生寒，故曰金生於四，濕熱溫寒，皆得一偏之性，最後必有以中和之者，故曰土生於五，及其五種功能皆已

產生之後，又復順序以成五種具有形體之氣化，以數記之，即六七八九十，依河圖之排列，六七八九十佈於一二三四五之外，表示爲另一循環之程序，是謂成數，首由濕之蘊育，以成水之氣化，故曰水成於六，六即相當於一之層次也，繼由熱之蘊育，以成火之氣化，故曰火成於七，七即相當於二之層次也，次則由溫之蘊育，以成木之氣化，故曰木成於八，八即相當於三之層次也，再次則由寒之蘊育，以成金之氣化，故曰金成於九，九即相當於四之層次也，最後則有中和之者，以成土之氣化，故曰土成於十，十即相當於五之層次也，而水居北，火居南，木居東，金居西，土居中，此乃就其生成之方位而言也，蓋大氣在空間之散佈，其所含蓄之性能，非必彼此一致也，每因方位之不同，而性能亦隨之各異，北方之氣清，其行也潤而下，故由濕以成水之氣化，南方之氣燠，其行也炎而上，故由熱以成火之氣化，東方之氣緩，其行也散而虛，故由溫以成木之氣化，西方之氣驟，其行也堅而銳，故由寒以成金之氣化，四方之氣，雖各行其極，但不能終於極也，燠之極矣，清以和之，驟之極矣，緩以和之，於是有所謂中和之氣以成土之氣化，其行也正而



固，不清不煥不緩不驟，亦濕亦熱亦溫亦寒也，此於地面觀察，更可瞭然，熱帶常生低氣壓，寒帶常生高氣壓，西北多寒流，東南多暖流，凡此現象，蓋即太空氣化方位具體而微之軌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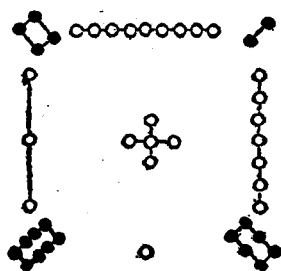
以上雖僅就五行原理與河圖加以說明，但亦可由此以窺見其與八卦之關係，一三五七九，陽也，二四六八十，陰也，一者陽之始，二者陰之始，伏羲取一以畫「一」，取二以畫「二」，是則畫卦之由來，即本乎五行之數也，而且乾兌納金，坤艮納土，震巽納木，坎納水，離納火，八卦即五行也，先天八卦言其本也，無論矣，按文王八卦次序，由兌而乾，由乾而坎，由坎而艮，由艮而震，由震而巽，由巽而離，由離而坤，兌與乾皆金，但兌金之前爲坤土，所以生成其本身也，故顯其收斂，乾金之後爲坎水，所以發揮其功用也，故顯其飛揚，坤土之前爲離火，所以生成其本身也，故顯其厚實，艮土之後爲震木，所以發揮其功用也，故顯其敦庸，震木之前爲艮土，所以生成其本身也，故顯其勃茂，巽木之後爲離火，所以發揮其功用也，故顯其繁華，水火之數，雖各一卦，但亦有其前後兩階段，大凡一物之生成，先必有其所以生，既成之後，又必有其所以用，自其生成過程觀之，率多分爲前後兩階段，如人在三十歲以前，爲其本身之心身成長時期，及至三十歲以後，其心身成長已趨於成熟，便發揮其爲人之功用矣，劉牧嘗謂

五行之成數，生乾坤艮巽四維之卦，五行成數者，六七八九也，乃四正之數，分而言之，水之數六，居於坎而生於乾，其六留三守本宮，即以餘數之三轉乾，而畫三爲乾卦，火之數七，居於離而生於巽，其七留三守本宮，即以餘數之四轉巽，而畫四爲巽卦，木之數八，居於震而生於艮，其八留三守本宮，即以餘數之五轉艮，而畫五爲艮卦，金之數九，居於兌而生於坤，其九留三守本宮，即以餘數之六轉坤，而畫六爲坤卦，故六七八九以演出乾坤艮巽，共成八卦，蓋本乎五行四正，推其數以爲四維之卦畫，是則八卦之佈列，完全本於五行之數也，或有詢及本宮之數，何以守之以三？曰：三者基數也，自太極一變而爲兩儀，再變而爲四象，三變而爲八卦，卦之所以成，成於三，而四正之位，爲氣之常也，四維之位，爲氣之變也，常者其數皆相準，變者其數不盡同，故四正得其基數皆三，而四維得其餘數不等也。

洛書分四維四正，以佈其數，四維四正，八卦因之以定位也，陽數皆居於正，而陰數皆居於維，所以示其爲陽統陰也，陽數一三順佈，七九逆佈，陽長於順而消於逆也，陰數二四逆佈，六八順佈，陰長於逆而消於順也，五居中者，天數五，地數五，五爲運行之綱領也（見後圖），其數總之爲四十有五，分之則爲二十七與一十八之和，二十七爲九之三倍，三九得二十七，一十八爲六之三倍，三六得一十八，故洛書所以成其數，

無非九與六而已，此即陽爻用九陰爻用六之由來，蓋用者用其成也，而物之成，成於六七八九，由七至九，於數爲進，由八至六，於數爲退，陽以進爲用，陰以退爲用，進之爲言，向外發揮也，即所謂順，退之爲言，向內凝聚也，即所謂逆，陽用其能，故以向外發揮爲用，如猶未至於向外發揮之程度，則其能之爲能，尙未飽滿，不可用也，此所以用九而不用七，七之能，不飽滿也，陰用其體，故以向內凝聚爲用，如猶未至於向內凝聚之程度，則其體之爲體，尙未堅實，不可用也，此所以用六而不用八，八之體，不堅實也，又一九相對而合十，三七相對而合十，二八相對而合十，四六相對而合十，五獨居中，而五爲生數之主，十爲成數之主，五之數位僅一，十之數位則爲二位之和，此即表示物自始生之後，必經兩數複合，始可以成其爲物，如人體內之精子，窮其始生，莫知然而然，欲使精子變成胎兒，則非卵子與之複合不爲功，蓋其生也由於無形，而其成也便爲有體，體之所以成，非一而二也，以卦而言，三爻之卦，乃卦之始生者，必經內外兩合，重之爲

洛書



一九合十居正  
二八合十居維  
三七合十居正  
四六合十居維  
五獨居中

六爻之卦，始可以行變化而成宇宙之萬有也，重卦之義，亦即肇源於此，又一九兩數，固皆奇而陽也，但一與中數之五相距，爲一二三四之四位，九與中數之五相距，亦爲六七八之四位，四者偶而陰也，三七兩數，固皆奇而陽也，但三與中數之五相距，爲三與四之二位，七與中數之五相距，亦爲六與七之二位，二者偶而陰也，二八兩數，固皆偶而陰也，但二與中數之五相距，爲二三四之三位，八與中數之五相距，亦爲六七八之三位，三者奇而陽也，四六兩數，固皆偶而陰也，但四與中數之五相距，僅四之一位，六與中數之五相距，亦僅六之一位，一者奇而陽也，是則明數爲陽，而暗伏之數必爲陰，明數爲陰，而暗伏之數必爲陽，以此窮物，卽凡外形爲陽者，其內在必伏有陰之成分，外形爲陰者，其內在必伏有陽之成分，否則不足以成其爲物也。

要之，五行之理，其理至精，圖書之數，其數至隱，或有疑之者，以爲天體運行，磅礴無際，豈五行所能竟其功耶？宇宙之數，何止億萬，豈十位所能總其成耶？持此說也，誠不明理數之尤者，蓋陰陽二氣之運行，雖僅爲五，而五之後，又各分陰陽之二，二之後，又各有運行之五，二五互推，其行無已，云五行者，不過舉其端而已，至圖書之數，固爲一至十，然所有宇宙之數包羅盡矣，因十之後又起一至十，百之後又起一至十，以迄千萬之後又起一至十，十位遞進，以至於無數可紀之數，故圖書之數，無窮盡

焉。

## (八) 六十四卦指要

宇宙之發展，自其縱者而觀之，則有發展之過程，自其橫者而觀之，則有發展之分野，而易對於所有縱橫發展之現象，或經推演，或經剖析，約之爲六十四類，並將每一類現象，納於一卦之上，以示其軌迹，故一卦所包，如計其現象之個體，何止千萬？但所包者雖多，每一卦皆繫之以辭，懸之以象，觀其象而玩其辭，即不難明其法則之所在，循此法則，觸類旁通，斯可由一以知萬也，分而言之，有如下者：

☰☰乾爲純陽之卦，大象「天行」，剛健而飛躍，無形無迹，具有主宰之作用，以示一切動能鼓舞啓發之現象也，在人如精神發用，啓迪文明，應本乎乾。

☷☷坤爲純陰之卦，大象「地勢」，柔順而凝聚，有質有體，具有完成之作用，以示一切靜在含蘊成長之現象也，在人如厚積多容，樹立形勢，應本乎坤。

☳☳屯卦震下坎上，大象「雲雷」，雲下沉而雷上起，乾坤始交，蓋乾不能終爲乾，坤不能終爲坤，乾坤交而萬物始生，故於乾坤兩卦之後，繼之爲屯，以示草昧初開萬物始



生之現象也，在人如發端創始，經之綸之，應本乎屯。

䷃ 蒙卦坎下艮上，大象「山下出泉」，泉之爲水，僅係源頭，其流猶淺，蓋物自出生，必經穉幼之階層，故於屯卦之後，繼之爲蒙，以示穉幼時期而居蒙昧之現象也，在人如微而未著，見事不明，應本乎蒙。

䷄ 需卦乾下坎上，大象「雲上於天」，天上有雲，雖未及雨，而甘霖可待，蓋物在穉幼之時，必得滋潤涵養，故於蒙卦之後，繼之爲需，以示物爲生存各有所需之現象也，在人如自身需要，徐圖達成，應本乎需。

䷅ 訟卦坎下乾上，大象「天與水違行」，言其各持一端，兩相扞格，蓋需要不能滿足，斯有扞格之爭持，故於需卦之後，繼之爲訟，以示物有爭持背道而馳之現象也，在人如處理爭端，化戾呈祥，應本乎訟。

䷆ 師卦坎下坤上，大象「地中有水」，水在地中，可以密集不散，溶爲一體，蓋物有爭持，則必密集羣體以赴，故於訟卦之後，繼之爲師，以示物依其類密集成羣之現象也，在人如統率羣體，所守之規律，應本乎師。

䷋ 比卦坤下坎上，大象「地上有水」，水流地上，則交相傾注，蓋羣體之能維持，厥賴相輔而行，故於師卦之後，繼之爲比，以示兩情親近合爲一流之現象也，在人如對社

會結合，欲使之融洽，應本乎比。

䷇ 小畜卦乾下巽上，大象「風行天上」，天氣將變，而爲未雨之綢繆，蓋既親輔而比，則必預爲基礎上之畜積，故於比卦之後，繼之小畜，以示預作準備而事畜積之現象也，在人如一點一滴，自求充實，應本乎小畜。

䷉ 履卦兌下乾上，大象「上天下澤」，天高澤低，乃由低而進於高，蓋畜之已久，必圖上進，故於小畜之後，繼之爲履，以示合乎規則向前行進之現象也，在人如審慎前途，循序以進，應本乎履。

䷊ 泰卦乾下坤上，大象「天地交」，交則陰陽已和，而兩氣暢通，蓋有規則之行進，自獲暢通之結果，故於履卦之後，繼之爲泰，以示氣化交流萬物暢遂之現象也，在人如保合太和，抑邪扶正，應本乎泰。

䷋ 否卦坤下乾上，大象「天地不交」，不交則陰陽相乖，而造成閉塞，蓋物極必反，通之極矣必塞，故於泰卦之後，繼之爲否，以示閉塞不通物傷其性之現象也，在人如居易俟命，以求自保，應本乎否。

䷌ 同人卦離下乾上，大象「天與火」，火性與天光，兩者相同，蓋經否道而閉塞不通，彼此脫節，勢必謀同，故於否卦之後，繼之同人，以示物性求同親切相與之現象也，

在人如同文同軌，以一其德，應本乎同人。

䷌大有卦乾下離上，大象「火在天上」，其所照者廣，所被者大，蓋與人同者，物必歸焉，而成其大，故於同人之後，繼之大有，以示光輝普照無所不覆之現象也，在人如展佈之時，順天休命，應本乎大有。

䷋謙卦艮下坤上，大象「地中有山」，山在地中，是山屈其高而藏於地，蓋欲長守其大，必須卑之無甚高，故於大有之後，繼之爲謙，以示卑以自牧虛而有容之現象也，在人如不矜不伐，知雄守雌，應本乎謙。

䷏豫卦坤下震上，大象「雷出地奮」，陽氣振奮，萬物因之和樂，蓋謙則能受，可以招致和樂，故於謙卦之後，繼之爲豫，以示物被奮發而呈欣欣之現象也，在人如氣機已動，即時握取，應本乎豫。

䷏隨卦震下兌上，大象「澤中有雷」，雷猶蟄伏不起而居澤中，只得隨時，蓋和樂則懈，於是一無主宰而隨之，故於豫卦之後，繼之爲隨，以示天德未施一隨時便之現象也，在人如處於不得已，隨遇而安，應本乎隨。

䷆蠱卦巽下艮上，大象「山下有風」，風不暢行，不能疏物，反因之壞物，蓋過於隨時，必不整飭而腐壞，故於隨卦之後，繼之爲蠱，以示腐壞已極起而圖存之現象也，在

人如遭遇失敗，而欲有所振作，應本乎蠱。

䷑ 臨卦兌下坤上，大象「澤上有地」，地因得有潤澤，而萬物浸長，蓋物腐而能更生，必有浸長之勢，故於蠱卦之後，繼之爲臨，以示物正浸長其氣發揚之現象也，在人如臨民臨事，求其成長，應本乎臨。

䷓ 觀卦坤下巽上，大象「風行地上」，風行則庶類皆被，可以觀摩矣，蓋物至於大，斯有可觀，故於臨卦之後，繼之爲觀，以示風行草偃觀摩成化之現象也，在人如省察周至，以正風教，應本乎觀。

䷏ 噬嗑卦震下離上，大象「電雷」，威而有明，使無所梗而合於道，蓋彼此觀摩，則必漸趨於合，故於觀卦之後，繼之噬嗑，以示物有間隔齧而合之之現象也，在人如執法用威，期能掃除敗類，應本乎噬嗑。

䷥ 賁卦離下艮上，大象「山下有火」，火僅及於山下，其光彩有限，點綴粉飾而已，蓋物因求合，便從事於粉飾，故於噬嗑之後，繼之爲賁，以示表面粉飾苛細繁瑣之現象也，在人如簡政便民，揚棄虛僞形式，應本乎賁。

䷖ 剝卦坤下艮上，大象「山附於地」，附則不固，而有傾落之勢，蓋只求粉飾，其道已窮，故於賁卦之後，繼之爲剝，以示氣運已窮而成剝落之現象也，在人如加深培厚，

謀根本挽救，應本乎剝。

䷗復卦震下坤上，大象「雷在地中」，陽氣已蘊藏於內，而漸運轉，蓋物無窮盡之理，窮於上者反之於下，故於剝卦之後，繼之爲復，以示天道好還生機內蘊之現象也，在人如窮而後通，持之勿失，應本乎復。

䷌无妄卦震下乾上，大象「天下雷行」，其動也普及天下，自非妄舉，蓋氣運已轉，日趨正常，故於復卦之後；繼之无妄，以示實理自然動而有則之現象也，在人如不爲苟得，不爲幸免，應本乎无妄。

䷌大畜卦乾下艮上，大象「天在山中」，是將天德包畜而堆積之，蓋動而不妄，自可畜積天德，故於无妄之後，繼之大畜，以示天德在中輝光日新之現象也，在人如擇善固執，陶冶性天，應本乎大畜。

䷚頤卦震下艮上，大象「山下有雷」，陽氣已及於山野，物皆有所養矣，蓋畜之者大，所養必多，故於大畜之後，繼之爲頤，以示天養萬物動止咸宜之現象也，在人如言語養德，飲食養體，應本乎頤。

䷇大過卦巽下兌上，大象「澤滅木」，澤本低而至於滅木，是爲已過，蓋既畜又養，物有過盛之勢，故於頤卦之後，繼之大過，以示物勢太過發展不均之現象也，在人如爲

人所不能，言人所不敢，應本乎大過。

䷛ 坎爲重坎之卦，大象「水洊至」，水勢一再奔注，將有陷溺之險，蓋太過則傾，必陷於險境，故於大過之後，繼之爲坎，以示險境重重淪於幽暗之現象也，在人如中有所主，涉險如夷，應本乎坎。

䷥ 離爲重離之卦，大象「明兩作」，明之又明，非有附麗之着處不可，蓋已陷於險境，必求有所附麗，故於坎卦之後，繼之爲離，以示得其附麗而顯光明之現象也，在人如高瞻遠矚，明白四達，應本乎離。

以上自乾坤兩卦往來推移，輪至泰否而陰陽持衡，是爲一系，復由泰否兩卦往來推移，輪至坎離而陰陽正對，又爲一系，合之即上經三十卦，惟坎離陰陽正對之後，斯能交感而持久，故下經首即繼之以咸恆兩卦，咸者感也，恆者久也。

䷞ 咸卦艮下兌上，大象「山上有澤」，澤低而居高，山高而居低，漸趨親近，又山澤通氣，乃地竅之所在，故能交感，以示氣息相通發生感應之現象也，在人如處夫婦之間，維持情感，應本乎咸。

䷲ 恆卦巽下震上，大象「雷風」，雷起而風生，乃天道之常，蓋氣息交感，方可持久，故於咸卦之後，繼之爲恆，以示物循常道而能垂久之現象也，在人如貫徹到底，不能

二三其德，應本乎恆。

䷭遯卦艮下乾上，大象「天下有山」，以山擬天，則覺山卑而退縮，蓋物過於久，其形必漸衰退，故於恆卦之後，繼之爲遯，以示陰長陽消萬物退避之現象也，在人如當退卽退，不可留連，應本乎遯。

䷲大壯卦乾下震上，大象「雷在天上」，威揚於天，聲勢自壯，蓋消長循環，衰退而必壯盛，故於遯卦之後，繼之大壯，以示陽剛太壯氣盛勢雄之現象也，在人如勿爲已甚，裁之以禮，應本乎大壯。

䷢晉卦坤下離上，大象「明出地上」，陽明被物，各有進展，蓋物勢既壯，必更進以求開展，故於大壯之後，繼之爲晉，以示萬物同光進進不已之現象也，在人如格物致知，以明明德，應本乎晉。

䷣明夷卦離下坤上，大象「明入地中」，是已暗無天日，致傷其明，蓋進而不已，難免無傷，故於晉卦之後，繼之明夷，以示時當晦暗物性不正之現象也，在人如韜光養晦，而免於難，應本乎明夷。

䷤家人卦離下巽上，大象「風自火出」，火生風，風助火，其性相和，有如家人，蓋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於明夷之後，繼之家人，以示協和共處有守無違之現象也，在

人如一門之內，使能雍穆相處，應本乎家人。

䷥睽卦兌下離上，大象「上火下澤」，火炎上而澤流下，彼此乖異，蓋家道有窮時，窮則乖矣，故於家人之後，繼之爲睽，以示同中有異物類相乖之現象也，在人如事與願違，而謀所以孚洽，應本乎睽。

䷧蹇卦艮下坎上，大象「山上有水」，水僅局促於山，自難暢流濟物，蓋勢已相乖，必生險難，故於睽卦之後，繼之爲蹇，以示艱難險阻止而不行之現象也，在人如涉及艱難，反求諸己，應本乎蹇。

䷲解卦坎下震上，大象「雷雨作」，雷雨既作，其氣已暢，而鬱結因之疏解，蓋宇宙不滅，無終於險難之理，故於蹇卦之後，繼之爲解，以示疏解條貫萬物復蘇之現象也，在人如覓難之餘，與民休息，應本乎解。

䷱損卦兌下艮上，大象「山下有澤」，山之基礎，因澤而受損失，蓋疏解而鬆弛，損失在所不免，故於解卦之後，繼之爲損，以示損下益上似盛而衰之現象也，在人如勿爲放縱，致有內傷，應本乎損。

䷩益卦震下巽上，大象「風雷」，風益雷威，雷益風勢，蓋損而不已，益必隨之，故於損卦之後，繼之爲益，以示損上益下固本培元之現象也，在人如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應本乎益。

䷗ 夬卦乾下兌上，大象「澤上於天」，澤流太高，勢必下決，蓋益之過滿，其潰決也無疑，故於益卦之後，繼之爲夬，以示發縱猛勇演成潰決之現象也，在人如利之所在，切忌集中，應本乎夬。

䷺ 姤卦巽下乾上，大象「天下有風」，風遍天下，其所播者廣，物與相遇者必多，蓋決則分流，物皆獲有滋潤之遭遇，故於夬卦之後，繼之爲姤，以示非所必有不期而遇之現象也，在人如儻來機會，未必是福，應本乎姤。

䷁ 萃卦坤下兌上，大象「澤上於地」，地得潤澤，而能生聚萬物，蓋物必相遇，而後始有相聚之可能，故於姤卦之後，繼之爲萃，以示形交氣合獲得生聚之現象也，在人如恩澤相維，以免聚而復散，應本乎萃。

䷭ 升卦巽下坤上，大象「地中生木」，木有厚托之根基，漸出地而升高矣，蓋不斷生聚，其勢必愈長愈高，故於萃卦之後，繼之爲升，以示得氣之順向上昇華之現象也，在人如日積月累，由小以成高大，應本乎升。

䷮ 困卦坎下兌上，大象「澤無水」，水涸則失其潤澤之功，非困而何，蓋只圖昇華，久之必不能自振，故於升卦之後，繼之爲困，以示物無潤澤而至困窮之現象也，在人如

樂天知命，窮則獨善其身，應本乎困。

䷯井卦巽下坎上，大象「木上有水」，巽木入於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一若井之汲水然，蓋物至困窮，必謀自養之道，故於困卦之後，繼之爲井，以示往來井井勞而自養之現象也，在人如各求生計，社會賴以維持，應本乎井。

䷰革卦離下兌上，大象「澤中有火」，澤流則火滅，火盛則澤枯，勢必有所變革，蓋自養之道，不能離開往來關係，而關係時有變遷，故於井卦之後，繼之爲革，以示時變境遷新陳代謝之現象也，在人如除弊理亂，刮垢清污，應本乎革。

䷱鼎卦巽下離上，大象「木上有火」，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有如鼎者，蓋既去其故，必佈其新，故於革卦之後，繼之爲鼎，以示氣運改進煥然一新之現象也，在人如改進體制，爲民立命，應本乎鼎。

䷲震爲重震之卦，大象「洊雷」，雷聲繼續不停，而感震驚恐懼，蓋鼎乃天下重器，主之者必驚懼以守，故於鼎卦之後，繼之爲震，以示生命過程各有驚懼之現象也，在人如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應本乎震。

䷳艮爲重艮之卦，大象「兼山」，山上有山，益顯其凝固而有所止，蓋震驚恐懼，究有終止之時，故於震卦之後，繼之爲艮，以示物止其所牢以自守之現象也，在人如思不

出其位，行不越其分，應本乎艮。

䷳漸卦艮下巽上，大象「山上有木」，山土木之成林，由來也漸，蓋物久於其所，又漸思進，故於艮卦之後，繼之爲漸，以示漸則有功急則受阻之現象也，在人如籌之成熟，不爲遽進，應本乎漸。

䷵歸妹卦兌下震上，大象「澤上有雷」，雷動則澤水隨之而起，以爲雲雨，猶之女子歸人而有所合，蓋物進雖緩，終必得其歸宿，故於漸卦之後，繼之歸妹，以示物無獨生互有配合之現象也，在人如屈己相從，必難久處，應本乎歸妹。

䷲豐卦離下震上，大象「雷電皆至」，電明雷動，顯其赫赫之盛，蓋物有所歸，自能日趨豐盛，故於歸妹之後，繼之爲豐，以示豐盛飽滿聲威昭著之現象也，在人如滿而不溢，允執厥中，應本乎豐。

䷷旅卦艮下離上，大象「山上有火」，火炎山上，則漫無涯際而旅居不定，蓋物過豐盛，必喪失其本來，不知所止，故於豐卦之後，繼之爲旅，以示游移不處無以自安之現象也，在人如身居羈旅，以待時機，應本乎旅。

䷶巽爲重巽之卦，大象「隨風」，風之又風，無微不入，蓋旅途淪落，非如巽風之入物，何以取容，故於旅卦之後，繼之爲巽，以示風之疏物順以入之之現象也，在人如開

化民風，反復申命，應本乎巽。

䷸兌爲重兌之卦，大象「麗澤」，潤澤而至於麗，其喜悅之情可見，蓋既順而入之，則必喜悅相與，故於巽卦之後，繼之爲兌，以示理順情和物呈喜悅之現象也，在人如啓發情感，理民以恩，應本乎兌。

䷺渙卦坎下巽上，大象「風行水上」，水遇風，則披離解散而四濺矣，蓋物逢喜悅，其情必轉趨渙散，故於兌卦之後，繼之爲渙，以示物勢不固土崩瓦解之現象也，在人如民心携二，何以固之，應本乎渙。

䷮節卦兌下坎上，大象「澤上有水」，澤所以範圍水，而節之不外溢，蓋物之渙散，終有節制之時，故於渙卦之後，繼之爲節，以示萬有綜錯不越限度之現象也，在人如節以制度，不傷不害，應本乎節。

䷻中孚卦兌下巽上，大象「澤上有風」，澤低而虛，風入盤旋，可以孚洽而穩定矣，蓋有節制則必穩定，斯能守之以信，故於節卦之後，繼之中孚，以示物物啣接內有信實之現象也，在人如至情至性，以感人天，應本乎中孚。

䷧小過卦艮下震上，大象「山上有雷」，雷僅及於山上，限度猶小，蓋物固有信，但難保無不及之處，故於中孚之後，繼之小過，以示力量不及過於緊縮之現象也，在人如

日常生活，稍加制約，應本乎小過。

☵☲既濟卦離下坎上，大象「水在火上」，水火相交，陰陽正而已濟矣，蓋凡略過於緊縮者，則必有濟，故於小過之後，繼之既濟，以示陰陽諧和造化至極之現象也，在人如深思遠慮，防患未然，應本乎既濟。

☲☵未濟卦坎下離上，大象「火在水上」，水火不交，陰陽不正而失其功用，蓋既濟之終，即亂之所由始，故於既濟之後，總殿之未濟，以示一元已了再造無窮之現象也，在人如開物成務，部署從頭，應本乎未濟。

以上自咸恒兩卦往來推移，輪至損益而陰陽分守，是爲一系，復由損益兩卦往來推移，輪至既濟未濟而陰陽互換，又爲一系，合之即下經三十四卦，但經雖分上下，而卦則前後一貫，初非截爲二事也。

## 行五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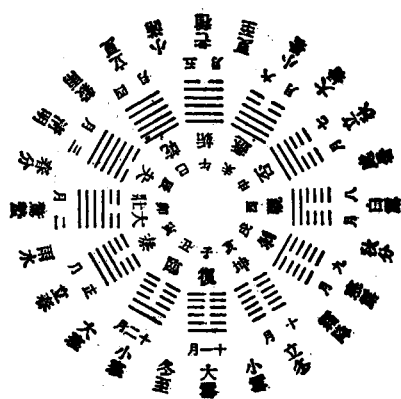
納五行之義，水火木金土納之於卦也，五行納卦，則卦情更顯，坎納水，離納火，震巽納木，乾兌納金，坤艮納土，水火木金土，本爲陰陽兩儀發展之五種氣化，其性浮動，斯稱五行，但此五種氣化，又各分爲陰陽，水分壬癸，火分丙丁，木分甲乙，金分庚辛，土分戊己，以成十天干，壬丙甲庚戊陽也，癸丁乙辛己陰也，亦卽一三五七九之奇，與二四六八十之偶也，凡此先天浮動之氣化，降爲後天作用之氣化，是爲十二地支，十二地支之內，其所藏者皆天干也，蓋地球之外圍，有角亢氐房等二十八宿，關係最爲密切，而二十八宿復類別其部位，合成雙魚寶瓶等十二星座，故地支十二，其所藏天干氣化之數則爲二十八也，由此可知卦與星辰之間，有其相通之理在焉。

## 編後餘言(卦氣與爻辰)

宇宙萬有，既皆本乎氣化而來，易爲追溯本來，自亦以氣化爲主，六十四卦之表示，無非氣化流動之狀態而已，如十二辟卦，其間陰陽消長，卽按十二節二十四氣之升降以辨時令，十一月由大雪而冬至，一陽始生，天運初回，故卦爲復，復之卦象，陰極陽生也，十二月由小寒而大寒，陽氣漸舒，生機振作，故卦爲臨，臨之卦象，二陽浸長也，正月由立春而雨水，陰陽協和，草木萌動，故卦爲泰，泰之卦象，三陽運化也，二月由驚蟄而春分，陽德普施，物皆壯實，故卦爲大壯，大壯之象，四陽茁壯也，三月由清明而穀雨，陽過於猛，精華盡洩，故卦爲夬，夬之卦象，五陽決陰也，四月由立夏而小滿，陽之運行，至此已極，故卦爲乾，乾之卦象，純陽飛舞也，五月由芒種而夏至，一陰始生，物勢漸斂，故卦爲姤，姤之卦象，陽極陰生也，六月由小暑而大暑，陰續上長，活力消退，故卦爲遯，遯之卦象，二陰發縱也，七月由立秋而處暑，陰陽乖逆，萬物萎縮，故卦爲否，否之卦象，三陰閉塞也，八月由白露而秋分，陰進不已，徒具形骸，故卦爲觀，觀之卦象，四陰乘盛也，九月由寒露而霜降，陰過於盛，斲喪生機，故卦爲剝，剝之卦象，五陰剝陽也，十月由立冬而小雪，陰勢已極，萬物閉歇，故卦爲坤，坤

之卦象，純陰靜寂也。據十二辟卦之卦象，即可知卦與節序氣候，猶之溫度表與天氣冷熱，彼此之間，發生「依倚作用」，溫度表固不能製造天氣冷熱，但天氣冷熱，未有不顯示於溫度表者也，故治易者必先明乎卦氣，不明卦氣，則天地陰陽之消息，日月寒暑之往來，萬物生成，變化動靜，乃至於社會現象之盛衰理亂，無從而測知。歷來言卦氣，多祖述京房，視為京房所創，其實，周公之時訓與月令夏小正，皆以象數為氣候之準，由來已早，京氏特為之發揮而已。

十二辟卦，不過於六十四卦中，由此十二卦分主十二月之節序氣候，其象最顯，且為吾人日常生活所能體驗者，故先言其概，推而至於六十四卦，莫不各具氣化之性質，非僅十二辟卦為然也，京氏以坎離震兌為後天四正，別立為監司，分管二十四氣，而以六十卦當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卦值六日七分，所謂六日七分術者，即指此也，其卦氣起自冬至，為中孚之第二爻，至七日交復卦，至十二日而復卦畢，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日則屯之內卦當之，約兩卦半值一氣，而十





五爻所歷之時間，相當於十五日，而略有差數，小寒自屯卦之第四爻起，經謙卦與睽卦，亦爲兩卦半也，餘則準此類推，茲將京氏四監司及六日七分術表解於次：

#### 四監司表

##### ䷁ 坎爲水監

初爻冬至	二爻小寒	三爻大寒
四爻立春	五爻雨水	上爻驚蟄

##### ䷲ 震爲木監

初爻春分	二爻清明	三爻穀雨
四爻立夏	五爻小滿	上爻芒種

##### ䷝ 離爲火監

初爻夏至	二爻小暑	三爻大暑
四爻立秋	五爻處暑	上爻白露

##### ䷥ 兌爲金監

初爻秋分	二爻寒露	三爻霜降
四爻立冬	五爻小雪	上爻大雪

一年二十四氣，由坎離震兌分主之，四卦合二十四爻，每爻管一氣，恰爲二十四氣而成一年，惟此與邵子皇極經世之四閏卦不同，邵子四閏卦乃乾坤坎離，而此則坎離震兌，其所以不同者，邵子據先天之義圖以立四閏，京氏據後天之文圖以立四監，一明對待之本，一明運行之用也，但邵子於河洛化工，仍取坎離震兌，蓋四監周度，實肇於連山曆

法，而爲後天運行之綱領，世固多知乾坤坎離之四閏，但對坎離震兌之四監，則甚少知之者，故特表而出之，期能不絕於傳耳。

六日七分表

坎䷜初六冬至（十一月中）復䷗六四丘蚓結䷢中孚六日七分

六五麋角解

上六水泉動䷗復十二日十四分

九二小寒（十二月節）臨䷒初九雁北鄉䷌屯十八日二十一分

九二鵲始巢䷌謙二十四日二十八分

六三雉雊䷌睽三十日三十五分

六四鷄乳

六三大寒（十二月中）六五征鳥厲疾䷗升三十六日四十二分

上六冰澤堅腹䷖臨四十二日四十九分

六四立春（正月節）泰䷊初九東風解凍䷖小過四十八日五十六分

九二蟄蟲始振䷌蒙五十四日六十二分

九三魚上冰䷗益六十日七十分

九五雨水（正月中）

六四 獺祭魚

䷗ 漸六十六日七十七分

六五 鴻雁來

上六 草木萌動 ䷌ 泰七十三日四分

上六驚蟄（二月節）大壯

䷡ 初九 桃始華 ䷌ 需七十九日十一分

九二 倉庚鳴 ䷌ 隨八十五日十八分

九三 鷹化為鳩 ䷌ 晉九十一日二十五分

震 ䷲ 初九春分（二月中）

九四 玄鳥至 ䷌ 解九十七日三十二分

六五 雷乃發聲

䷌ 大壯一百三日三十九分

上六 始電

六二清明（三月節）夬

䷪ 初九 桐始華 ䷌ 豫一百九日四十六分

九二 田鼠化為鴽 ䷌ 訟一百十五日五十三分

九三 虹始見 ䷌ 蠱一百二十一日六十分

六三穀雨（三月中）

九四 萍始生 ䷌ 革一百二十七日六十七分

九五 鳴鳩拂其羽

䷪ 夬一百三十三日七十四分

上六 戴勝降於桑

九四立夏（四月節）乾䷀

初九 螻蛄鳴 ䷆ 旅一百四十日一分

九二 蚯蚓出 ䷋ 師一百四十六日八分

九三 王瓜生 ䷌ 比一百五十二日十五分

六五小滿（四月中）

九四 苦菜秀 ䷌ 小畜一百五十八日二十二分

九五 靡草死

上九 麥秋至 ䷀ 乾一百六十四日二十九分

上六芒種（五月節）姤䷫

初六 蟬鳴 ䷬ 大有 一百七十日三十六分

九二 鵙始鳴 ䷵ 家人 一百七十六日四十三分

九三 反舌無聲 ䷋ 井 一百八十二日五十分

離䷄ 初九夏至（五月中）

九四 鹿角解

九五 蜩始鳴 ䷌ 咸 一百八十八日五十七分

上九 半夏生 ䷌ 姤 一百九十四日六十四分

六二小暑（六月節）遯䷠

初六 溫風至 ䷠ 鼎 二百日七十八分

六二 蟋蟀居壁 ䷆ 豐 二百零六日七十八分

九三 鷹學習 ䷄ 渙 二百一十三日五分

九三大暑（六月中）

九四 腐草化為螢 ䷗ 履二百一十九日十二分

九五 土潤溽暑

䷗ 遯二百二十五日十九分

上九 大雨時行

九四立秋（七月節）否 ䷋

初六 涼風至 ䷋ 恒二百三十一日二十六分

六二 白露降 ䷋ 節二百三十七日三十三分

六三 寒蟬鳴 ䷋ 同人二百四十三日四十分

六五處暑（七月中）

九四 鷹乃祭鳥 ䷋ 損二百四十九日四十七分

九五 天地始肅

䷋ 否二百五十五日五十四分

上九 禾乃登

上九白露（八月節）觀 ䷓

初六 鴻雁來 ䷓ 巽二百六十一日六十一分

六二 玄鳥歸 ䷓ 萃二百六十七日六十八分

六三 羣鳥養羞 ䷓ 大畜二百七十三日七十五分

兌 ䷹ 初九秋分（八月中）

六四 雷始收聲

䷹ 賁二百八十日二分

九五 蟄蟲壞戶

上九 水始涸 ䷹ 觀二百八十六日九分

九二寒露（九月節）剝䷖

初六 鴻雁來賓䷖歸妹二百九十二日十六分

六二 雀入大水爲蛤䷖无妄二百九十八日二十三分

六三 菊有黃花䷖明夷三百零四日三十分

六四 豺祭獸䷖困三百一十日三十七分

六五 草木黃落

上九 蟄蟲咸俯䷖剝三百十六日四十四分

九四立冬（十月節）坤䷁

初六 水始冰䷖艮三百二十二日五十一分

六二 地始凍䷖既濟三百二十八日五十八分

六三 雉入大水爲蜃䷖噬嗑三百三十四日六十五分

六四 虹藏不見䷖大過三百四十日七十二分

九五小雪（十月中）

六五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上六 閉塞而成冬䷖坤三百四十六日七十九分

上六大雪（十一月節）復䷗

初九 鶡旦不鳴䷖未濟三百五十三日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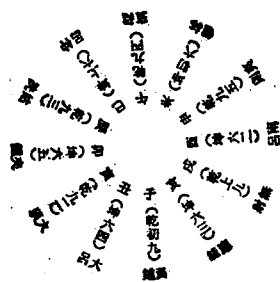
六二 虎始交䷖蹇三百五十九日十三分

六三 荔挺出䷖頤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分

所謂六日七分，卽一卦值六日而又七分，以六日計，則六十四卦除坎離震兌四監司卦外，按六十卦輪值，共得三百六十日，而歲度周，尙餘五日又四分日之一，以八十分爲一日，五日得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得二十分，合之四百二十分，每卦應配七分，故爲六日七分，而一卦始畢，六十卦之積數，當有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分，以成一歲，惟日行與天度每不相及，產生所謂歲差，虞喜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百年退一度，劉約以七十五年退一度，僧一行又以八十三年退一度，而許衡郭敬王恂等則謂六十六年有餘退一度，庶乎近之，民初杭辛齋講易，取邵子皇極經世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邵子以一度作百分，京氏以一日作八十分，故其數異，其二十五分卽四分日之一，另餘之七十五秒，乃天過正數以外之七十五秒也，而歲周只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是日不及正數二十五秒也，以天所多之七十五秒，補日所少之二十五秒，並以百秒作爲一分，則天符正數，日亦符正數，茲者日只二十四分，比之於天二十五分，却欠一分，其二十五秒，比之於天七十五秒，又欠五十秒，故天行餘一分五十秒，亦卽日之於天，每年退一分五十秒，六十六年應退九十九分，合一度尙欠一分，每年以一分五十秒核其時間，則一分所代表之時間當爲八個月，質言之，卽六十六年零八個月退天一度也，據此以定卦值星度之位，當能吻合，而於萬事萬物之吉凶悔吝，自可由是推而知之矣。

爻辰者，據鄭氏義，乾坤六爻生十二律之位也，十一月建子爲黃鍾，乾初九也，十二月建丑爲大呂，坤六四也，正月建寅爲大族，乾九二也，二月建卯爲夾鍾，坤六五也，三月建辰爲姑洗，乾九三也，四月建巳爲仲呂，坤上六也，五月建午爲蕤賓，乾九四也，六月建未爲林鍾，坤初六也，七月建申爲夷則，乾九五也，八月建酉爲南呂，坤六二也，九月建戌爲無射，乾上九也，十月建亥爲應鍾，坤六三也，故鄭氏爻辰泰六五云：爻辰在卯，仲春之月，坎上六云：爻辰在巳，巳爲蛇，明夷六二云：爻辰在酉，酉居西方，總之，陰陽六爻，相間用事，乾之爻辰，爲子寅辰午申戌，坤之爻辰，爲未酉亥丑卯巳，陰陽雖各間一位，而皆順行，如圖。

京氏爻辰，與此有其不同之處，此則不論陰陽，類皆順行，如由子而及於寅，由寅而及於辰，由辰而及於午，由午而及於申，由申而及於戌，乾之六陽，固皆順行，由未而及於酉，由酉及於亥，由亥而及於丑，由丑而及於卯，由卯而及於巳，坤之六陰，亦爲順行，而京氏則分陰分陽，一順一逆，乾陽雖按子寅辰午申戌之順序，坤陰却循未巳卯丑亥酉而逆轉，圖如次：





乾

戌——上九  
申——九五  
午——九四  
辰——九三  
寅——九二  
子——初九

坤

酉——上六  
亥——六五  
丑——六四  
卯——六三  
巳——六二  
未——初六

兩者相較，以京氏爲是，蓋陽順陰逆，乃易之基本法則，宇宙萬有，皆立於對待關係之上，以構成其現象，既云對待，當卽有順有逆，互相綜錯，如人之雙手也，便表現爲相對之形式，假定左手爲順，則右手卽爲逆，假定右手爲逆，則左手卽爲順，從無左右手兩皆順生，或兩皆逆生也，故中國通書，十天干依次向前順數，陽順也，十二地支依次向後逆數，陰逆也，順而逆，逆而順，六十甲子，於以備焉，其六爻納辰，圖如次：

金宮乾

(土戌壬)  
(金申壬)  
(火午壬)  
(土辰甲)  
(木寅甲)  
(水子甲)

水宮坎

(水子戊)  
(土戌戊)  
(金申戊)  
(火午戊)  
(土辰戊)  
(木寅戊)

火宮離	金宮兌	土宮坤	木宮震	土宮艮
(火巳己)	(土未丁)	(金酉癸)	(土戌庚)	(木寅丙)
(土未己)	(金酉丁)	(水亥癸)	(金申庚)	(水子丙)
(金酉己)	(水亥丁)	(土丑癸)	(火午庚)	(土戌丙)
(水亥己)	(土丑丁)	(木卯乙)	(土辰庚)	(金申丙)
(土丑己)	(木卯丁)	(火巳乙)	(木寅庚)	(火午丙)
(木卯己)	(火巳丁)	(土未乙)	(水子庚)	(土辰丙)

巽宮木

(辛卯木)

(辛巳火)

(辛未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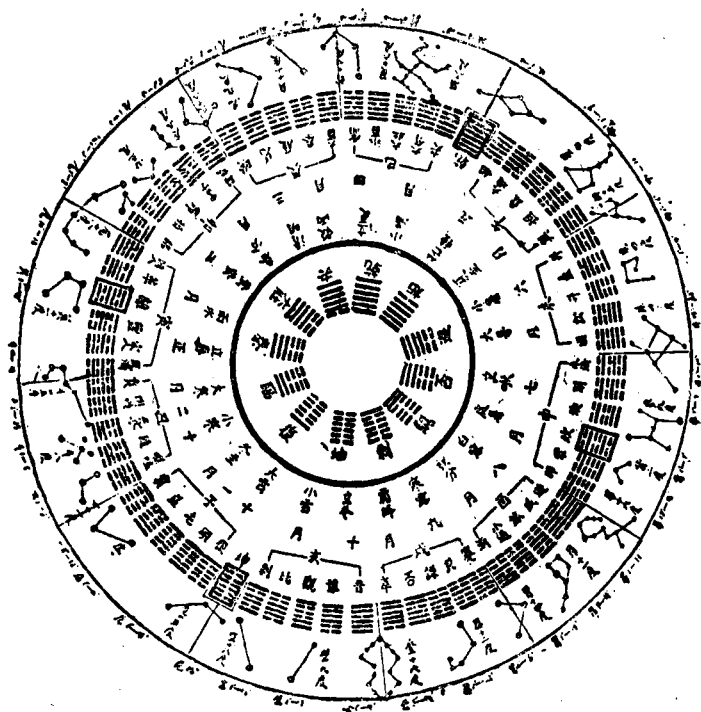
(辛酉金)

(辛亥水)

(辛丑土)

乾坎艮震四陽宮，其卦皆納陽，坤兌離巽四陰宮，其卦皆納陰，而陽順陰逆，陽支皆順行，陰支皆逆行，故乾之內卦納甲，外卦納壬，支則子寅辰午申戌依次順列，起端於子，坤之內卦納乙，外卦納癸，支則未巳卯丑亥酉依次逆排，起端於未，乾生長男爲震，長男代父納庚，而六爻之支，與乾同爲子寅辰午申戌也，中男爲坎，稟乾之中爻而納戊，起於乾內卦中爻之寅，故初爻自寅順數，爲戊寅、戊辰、戊午、戊申、戊戌、戊子也，少男爲艮，稟乾之上爻而納丙，起於乾內卦三爻之辰，故初爻自辰順數，爲丙辰、丙午、丙申、丙戌、丙子、丙寅也，坤生長女爲巽，長女代母起未，但與震襲乾不同，陰陽之分，猶之男女之別，女以出爲歸，故自內出外，而於外卦第四爻起未而納辛，即四爲辛未，五爲辛巳，上爲辛卯，反至初爲辛丑，二爲辛亥，三爲辛酉也，中女爲離，稟坤之中爻，而於外卦第五爻起未而納己，即五爲己未，上爲己巳，反至初爲己卯，二爲己丑，三爲己亥，四爲己酉也，少女爲兌，稟坤之上爻，而於外卦第六爻起未而納丁，即上爲丁未，反至初爲丁巳，二爲丁卯，三爲丁丑，四爲丁亥，五爲丁酉也。

爻辰取例，不僅干支五行卽爲已足，且與太空中之星斗，切取配合，尤其與環繞地球黃道線之二十八宿，其關係更爲緊密，如比之初六，爻辰在未，未上值東井，坎之六四，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宿，餘以類推，蓋爻之爲爻，無非來自乾坤二氣，所謂乾坤六子，亦卽指爻而言，乾變坤化，各正性命，端視乎爻爲之說明，故六十四卦之爻，皆就乾坤六位之正，非如是則「雜物」也，乾以初三五爲正，坤以二四上爲正，乾二之五，坤五之二，是爲「水火不相射」，乾居五，坎也，坤居二，離也，乾四之初，坤初之四，是爲「雷風相薄」，乾居初，震也，坤居四，巽也，乾上之三，坤三之上，是爲「山澤通氣」，乾居三，艮也，坤居上，兌也，由此可知爻如何而動，象便如何而成，太空中之星斗，不問其懸象之複雜，難於指數，要皆稟乾坤二氣而成，且星斗與星斗，彼此相互依存，並非各自孤立，亦猶之爻與爻之間，恒保持其往來之關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不息息相通，此所以由爻之性能、位置、及其演變之過程，可以體察星斗之情況也。圖如次：



如以卦氣爻辰之作用，指向社會興衰、國家治亂，亦有可得而言者：按皇極經世，從唐堯即位元年甲辰，歷數至滿清乾隆九年甲子，其大運卦已輪轉而爲天風姤（䷫），姤者以陰消陽，物盛心衰之象也，如衡之於實際情形，則爲人情漸薄，物慾漸張，而走向人役於物之途徑，此一大運卦，主管三百六十年，即自乾隆九年起，至公元二一〇四年內止，並以六十年當一爻，六爻共分爲六個階段運行。

第一階段——自乾隆九年至嘉慶九年之六十年，爲初爻甲子，由姤卦第一爻主事，第一爻變而爲乾（䷀），即姤之乾，乾爲純陽至健之卦，而有光大昌明之象，故在此六十年間，民安物阜，樂享太平，文治武功，均較有表現，但乾卦行至上爻，不免亢而有悔，此所以乾隆晚節不佳也。

第二階段——自嘉慶九年至同治三年之六十年，爲二爻甲子，由姤卦第二爻主事，第二爻變而爲遯（䷠），即姤之遯，遯乃能力減退之卦，而有逐漸萎縮之象，故在此六十年間，回軍作亂，洪楊又起，而英陷舟山，首肇外患之端，清廷形勢，遂由此日漸衰弱。

第三階段——自同治三年至民國十三年之六十年，爲三爻甲子，由姤卦第三爻主事，第三爻變而爲訟（䷅），訟乃情乖勢逆之卦，而有彼此爭奪之象，故在此六十年間，

中法之戰，喪失安南，中日之戰，喪失臺澎，內有義和團，外有聯軍，戰亂無已，紛至沓來，卒以武昌起義，滿清覆亡，清亡之後，軍閥又彼此交關，迄無寧日，此中蓋有天也。

第四階段——自一九二四年至到一九八四年之六十年爲四爻甲子，由姤卦第四爻主事，第四爻變而爲巽（☴），即姤之巽，巽者入也，義屬內向，乃雙重疊卦，往復推移，而由此卽有彼之象也，故在此六十年間，首經國民黨奠定統一局面，而復遭內戰破壞，蓋由於巽卦之德性有以致之也，但巽卦爲主，且巽至五爻，變而爲蠱（䷑），六爻變而爲井（䷯），蠱主敗壞，爲期自一九六四年起至到一九七四年，井主操勞，爲期自一九七四年到至一九八四年內，故當一九七四年內前後，應主國運否極泰來，而對中國將有扭轉之機宜。

第五階段——自一九八四年到至公元二〇四四年內之六十年，爲五爻甲子，由姤卦第五爻主事，第五爻變而爲鼎（䷱），即姤之鼎，鼎乃除舊佈新之卦，而有鼎盛興隆之象，故在此六十年間，當能富強康樂，煥然一新，蓋承第四階段第六爻井勞之後，由衰入盛，轉弱爲強，亦理之固然也。

第六階段——自公元二〇四四年到至公元二一〇四年內之六十年，爲六爻甲子，由姤卦第六爻主事，第六爻變而爲大過(䷛)，即姤之大過，大過乃大有過人之卦，而有特殊作爲之象，蓋自身力量既經充實，勢必向外發展，爲人所不敢爲，言人所不敢言，故在此六十年間，盱衡世局，而平抑歐美，可斷言也。

過此以往，其大運卦爲鼎之大有(䷍)，大有者豐盈飽滿之卦也，較之現行大運卦(姤卦)，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故中國未來國運昌隆，主宰全球，非我莫屬，而光輝燦爛，有如日月行天，猗歟庶哉！



## 編後餘言之二(筮法)

### (一) 弁言

易非卜筮之書，這在「易經問答」第一則裡面，業已有所說明，但易雖非卜筮之書，而「易與天地準」，所包者廣，從我國學術發展上來看，不論是如何高深的學問，或是如何精巧的術數，無一而不是導源於易，卜筮係術數之一，自亦不能例外。

易論時位，而貴乎不偏之「中」，故爻以二五居中爲尊，易窮變化，而貴乎不變之「常」，故卦至未濟反常則亂，就由於易有「中」與「常」的定律，以導致儒家傳爲道統的中庸思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乃至於無窮，就由於太極生生不已之象，以導致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基本認識。易以消息往來，而成盈虛反復，且在卦爻之間，相互依存，彼此呼應，以指示宇宙生機之整體，就由於易道惡盈，而重依存關係，以導致墨家苦行節用、兼愛交利的主張。易言陰陽，且重時序，又用納甲爻辰，而將六十四卦分佈周天，恰與三垣二十八宿相契合，就由於易明陰陽而周天佈卦，以導致陰陽家日月星辰

臆度之推步。易以鉤深致遠，非文字所能竟其功，故設卦爻以擬其狀，更從而探測其未來的變化，就由於易設卦爻擬議最高的境界，以導致名家苛察繳繞、而控名責實。易嚴分際，陽進陰退，卦有內外之分，爻有上下之別，而卦爻之推移，遵循一定之法則，秩序井然，就由於易具內外上下進退的秩序，以導致法家嚴尊卑、辨善惡、一以法制爲準。以上六家，在春秋戰國時期，號作顯學，而爲太史公所稱道，六家中的任何一家，固皆源出於易，然不能說：易就只是一家之學，因「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決不是一家之學所能概括得了，學尙如此，何有乎術？卜筮不過是術數中的一種占術而已。

試就術數，再略舉證：以言算術，據周髀算經，勾股是脫胎於河圖洛書之數，而乘方又合乎卦之加一倍法，其綜錯之數，則用卦變，並以乾坤之策，當三百六十整度，加之所餘的象限，用測天時，是則算術與易，息息相關，而具有不可分性，儘管不可分，然不能說：易就只是算術。以言醫術，內難二經所言之五運六氣，即基於陰陽五行以立論，而對病情診斷，又本乎乾坤升降之理，乾至上九，陽極斯亢，故「陰不勝其陽而病狂」，坤至上六，陰盛斯傷，故陽不勝其陰而病不通」，是則醫術離不開易，其理論之體系，完全依於易而成立，儘管依於易，然不能說：易就只是醫術。最

後言及占術的卜筮，以易而言卜筮，當然是指「大衍之數」一章裡所載的筮法，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其占斷除用卦辭爻辭外，還得要注意貞悔體象，以及卦氣爻辰等等，無疑的是與易具有相當深度的關係，不過這種關係，至多和前面所舉的各種學術一樣，由於易之引伸，而爲易之餘緒罷了，難道易就只是卜筮的占術麼？

有些人以朱子啓蒙爲注脚，遂認定易爲卜筮之書，固然，朱子在啓蒙中曾提到筮法，但僅佔第三篇的一部分，啓蒙首則申論圖書之數，次則申論畫卦之數，到了第三篇「明著策」，纔涉及筮法，而其主旨還是在申論大衍之數，蓋啓蒙爲易數而作，所以補充「周易本義」之不足，讀古人書，貴能融會貫通，不可以偏概全。又有些人因見歷史記載，易以卜筮免於秦火，遂認定易爲卜筮之書，不錯，歷史上是有此記載，這是因爲古代重視卜筮，凡遇國家大事，皆取決於占斷，而占斷又以卦象卦氣爲依據，非易不可，故三易爲太卜所掌，蓋時時需易以作參證，而在秦火之時，易遂由於卜筮上的需要，得免於劫。三易之中，連山歸藏，雖已散佚，但周易尚保存全貌，可以覆按，其內容係範圍整個宇宙，豈僅局限於卜筮之一途？退一步即就卜筮來說，繫辭對於筮法的啓示，複雜而深邃，著策當期，扞餘象閏，其與天文推步，是一體的兩面，唐一行禪師即以大衍之數，撰成大衍曆書，足見筮法所涵，兼及曆數，決非淺薄者

流所能窺其底蘊。記得年前有位號稱學人的某君，爲占國運，用三個錢來擲卦，而斷之以卦辭爻辭，並公諸報端，沾沾自得，要知道用錢擲卦，是坊間術士所流行的「六搖課」，其前身就是「火珠林」，係據五行生剋爲斷，與卦辭爻辭無關，以卦辭爻辭爲斷，那是大衍的筮法，應該用著策揲卦，彼此完全是兩回事，而某君信口雌黃，強不知以爲知，其指易爲專門卜筮的古籍，對易而言，已經是在糟蹋，又將大衍的筮法，降爲「火珠林」，而與「火珠林」混爲一談，「火珠林」是極其微末的小技，本不足道，今則以易看成了這樣的微末小技，試問：易還有存在的價值麼？這簡直是個妄人，那裡配稱爲學人，荒謬已極，故不得不爲之辨，斯述筮法。

## (二) 筮法最基本的根據

筮法因年代久遠，展轉傳授，而又歷經戰亂，譌謬自所難免，故自春秋戰國，以迄秦漢魏晉，其間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占例，後人多不能解，所幸繫辭傳大衍之數一章裡，尚有提綱挈領的交代，這對筮法要算是最基本的根據，循此以進，並證之以各種占例，不難看出筮法的端倪，茲節錄大衍之數一章於次：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

四時，歸奇於協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

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各家的解釋很多，有的說：勾三的積數爲九，股四的積數爲十六，弦五的積數爲二十五，合起來總數爲五十，似此，大衍之數是從勾股弦的積數而來。有的說：在天地數五十有五裡面，其四十分佈爲陰陽老少之數，因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相加，即得四十，此外只餘五與十兩數，五乘十，十乘五，皆爲五十，似此，大衍之數是從河圖之中數而來。有的說：洛書兩對方乘中數，都是五十，如正北一乘中數五得五，其對方正南九乘中數五得四十五，合之爲五十，正東三乘中數五得十五，其對方正西七乘中數五得三十五，合之爲五十，西南二乘中數五得十，其對方東北八乘中數五得四十，合之爲五十，東南四乘中數五得二十，其對方西北六乘中數五得三十，合之爲五十，似此，大衍之數是從洛書兩對方乘中數而來。有的說：陰陽倚數，天三地二，故陽不取一，而始於三，順數至五七九，陰不取四，而始於二，逆數至十八六，並按陰陽順逆，配合八卦，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總共是五十，似此，大衍之數又是從八卦紀數而來。以上所述，各皆有據，可以融成一體，而並存爲大衍之數的意義，不過就數而論

，仍須稍作補充，易之爲數，有生有成，生數爲一二三四五，是表示空洞的先天能量，成數爲六七八九十，是表示實在的後天質量，五居生數最後的數位，正當先後天交遞之際，而爲現象之開始，十居成數最後的數位，其數已滿，而爲現象之終極，至於大衍之衍，是推衍的意思，大衍是推衍到了最周全最頂點的意思，這就是說：大衍的筮法，應該自現象的開始一直推衍到現象的終極，所以大衍之數，爲五與十的結合而得五十。

所謂「其用四十有九」，亦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其一謂著圓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故卦法長陰巽八之數，而爲八八六十四，著法長陽震七之數，而爲七七四十九。其二謂著草共有百莖，分之可得五十，故揲著之法，取五十爲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四十有九，蓋以指示兩儀體具，尙未判分的情態。其三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只及五十，相差爲五，而大衍之數五十又去一不用，以所去的五十之一，併入於所餘的五十之五，恰符六爻之位數，換言之，卽由天地數五十有五之中，減去其六，以當爻位，所存而備用的，僅四十有九。其四謂「惟初太始，道立於一」，一爲數之發端，而居道始，實卽乾元，乾元在初，是爲初九，初九曰「潛龍勿用」，又據圖書，天一生水於北，北爲虛空無用之處，故大衍之數五十，必去

其一，置之不用，而用四十有九。要之，揲著之能够三變成爻，十有八變成卦，係根據陰陽老少，而陰陽老少分開來說，就是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九爲老陽、六爲老陰，是則陰陽老少，又係根據七八九六之數，如用五十策，即無法獲得七八九六，故必去一只用四十九。

所謂「分而爲二以象兩」，是說五十去一，一爲太極，故虛而不用，四十九是五十去一以後的數，應居太極之後，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之後，便爲兩儀，但在四十九策合而未分的時候，猶屬混沌一氣，分而爲二，一居左，一居右，纔顯出陰陽兩儀的體象，故曰「分而爲二以象兩」，兩就是指兩儀而言。

所謂「掛一以象三」，是說在四十九策分而爲二以後，各置左右兩側，左手屬陽，所以表示爲天，右手屬陰，所以表示爲地，天地定位，而兩儀之象於焉以立，並就兩儀之中，從右手的地數取去一策，分掛於左手小指間，以地數就天數，天地連成一起，所以表示爲人，因爲人的四肢百骸，是實在的體，屬於陰而象地，人的精神意志，是空洞的能，屬於陽而象天，陰陽合一，纔能够成其爲人，故曰「掛一以象三」，三就是指天地人三才而言。

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是說就分置左右手兩側之策數，應依次以四除之，

先以四除左手之策，再以四除右手之策，視其餘數幾何，歸之於左手三四指間，揲字的涵義，就是數學上「除」的意思，至於爲什麼除之以四？這可以用乾鑿度裡幾句話來作解答，乾鑿度曰：「文王推爻，四乃術數」，蓋四十九策掛一，而以四除四十八，則得十二，十二爲成歲之數，擴而充之，卽三百六十周天之數，而爲占斷上時位之基準，又占斷必合貞悔兩卦以觀其變化（本卦或內卦爲貞之卦或外卦爲悔說見後），四除四十八，其得數相當於貞悔兩卦之爻數，乾鑿度曰：「二卦十二爻，而期一歲」，一歲有四時，故取象四時，而揲之以四。

所謂「歸奇於扚以象閏」，是說將所掛之一，歸之於所揲之餘，蓋在掛一以後，分揲左右手之策，必有餘數，假定右手的策數是二十三，以四除之，其餘數爲三，假定左手的策數是二十五，以四除之，其餘數爲一，左右手所揲之餘，計得四數，而將所掛之一歸之，合而爲五，是卽歸奇於扚的意義。虞翻曰：「奇，所掛之一策，扚，所揲之餘」，按奇字的解釋，對偶數而言，則以單數爲奇，對整數而言，則以零數爲奇，而閏、通常稱作閏月，就是一歲十二個月以外，又零一個月，以一個月的零數，加之於一歲十二個月整數之內，便叫做閏，奇是所掛之一的單數，又是零數，以奇歸扚，與閏類似，所以說「象閏」。



所謂「五歲再閏，故再扞而後掛」，是說一歲十二月，一月三十日，合爲三百六十當期之數，但十二月中，平均約有六個月爲月小，每月僅二十九日，計盈六日，而地行一周，本來就有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以視三百六十當期之數，又盈五日有奇，兩項相加，則一歲約盈十二日弱，三歲約盈三十日有奇，故三歲置閏一月而尙有餘，五歲約盈六十日弱，故五歲再閏，筮法與時令關係，最爲密切，再扞後掛，卽遵依五歲再閏的定律，因爲掛一歸奇，在數象閏，而掛一之後，須經過再揲再扞，纔能够三變成爻，成了一爻，於是又從頭開始分二掛一，其間共包括掛一、再揲、再扞五個階層，故朱子以掛一爲一，揲左爲二，扞左爲三，揲右爲四，扞右爲五，其與五歲再閏之數相符，是卽所謂「再扞而後掛」。

### (三) 怎樣的揲著和占斷

綜上所述，對於筮法已經可以獲得大體上的認識，不過實際進行揲著，還有些必經的節目，諸如揲著以前的準備，揲著進行的層次，以及十有八變成卦之後吉凶的占斷，都得要加以說明。

在揲著之前，應洒掃淨室一間，並於淨室北面，設一方棹（古代設床），棹上安

置一櫝，位於棹之後緣，櫝以木質或竹質製成，圓徑三寸，其上有蓋，以貯蓍策，蓍策共五十莖，納之於櫝中，古代用蓍草爲策，今以蓍草難覓，可以削竹爲策，長約三寸至五寸，又於櫝前，再置木格，木格高一尺，長與棹等，以木板爲之，其中分爲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右，又分三小刻，相距各五寸之譜，另置香爐一具，筆硯紙張各一事，列於棹之南端，這些準備的手續，都已辦妥，筮者於是焚香致敬（焚香致敬，所以統一意念，並非迷信），揭開櫝蓋，將櫝中蓍策取出，但反其一策，仍歸還於櫝中，而以左右手任意中分四十九策，並分別置之於左右兩大刻內，此即「四營而成易」之第一營，所謂「分而爲二以象兩」，是爲進行揲蓍的第一步。至於第二步，則以左手取左大刻內所有的蓍策，即由左手握住，而以右手僅取右大刻內蓍策之一，掛於左手小指間，此即「四營而成易」之第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三」。第三步，則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即將左手之策以四除之，此僅爲「四營而成易」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第四步，則歸其所餘之策，即將四揲左手之策的餘數，或是一，或是二，或是三，或是四，而扚之於左手無名指之間，此僅「四營而成易」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於扚以象閏」。復次，其剩餘的第三營之半，是將前已四揲左手之策，而用右手反之於左大刻，並取出右大刻之策，即由右手握住，而以左手四

揲右手之策。其剩餘的第四營之半，是將四揲右手之策的餘數，歸之如揲左手的一樣，而扚之於左手中指之間，並用右手將四揲之策，反之於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扚之策，置於木格第一小刻，是爲一變，故曰「四營而成易」，四營就是指的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四種程序，經過這四種程序，纔能够完成一變，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連同掛一之策，合而計之，不是五，便是九，五去掛一則餘四，以四揲之，得一而爲奇，九去掛一則餘八，以四揲之，得二而爲偶，奇偶出現的機會，平均是三與一之比。經過這樣的一變，除第一小刻的餘策不計外，再以兩手取出左右兩大刻內的著策，混合一起，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分掛歸扚，如同一變之四營，而置其掛扚之策於木格第二小刻，是爲二變，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連同掛一之策，合而計之，不是四，便是八，在這裡應該注意的，二變以後，或不去掛一，而直接以四揲之，四揲四得一而爲奇，四揲八得二而爲偶，奇偶出現的機會，平均是三與二之比。經過這樣的二變，除第一第二兩小刻的餘策不計外，又再取出左右兩大刻內的著策，混合一起，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分掛歸扚，仍如一二兩變之四營，而置其掛扚之策於木格第三小刻，是爲三變，三變的餘策，不四則

八，與二變同，三變既畢，於是總計左右兩大刻內著策，得數凡有四種，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或二十八策，或二十四策，以四除之，三十六策應爲九，三十二策應爲八，二十八策應爲七，二十四策應爲六，如另以三小刻的餘策計之，其結果還是相同，假定第一小刻餘策是五，而二三兩小刻餘策都是四，則三小刻的餘策，凡十有三，去其初掛之一，爲十有二，以四除之，得一者三，依三天兩地之基準，三三如九，其積數爲九。假定第一小刻餘策是五，而二三兩小刻餘策，一是四、一是八，則三小刻的餘策，凡十有七，去其初掛之一，爲十有六，以四除之，得一者二，得二者一，依三天兩地之基準，二三如六，一二如二，其積數爲八。假定第一小刻餘策是五，而二三兩小刻餘策都是八，則三小刻的餘策，凡二十一，去其初掛之一爲二十，以四除之，得一者一，得二者二，依三天兩地之基準，一三如三，二二如四，其積數爲七。假定第一小刻餘策是九，而二三兩小刻餘策都是四，則三小刻的餘策，凡十有七，其最後積數與前述無異，而亦爲八。假定第一小刻餘策是九，而二三兩小刻餘策，一是四、一是八，則三小刻的餘策，凡二十一，其最後積數與前述無異，而亦爲七。假定第一小刻餘策是九，而二三兩小刻餘策都是八，則三小刻的餘策，凡二十五，去其初掛之一爲二十四，以四除之，得二者三，依三天兩地之基準，二三如六，其積數爲六

，是知過揲之數，與掛扚之數，結果都是六七八九，因之產生掛爻的動靜，及其變化的狀況，而六爲老陰，誌之以（×），其名曰交，七爲少陽，誌之以（一），其名曰單，八爲少陰，誌之（--），其名曰折，九爲老陽，誌之以（○），其名曰重，重與交是動爻，單與折是靜爻，靜爻不變，陰還是陰陽還是陽，動爻則陰變成陽，陽變成陰，如原爲老陰，則變成少陽，原爲老陽，則變成少陰。

縱觀三變成爻十有八變成卦的過程，其能得九六的積數機會比較少，而得七八的積數機會比較多，也就是見之於卦爻中的老陰老陽，在比例上，不及少陰少陽的多，蔡元定對於這種比例，解釋得最清楚，如謂：

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合六十有四，三十二爲陽，老陽十二，少陽二十，三十二爲陰，老陰四，少陰二十八，其十六則老陽老陰也，老陽十二，老陰四，其四十八則少陰少陽也，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老陰老陽，乾坤之象也，二八也，少陰少陽，六子之象也，六八也。

據蔡氏的解釋，老陰老陽，僅占十六，而少陰少陽，却佔四十八，少陰少陽三倍於老陰老陽，而老陰老陽是動爻，少陰少陽是靜爻，這就是說一卦的構成，靜爻多於動爻，靜爻居三，動爻纔居其一，不過平均的比例雖是如此，而實際在卦爻上的表現，殊

不盡然，有時候一卦之內，全無動爻，有時候一卦之內，動爻多至三爻四爻以上，所以我們對於這一卦的占斷，是吉？是凶？就得要看動爻和靜爻配合的情形，動爻少，所謂「專動則有占」，固然是看動爻以決定吉凶，因為動爻是代表變化的動向，動爻多，則動向過於複雜，無從辨認，便須看靜爻以決定吉凶，因為靜爻是代表不變的本質。具體言之，卦內只有一個動爻，除本卦卦辭外，則以動爻的爻辭爲斷，如畢萬筮得屯之比，動爻在初，故以初爻論，蔡墨筮得乾之同人，動爻在二，故以二爻論，晉文公筮得大有之睽，動爻在三，故以三爻論，陳敬仲筮得觀之否，動爻在四，故以四爻論，南蒯筮得坤之比，動爻在五，故以五爻論，晉獻公筮得歸妹之睽，動爻在上，故以上爻論，凡此皆屬於一爻之動。卦內遇有兩個動爻，除本卦卦辭外，則斷之以兩個動爻的爻辭，而以居上之爻爲主，這在經傳裡，雖然無文足資依據，但循諸占例，應當如此。卦內遇有三個動爻，則斷之以本卦及之卦的卦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如晉公子重耳爲復國，筮得屯之豫，貞悔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動，初與五兩爻用九變，四爻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諸爻，在兩卦皆爲少陰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卦內遇有四個動爻，則斷之以之卦兩個不變的爻辭，而以居下之爻爲主，這在經傳裡雖亦無文足資依據，但以占例推之，仍應如此。卦

內遇有五個動爻，則斷之以之卦惟一不變的爻辭，如穆姜往東宮，筮得艮之八（按艮之八即艮之隨），蓋五個動爻皆變，惟二得八不變，故云艮之八，應以隨卦六二爻辭爲張本，而斷之曰：「係小子，失丈夫」。至於卦內遇六爻皆動，如係乾坤互變，則以乾坤兩卦卦爻辭並用，即乾之坤爲「群龍無首」，坤之乾爲「利永貞」，如係其他各卦，則以之卦的卦辭爲斷。

卦有動爻，固易於占斷，要是六爻安靜，無一動爻，那又怎樣斷其吉凶呢？這必須先弄清楚本卦和之卦的關係，以及什麼是貞，什麼是悔，爲便於瞭解，試取一卦來分析，假定乾卦的動爻在初，遂變成姤，是謂乾之姤，乾就是本卦，而叫做貞，姤就是之卦，而叫做悔，故凡卦內不見動爻，根本即無所謂本卦和之卦，那便依卦辭斷其吉凶，並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如孔成子筮立衛公子元而遇屯，曰「利建侯」，此即以卦辭爲斷之明證，又如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按蠱之內卦巽爲風，外卦艮爲山，此即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之明證。

以上所述的揲著程序，是根據朱子啓蒙與畢中和的筮法，因距太卜掌三易的時期，已經很遠，而且歷遭戰禍，舛誤之處，在所難免，如對「歸奇於扚」一詞，即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有謂揲餘爲奇，而併掛一在內，奇扚視爲一事，有謂掛一爲奇，揲餘

爲扚，奇扚分爲二事，又對「五歲再閏」一詞，意見亦頗參差，有謂以再扚象再閏，有謂非以再扚象再閏，而以再扚之後復掛，掛而復歸，爲五歲再閏之義。論及占斷的規則，更加複雜，洪範裡所說的「七稽疑」，占斷則用其二，曰貞曰悔，就從卦分貞悔，便可以看出古人占斷，不完全以卦辭爻辭爲已足，而是參照貞悔兩卦的體象，卦辭爻辭，究竟局限於文字的功用，有很多較高的意境，非文字所能描摩得了，繫辭傳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故只有憑藉卦之體象，指事指物，纔可以曲盡其情，而周於用，尤其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是在伏羲畫卦以後幾千年，伏羲畫卦，體象已立，有象而後有辭，象爲辭之本，辭由象而生，所以在占斷上必須注意到卦的體象，至少是象與辭並重。

此外更有兼用互象占斷，所謂互象，即互卦體象，是將卦內二三四爻疊成內卦，三四五爻疊成外卦，合之則成另一卦體，如陳厲公生敬仲，筮得觀之否，觀卦外巽爲風，變成否，三四五爻亦互成巽爲風，否外卦乾爲天，內卦坤爲土，而否二至四互成艮，艮爲山，故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又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其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袁，此其昌乎」，是則用艮山互象，



以爲占斷之依據，蓋古代占斷，往往於貞悔體象外，取證於互象，而且特重卦氣與時令，杜預云：「凡筮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旺相以成其占，若僅附會以爻辭，則構虛而不經」，其說頗得筮法之真諦，故杜氏對晉侯伐鄭，筮遇復，而別作解釋，若謂：「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摧陰，故曰南國蹙，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有射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似此占斷，乃取卦氣爲主，而參之以卦象與時令，本來，占斷吉凶，極其幾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決不能僅執一端，而遂斷定其如此，或斷定其如彼，舉凡各種有關資料，均須蒐羅，如辭則卦辭爻辭，旁及傳文，象則貞悔體象，旁及互象，氣則卦氣之往來升降，時則節令之旺相休囚，這些都考慮過了，夫而後纔能够獲得「鈎深致遠」的證驗。

#### (四) 焦氏易林

兩漢時期，去古未遠，卜筮之風猶盛，其以占斷術數，著聞於世，頗不乏人，但所言多奇驗，而又有較具系統的著述，足資稽考，且已蔚爲一大宗派，僅焦延壽京房兩家而已，餘如高相，費直，乃至管輅，雖亦精擅占斷，惜其術不傳。

焦氏占斷，見於易林，其法以六十卦分別直日，每卦直六日，共直三百六十日，另四卦坎離震兌，分管二分二至，各寄直一日，後之論者，有認爲三百六十以外的零星之數，應付諸閏餘，但易林對此，未加說明，只在篇首列有直日表，其於六十四卦，則分別直日，而於坎離震兌四卦，却言「寄直一日」，寄直與直日，當然涵義不同，蓋坎離震兌四卦，主要作用，在司節氣，本無日可直，不過筮得此四卦時，即以所司節氣之日以爲直，故曰寄直。茲錄焦氏直日表於次：

立春——雨水（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

小過、蒙、益、漸、泰。

驚蟄——春分（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由震卦司氣。）

需、隨、晉、解、大壯。

清明——穀雨（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

豫、訟、蠱、革、夬。

立夏——小滿（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

旅、師、比、小畜、乾。

芒種——夏至（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由離卦司氣。）

大有、家人、井、咸、姤。

小暑——大暑（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

鼎、豐、渙、履、遯。

立秋——處暑（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

恒、節、同人、損、否。

白露——秋分（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由兌卦司氣。）

巽、萃、大畜、賁、觀。

寒露——霜降（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

歸妹、无妄、明夷、困、剝。

立冬——小雪（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

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大雪——冬至（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由坎卦司氣。）

未濟、蹇、頤、中孚、復。

小寒——大寒（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

屯、謙、睽、升、臨。

每卦直六日，而一卦包含六爻，當然是一爻直一日，一爻直一日，在六日之中，其當直之爻不同，於是就衍出直日卦的貞悔體象，如以立春為例，由小過六爻，分直六日，交立春節第一日是小過初爻當直，變爲小過之豐，第二日是小過二爻當直，變爲小過之益，第三日是小過三爻當直，變爲小過之豫，第四日是小過四爻當直，變爲小過之謙，第五日是小過五爻當直，變爲小過之咸，第六日是小過上爻當直，變爲小過之旅，直日卦的貞悔體象既經衍出，再與當日所筮得之卦，互相參證，以斷吉凶。但易林占斷的基礎，不是建樹在卦爻辭之上，而是自卦象卦氣，另立一套完整體系的斷辭，如蒙之節，其斷辭曰：「三夫共妻，莫適爲雌，子無名氏，翁不可知」，乍看辭面，似覺隱晦難解，然求之於象，便能豁然貫通，因節卦二三四爻互震，震爲長男，三四五爻互艮，艮爲少男，節外卦爲坎，坎爲中男，而節內卦，只一兌卦少女，承之於下，是三男一女之象，故曰「三夫共妻，莫適爲雌」，又因蒙之節，其貞體爲蒙，蒙卦本有「子克家」之象，一經變成節卦，「子克家」之象，則已消失，而且節卦一女三夫，其子不知所自出，故曰「子無名氏，翁不可知」，以實際斷事而言，即由於頭緒太多，何去何從，不能決定，只在暗中摸索，最後落得無結果的收場。又如開始的兩卦，乾之乾，其斷辭曰：「道陟石阪，胡言連蹇，譯瘖且聾，莫使道通」，乾之

坤，其斷辭曰：「招禍來螫，害我邦國，病在手足，不得安息」，這兩則斷辭可以分開來看：其一，乾納金而性剛健，又爲郊爲行，因以石阪喻之，乾位於西北之隅，又爲言，因以胡言喻之，乾是純陽之卦，以乾之乾，則陽無陰和，而獨自鼓舞，得不著感應的對象，自不能有所進展，猶之「道陟石阪」，行而不進，猶之「胡言連蹇」，聽而不解，所以接著說，「譚瘖且聾，莫使道通」，既經是啞，口不能言，而又是聾，耳不能聞，從而強調無法感通之情況。其二，坤至上六，「龍戲於野，其血玄黃」，這是因爲坤陰到了極限，乾陽便來襲擊，於是乾之坤，而坤體受傷，故曰「招禍來螫」，坤爲邦國，坤體受傷，邦國之象卽不能繼續存在，故曰「害我邦國」，乾之坤，則坤已毀，上無以成艮，下無以成震，艮爲手，震爲足，手足不全，故曰「病在手足」，坤卦卦辭曾謂「安貞吉」，而在爻辭裡亦謂「利永貞」，足見坤德安貞，但坤被乾傷，便失去安貞之德，故曰「不得安息」，綜合四句斷辭的大意，是在強調陰陽激盪一種不安的情況。至於卦氣，更爲易林的重要關鍵之所在，前面所列的直日表，就是從一年的節氣而來，中國曆書，依天體運行的躔度，將一年劃分爲十二個節氣，每一個節氣，在相互推移之間，固然有些盈虧之差，但截長補短，平均計算，都是三十日，以符三百六十當期之數，其餘的五又四分之一日，則歸之於閏，故除坎離震兌

四卦分司春夏秋冬四季時令外，而以六十卦配搭十二個節氣，每一個節氣管五卦，五卦之中，又以十二辟卦依次殿其後，以明節氣之分野，如立春至雨水，屬於正月節氣，所管的五卦，爲小過、爲蒙、爲益、爲漸、最後爲泰，按十二辟卦，泰是正月卦，如驚蟄至春分，屬於二月節氣，所管的五卦，爲需、爲隨、爲晉、爲解、最後爲大壯，按十二辟卦，大壯是二月卦，餘如清明穀雨，一直到小寒大寒，以此類推，總之，對於易林的占斷，不僅要注意卦象，更得要注意卦氣。

### (五) 京氏八宮

在占斷上有特出的成就，而與焦延壽齊名，要算是京房了，京房雖曾受易於焦延壽，但占斷的方法，却比焦氏易林更加複雜，首即將六十四卦分爲八宮，每宮包含有八個卦，這八個卦的排列，是遵循一定的秩序，逐級遞變，並區別爲一世至五世，以及游魂歸魂，而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純卦居於統率地位，茲表解於次：

乾宮	八純卦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游魂	歸魂
乾	䷀	姤	遯	否	觀	剝	晉	大有

兌宮	離宮	巽宮	坤宮	艮宮	坎宮	震宮
兌	離	巽	坤	艮	坎	震
困	旅	畜小	復	賁	節	豫
萃	鼎	人家	臨	畜大	屯	解
咸	濟末	益	泰	損	濟既	恒
蹇	蒙	妄无	壯大	睽	革	升
謙	渙	嗑噬	夬	履	豐	井
過小	訟	頤	需	孚中	夷明	過大
歸妹	同人	蠱	比	漸	師	隨

六十四卦既經分爲八宮，爲什麼又要區別一世二世乃至游魂歸魂呢？京氏的占斷，基本道理就在此，試以乾卦爲例來說明，乾是純陽之卦，屬於先天境界，而代表宇宙間一切的動能，動能在先天境界裡，只不過一種鼓舞的能量而已，無形迹可見，等到坤陰來會合，纔顯出有體的象徵，所以乾卦初爻遇坤陰，而變成天風姤，稱做一世，這好像我們人類在母體之內，由結胎到出生，初具人體的階段，乾卦二爻遇坤陰，

而變成天山遯，稱做二世，這好像我們人類由嬰兒到成年，體格已達到成熟的階段，乾坤三爻遇坤陰，而變成天地否，稱做三世，這好像我們人類由成年到壯年，體格最豐滿而活力逐漸減退的階段，乾卦四爻遇坤陰，而變成風地觀，稱做四世，這好像我們人類由壯年到老年，身心兩界均進入衰弱的階段，乾卦五爻遇坤陰，而變成山地剝，稱做五世，這好像我們人類身心衰弱已極，日益接近死亡的階段，五世而後，乾德垂盡，於是由四爻復為乾陽，而變成火地晉，稱做游魂，這好像我們人類死亡未久，靈能浮游尚未消散的階段，經過游魂，於是下三爻整個的一反而為乾體，而變成火天大有，稱做歸魂，這好像我們人類死亡有年，其軀殼及靈能，都已分化，仍歸宇宙的本來。既經有了八宮，而又有此種五世游歸的設置，對於所占之卦，就比較容易體察，先看屬於八宮的那一宮，便可以推知這一卦的性質，再看屬於五世的那一世，或是屬於游魂，或是屬於歸魂，便可以推知這一卦的衰旺與變化的狀況。

京氏之於八宮，不僅五世游歸而已，更基於五世游歸以產生世應的關係，所謂世應，即在六爻之中，依五世游歸的區別，而規定何者為世爻，何者為應爻，如屬一世的卦，則以初爻為世爻，四爻為應爻，二世的卦，則以二爻為世爻，五爻為應爻，三世的卦，則以三爻為世爻，上爻為應爻，四世的卦，則以四爻為世爻，初爻為應爻，



五世的卦，則以五爻爲世爻，二爻爲應爻，五世以後的游魂卦，則降至四爻爲世爻，初爻爲應爻，五世以後的歸魂卦，則降至三爻爲世爻，上爻爲應爻，至於八純卦，因居於統率的地位，而以上爻爲世爻，三爻爲應爻。一卦六爻之所以要規定世應，是爲指示「對待」的作用，蓋凡宇宙一切現象，都是本着「對待」作用而演進，此一方面的因素是如何，他一方面的發展便如何，世爻就是代表此一方面的因素，居於主位，應爻就是代表他一方面的發展，居於客位，所以一看到世爻的好壞，便能够推知應爻的好壞，因而斷其吉凶。可是京氏的占斷，還有一套納甲爻辰的方法，所謂納甲爻辰，是用天干地支，分別納之於卦，而將卦內各爻，配以爻辰。就天干來說，乾內卦納甲，外卦納壬，坤內卦納乙，外卦納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所納的十天干，分陰分陽，以卦爲準。就地支來說，乾卦初爻納子，二爻納寅，三爻納辰，四爻納午，五爻納申，上爻納戌，坤卦初爻納未，二爻納巳，三爻納卯，四爻納丑，五爻納亥，上爻納酉，震卦各爻所納與乾卦同，巽卦各爻所納，大體上亦與坤卦相同，但內外互換，坤從未起，而巽從丑起，坎卦初爻納寅，二爻納辰，三爻納午，四爻納申，五爻納戌，上爻納子；離卦初爻納卯，二爻納丑，三爻納亥，四爻納酉，五爻納未，上爻納巳；艮卦初爻納辰，二爻納午，三爻納申，四爻納戌。

，五爻納子，上爻納寅；兌卦初爻納巳，二爻納卯，三爻納丑，四爻納亥，五爻納酉，上爻納未，所納的十二地支，也是分陰分陽，但以爻爲準。綜合起來，乾卦所納的干支，初爻爲甲子，二爻爲甲寅，三爻爲甲辰，四爻爲壬午，五爻爲壬申，上爻爲壬戌，坤卦所納的干支，初爻爲乙未，二爻爲乙巳，三爻爲乙卯，四爻爲癸丑，五爻爲癸亥，上爻爲癸酉；震卦所納的干支，初爻爲庚子，二爻爲庚寅，三爻爲庚辰，四爻爲庚午，五爻爲庚申，上爻爲庚戌；巽卦所納的干支，初爻爲辛丑，二爻爲辛亥，三爻爲辛酉，四爻爲辛未，五爻爲辛巳，上爻爲辛卯；坎卦所納的干支，初爻爲戊寅，二爻爲戊辰，三爻爲戊午，四爻爲戊申，五爻爲戊戌，上爻爲戊子；離卦所納的干支，初爻爲己卯，二爻爲己丑，三爻爲己亥，四爻爲己酉，五爻爲己未，上爻爲己巳；艮卦所納的干支，初爻爲丙辰，二爻爲丙午，三爻爲丙申，四爻爲丙戌，五爻爲丙子，上爻爲丙寅；兌卦所納的干支，初爻爲丁巳，二爻爲丁卯，三爻爲丁丑，四爻爲丁亥，五爻爲丁酉，上爻爲丁未；茲再參照八宮及爻辰上的五行表解於次：

水 宮 坎

(水子戊) 爻上

(土戌戊) 爻五

(金申戊) 爻四

(火午戊) 爻三

(土辰戊) 爻二

(木寅戊) 爻初

木 宮 震

(土戌庚) 爻上

(金申庚) 爻五

(火午庚) 爻四

(土辰庚) 爻三

(木寅庚) 爻二

(水子庚) 爻初

金 宮 乾

(土戌壬) 爻上

(金申壬) 爻五

(火午壬) 爻四

(土辰甲) 爻三

(木寅甲) 爻二

(水子甲) 爻初

木 宮 巽	土 宮 坤	土 宮 艮
(木卯辛) 爻上	(金酉癸) 爻上	(木寅丙) 爻上
(火巳辛) 爻五	(水亥癸) 爻五	(水子丙) 爻五
(土未辛) 爻四	(土丑癸) 爻四	(土戌丙) 爻四
(金酉辛) 爻三	(木卯乙) 爻三	(金申丙) 爻三
(水亥辛) 爻二	(火巳乙) 爻二	(火午丙) 爻二
(土丑辛) 爻初	(土未乙) 爻初	(土辰丙) 爻初

爲什麼要用納甲爻辰呢？這就因爲天干地支是代表五行的符號，而納甲爻辰是來自天干地支，於是遂產生五行生剋制化的作用，所謂五行生剋制化，分而言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爲五行相生；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是爲五行相剋；木遇旺火，而受制於火，火遇旺土，而受制於土，土遇旺金，而受制於金，金遇旺水，而受制於水，水遇旺木，而受制於木，是爲五行

金 宮 兌	火 宮 離
(土未丁) 爻上	(火巳己) 爻上
(金酉丁) 爻五	(土未己) 爻五
(水亥丁) 爻四	(金酉己) 爻四
(土丑丁) 爻三	(水亥己) 爻三
(木卯丁) 爻二	(土丑己) 爻二
(火巳丁) 爻初	(木卯己) 爻初

相制；甲從己而化土，乙從庚而化金，壬從丁而化木，癸從戊而化火，丙辛相從而化水，是爲五行相化。假如世爻爲木而旺，應爻爲土，其勢較弱，那便表示主觀條件可以掌握客觀環境（世爻爲主應爻爲客），須斟酌情形斷之以吉；假如世爻爲木而弱，應爻爲金，其勢特旺，那便表示主觀條件不能肆應客觀環境，須斟酌情形斷之以凶；假如世爻爲木而弱，應爻爲火，其勢特旺，那便表示主觀條件遭受客觀環境的控制，須斟酌情形斷之以不吉；其次則專論遁藏的天干，假如世爻爲甲木而特弱，應爻爲己土而特旺，那便表示主觀條件不充足，隨著客觀環境轉移，可以吉斷，可以凶斷；當然，五行生剋制化，義不止此，但據以上所述，已經顯示其在占斷上的重要性。至於五行旺弱的看法，一以節氣爲準，木旺於春，而弱於秋，火旺於夏，而弱於冬，金旺於秋，而弱於夏，水旺於冬，而弱於長夏四季，土旺於長夏四季，而弱於春，即凡筮得之卦，世爻如爲木，而時在春令，便以旺論，時在秋令，便以弱論，但世爻之木，節氣上雖未遇春令，而占卦之日爲甲寅乙卯，斯名「日直」，亦可補助節氣上「月建」之不足，以「日直」補「月建」，很可能轉弱爲旺。

據京房大傳記載：「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福德爲寶爻，同氣爲專爻」，這是京氏本諸五行的運用，在納甲之後，更進一層，將各爻之性質，分別

指出，以利占斷，其法先行確定筮得之卦，在八宮中，屬於何宮，然後就所屬之宮，納之於五行，以鑑別卦內各爻之性質，例如筮得節卦，節卦屬於坎宮一世而納水，即納之於水，以水為主，凡在卦內各爻，納甲爲土，見節卦三爻五爻，土剋水，是謂繫爻之鬼，通稱宮鬼，凡在卦內各爻，納甲爲金，見節卦初爻，水剋火，是謂制爻之財，通稱妻財，凡在卦內各爻，納甲爲木，見節卦二爻，水生木，是謂實爻之福德，通稱子孫，凡在卦內各爻，納甲爲水，見節卦上爻，水與水相比和，是謂專爻之同氣，通稱兄弟，這裡所講的父母兄弟等等，統名之爲六親，茲表解於次：

卦	節
弟兄爻專	—— 戊子水
鬼官爻繫	—— 戊戌土
母父爻義	—— 戊申金
	(應)
鬼官爻繫	—— 丁丑土
孫子爻實	—— 丁卯木
財妻爻制	—— 丁巳火
	(世)

節爲坎宮一世卦

本位納水

卦爻間之所以設置六親的名目，爲的是便於驗證人事現象，如占功名或仕宦，則以繫爻之官鬼爲用，從繫爻以推其吉凶，占妻室或財產，則以制爻之妻財爲用，從制爻以推其吉凶，占父母或長輩，則以義爻之父母爲用，從義爻以推其吉凶，占子息或晚輩，則以寶爻之子孫爲用，從寶爻以推其吉凶，占昆仲或朋友，則以專爻之兄弟爲用，從專爻以推其吉凶，同時，更可以依六親而觀察卦德之偏全，六親齊備，表示卦得其全，六親不備，表示卦失之偏。

本來，「乾坤爲易之門」，陰陽是互相往來的，但陰陽在往來的軌迹中，有明有暗，相與推移，某些場合，我們看得見的是陽，而暗伏有陰，某些場合，我們看得見的是陰，而暗伏有陽，所以太極圖白的一面陽，有個黑點的陰，隱藏在內，黑的一面陰，有個白點的陽，隱藏在內，就基於易經裡這種原理，京氏在占斷上便創立所謂「飛伏」，「飛」就是明的標誌，而屬於陽，「伏」就是暗的標誌，而屬於陰，我們都經驗過：花到了極其茂盛的時候，不久便會凋殘，人到了極其豪華的時候，不久便會冷落，反之，花到了極其凋殘的時候，不久亦可能轉爲茂盛，人到了極其冷落的時候，不久亦可能轉爲豪華，花之茂盛與凋殘，人之豪華與冷落，在對待的作用之下，相互循環，髮髯是一飛一伏，故對任何現象的觀察，不能僅注意明的這一面（飛），尤



其要注意暗的那一面（伏），否則便無從獲得整體的認識，可見飛伏之於占斷，是何等的重要。

飛伏在京房大傳裡，交代得特別詳細，遵循八宮的次序，將各宮所統率的卦，逐一說明，有如下列：

一、乾宮八卦

乾與坤爲飛伏 姤與巽爲飛伏 遯與艮爲飛伏 否與坤爲飛伏

觀與巽爲飛伏 剝與艮爲飛伏 晉與艮爲飛伏 大有與坤爲飛伏

二、震宮八卦

震與巽爲飛伏 豫與坤爲飛伏 解與坎爲飛伏 恒與巽爲飛伏

升與坤爲飛伏 井與坎爲飛伏 大過與坎爲飛伏 隨與巽爲飛伏

三、坎宮八卦

坎與離爲飛伏 節與兌爲飛伏 屯與震爲飛伏 既濟與離爲飛伏

革與兌爲飛伏 豐與震爲飛伏 明夷與震爲飛伏 師與離爲飛伏

四、艮宮八卦

艮與兌爲飛伏 賁與離爲飛伏 大畜與乾爲飛伏 損與兌爲飛伏

睽與離爲飛伏 履與乾爲飛伏 中孚與乾爲飛伏 漸與兌爲飛伏

五、坤宮八卦

坤與乾爲飛伏 復與震爲飛伏 臨與兌爲飛伏 泰與乾爲飛伏

大壯與震爲飛伏 夬與兌爲飛伏 需與兌爲飛伏 比與乾爲飛伏

六、巽宮八卦

巽與震爲飛伏 小畜與乾爲飛伏 家人與離爲飛伏 益與震爲飛伏

无妄與乾爲飛伏 噬嗑與離爲飛伏 頤與震爲飛伏 蠱與震爲飛伏

七、離宮八卦

離與坎爲飛伏 旅與艮爲飛伏 鼎與巽爲飛伏 未濟與坎爲飛伏

蒙與艮爲飛伏 渙與巽爲飛伏 訟與巽爲飛伏 同人與坎爲飛伏

八、兌宮八卦

兌與艮爲飛伏 困與坎爲飛伏 萃與坤爲飛伏 咸與艮爲飛伏

蹇與坎爲飛伏 謙與坤爲飛伏 小過與坤爲飛伏 歸妹與艮爲飛伏

以上所列京氏的飛伏，與坊間火珠林（見後）習用之飛伏，迥然不同，火珠林飛伏，一本諸六親，六親不全，便借本宮八純卦以爲之補足，而京氏的飛伏，則完全根

據陰陽往來，如乾坤互相往來，故乾與坤爲飛伏，乾陽下生一陰，內卦變巽成姤，故姤與巽爲飛伏，姤下一陰上升，內卦變艮成遯，故遯與艮爲飛伏，遯下二陰駁陽，內卦變坤成否，故否與坤爲飛伏，否則陽退陰進，已達於外，外卦變巽成觀，故觀與巽爲飛伏，觀已積陰凝盛，進進不已，外卦變艮而降成剝，故剝與艮爲飛伏，至剝陰勢已極，不能再剝，反而由艮息陽以成游魂之晉，故晉與艮爲飛伏，游魂以後，陰陽相反而相資，內卦坤體，變而成乾，於是復歸於本位，以成歸魂之大有，故大有與坤爲飛伏，凡此所舉，僅爲乾宮八個卦例，其餘可準類推。

固然，京氏在占斷上設定的條件是很多，但最基本的根據，還是離不開卦氣與天體運行，蓋承孟喜及焦延壽的一脈相傳，特重卦爻所直之日星，如乾宮八卦，以乾建己巳，從位起壬戌，星則參宿，姤建庚午，從位入辛丑，星則井宿，遯建辛未，從位入丙午，星則鬼宿，否建壬甲，從位降乙卯，星則柳宿，觀建癸酉，從位降辛未，星則星宿，剝建甲戌，從位降丙子，星則張宿，晉建乙卯，從位降己酉，星則翼宿，大有建戊寅，從位降甲辰，星則軫宿，乾宮八卦之後，繼之以震，震宮八卦之後，繼之以坎，一直到兌宮八卦爲止，行天一周，周而復始，其詳具見京房大傳，茲不再贅。

## (六) 火珠林

自京房而後，降及魏晉，術者各稟師承，競炫門戶，於是在逐漸演變之中，遂產生坊間流傳的火珠林占術，火珠林之林字的涵義，是指占斷的辭句而言，如焦氏易林，崔氏易林，以及郭璞洞林，凡所用之占斷辭句，都稱之爲林，至於火珠兩字，是道家丹鼎派的術語，丹鼎派煉丹，謂所結之丹爲火珠，故火珠林之由來，蓋係道家丹鼎派之所創。

火珠林在大體上固亦沿用京氏八宮與世應，但占卦程序，極其簡單，並非按照十有八變的揲著，只用三錢擲卦，而以錢背爲陽，錢面爲陰，三背爲重，記之以（○），三面爲交，記之以（×），一背兩面爲單，記之以（一），一面兩背爲折，記之以（-），遇重變折，遇交變單，占者連擲六次，即得六爻而成一卦，故俗稱「六搖課」，其斷吉凶，不用卦辭爻辭，尤與貞悔體象無關，專論爻辰五行生剋旺弱，以及六親六神（六神爲青龍朱雀勾陳騰蛇白虎玄武），非如京氏之特重卦氣，但僅參酌「月建」「日直」而已。至對「飛伏」之應用，亦與京氏不同，京氏一本諸陰陽往來之軌迹，而此則只借八純卦之爻辰，以補六親之不足，例如天風姤，六爻之中，不見妻財

，而姤納金，爲乾宮一世卦，遂借乾卦二爻寅木，作爲姤卦妻財，伏於姤卦二爻之下，姤卦二爻，本爲亥水，亥水是子孫，顯露於卦中，故稱之爲飛，寅木妻財，暗藏於爻下，故稱之爲伏，這是就六親不全而言，卦若六親齊備，卽無所謂飛伏。要之，火珠林雖脫胎於京氏，然斷章取義，抄襲得不完全，缺乏理論體系，而且過於敷淺，以視易經的筮法，何啻天壤之分，似此江湖末技，本不值一論，可是目前一般人士，每多誤解，而與筮法混爲一談，甚至號爲學人的某君，亦以火珠林當作易經的筮法，深恐遺誤後之來者，不得已而略加剖析。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易经讲话

作者=周鼎珩著

页数=285

SS号=12342101

出版日期=1976.04